

528
~~5-5~~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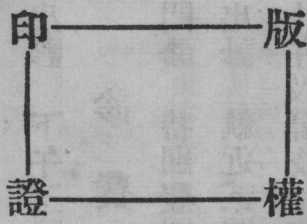
葉案疏證

求恆室醫學叢書之一

上

葉案疏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



編述者 松江李啓賢

校訂者 雲間李應昌

發行者 求恆室醫社

經售處

上海三馬路 千頃堂書局

上海山東路 中醫學書局

新開橋路同安坊念六號

求恆室醫學叢書之一

葉案疏證

實售國幣壹圓

全書二冊

求恆室醫學叢書第二種「時病論方歌括」嗣即續出

葉
登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上海求恆醫社藏版

自序

葉天士先生。生於康熙。歿於乾隆。身歷三乾。名聞九域。其生平所製方案。爲後人收取萃錄成編者甚多。至醫案存真一書。非從外間收集。乃其家傳之本。必爲當時臨診實驗獲效之方。留示後人者。故較臨症指南等書爲可貴。且其案中。對於悞治及疑難夾雜之處。均一一點出。其所用之藥。亦無奇異難求之品。隨症立方。不違法。不泥法。神明於規矩之中。而救應不窮。師其意以治人。均能應手奏效。故余於方案中。有心領神會者。逐條採錄。簡鍊揣摩。積成百案。爲之發揮疏證。有奧妙難明者。必反覆討論。務使疑義明晰。開卷了然。而後已。因此不敢自祕。刊以問世。愚人一得之言。或足爲後學啓牖發蒙之一助云爾。

松江求恆室主李林馥啓賢氏誌

凡例

- 一 是本所採方案悉本葉氏醫案存真他書所載者概不收錄
- 一 醫案文字悉照原本不加改革
- 一 所採醫案均係平時閱讀有會意於心者卽加疏證或有三四讀後方知其妙處而採取者故對於原本間有先後移易之處
- 一 葉氏醫案向不圈點今將其緊策之處特爲圈點使閱讀時格外注意
- 一 葉氏醫案內方法甚多茲特取其複雜難治者併成百法以爲臨床之一助
- 一 此係鄙人自己採取閱讀之本隨意疏證非敢妄冀傳世謬附作家或有未是之處希閱者原宥
- 一 此後讀葉氏醫案如再有心得尙擬續出

求恆室醫例

科目

內科。婦科。幼科。傷寒。咽喉。花柳。雜病。

時間

門診 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

出診 下午三時後

診費

門診 特別壹圓貳角

普通陸角六十

貧病送診

出診 就近貳圓肆角

越界肆圓捌角

路遠七元二角

上午及暮夜請出診者加倍

外埠延診面議

約時會診加倍

改方及出診附診均照門診計算

雲間李啟賢書例

九
四
皮
相
伯
題

匾額

每字尺方壹元 尺外至二尺貳元 貳尺外至三尺三元
過大者另議 齋額小者一元 大者二元

楹聯

三尺至六尺二元 六尺以外每尺加壹元
長聯另議

屏條

三尺至六尺四元 六尺以外每尺加二元

堂幅

三尺至六尺二元 六尺以外每尺壹元 橫幅同

冊頁

每方壹元

紈摺扇

每面壹元半

壽屏碑誌另議

惠潤加墨約日取件劣紙不書磨墨加一

九散膏丹

●成藥全書

特價實洋六角
函購加寄費一角

本書內容皆醫家所習用。藥肆所應備。經丁甘仁余繼鴻何莘伯諸名醫等。重加整理之成藥。如九散膏丹。花露藥酒等。泡製主治。分門別類。縷析條分。宗旨在打破從前一切祕傳異授之積習。藥商得之。可以依法泡製。醫界得之。可以研究其配合制度。病家得之。可以明瞭其藥之溫涼補瀉。家庭得之。可以按方選用。自療百病。誠為人人必備之書也。

珍本醫藥文庫

●傷科秘訣

實售一角五分
函購加寄費九分

近今社會人士。謂中醫精內症。西醫善手術。然中醫對於傷科。何嘗不精。而且奏效敏捷。真有意想不到之妙。而中醫所短者。在於祕而不宣。致使良方美法。反湮沒不彰。誠可惜也。越郡俞君應泰。號星階。精傷科。在太平天國時。隨軍任醫數載。經驗所得。著為是書。共分四章。曰治法。曰診斷。曰藥方。曰方歌。而外敷。內服。手術。三者俱備。詢為吾國傷科之專書也。

珍本醫藥文庫

●竹林寺女科醫按

實售一角五分
函購加寄費九分

是書為越郡著名女科專家錢繼道先生所珍藏。得自竹林寺之祕方。內容詳列調經。胎前。產後。諸治法。極為明晰。備此一書。可以按證選方。無不効驗如神。造福閨闈匪淺。誠為女科之祕笈也。

珍本醫
藥文庫

● 瘧疾指南

實售洋一角五分
函購加寄費九分

本書爲九峯老人所著。內容有瘧疾歌、瘧疾論、瘧疾內因及外因、瘧疾種類、瘧疾脈法、瘧疾初起治法、久瘧不愈治法、小兒胎瘧治法、總論瘧疾治法、等。是書乃宗仲景之法而加減之。復採諸家治法。以爲參考。融會古今名論而貫通之。末附方藥歌括。以備誦習。誠爲治瘧疾病之祕笈也。

珍本醫
藥文庫

● 痢疾指南

特價洋一角五分
函購加寄費九分

本書內容如痢疾歌、痢症論、痢疾脈法、痢疾治法、痢疾救逆法、痢疾恆法、痢疾續論、方藥歌括等。其書持論平正。說理詳明。取諸家之長而舍其短。且變化無窮。學者能熟讀此書。則治痢之法不難矣。

珍本醫
藥文庫

● 臨證簡訣

特價洋一角五分
函購加寄費九分

其書對於臨證上一切知識。如望色、危候、聞聲、以及女男異脈、婦人脈法、小兒脈法、辨舌苔等。均有淺鮮說明。首有謝利恆先生序云。「由博返約。繁簡適中。摛華取精。盡得其繁。以之作診斷之正鵠。實堪爲臨證之準繩。」又秦伯未先生序云。「不務繁博以亂心意。但求簡約以樹基礎。」云云。則是書之名貴可知矣。凡我醫界同志。俱宜人手一編也。

葉案疏證上册目錄

寒熱互用法……………一

一再悞治見症治症法……………一

補火健脾法……………二

氣虛經阻治法……………二

瀉通互用法……………三

精濁固下法……………四

土敗金枯治法……………四

益氣生陰法……………五

閃氣致變治法……………五

中焦虛損治法……………六

溫腎涼肝治法……………七

溫養元海治法……………七

脾陽不運治法……………八

疎腑養臟治法……………九

勞積治法……………一〇

清熱存陰治法……………一一

勞倦伏邪悞治救逆法……………一二

伏暑失治內侵調治法……………一三

感受穢濁神昏治法……………一五

濕熱阻塞氣分治法……………一五

葉案疏證

求恆室醫學叢書

清潤通絡法	一六
春溫下利治法	一七
溫熱虛症治法	一八
溫病正治法	一九
體虛陽明證治法	二〇
濕着丹疹治法	二一
溫氣遏伏治法	二二
甘寒養胃法	二三
勞熱內迫調治法	二四
和陽存陰法	二五
急救胃陰法	二五
時疫濕溫治法	二六

輕清滲濕法	二六
濕溫久病攻補法	二七
肝木乘脾虛實互治法	二八
通陽潤燥病中調治法	二八
上高宣陽調治法	二九
下焦調理法	二九
辛甘化風調理法	三〇
潤燥通幽調治法	三〇
溫填通陽上下兩顧調治法	三一
濕熱大病之無上妙治法	三一
濕結氣分治法	三三
二虛一實偏治法	三三

冬溫病治法	二五
冬溫病鹹降理逆法	二六
養胃供肺法	二七
失血勞傷法	二八
四日瘧疾調治法	二八
消中證治法	二九

葉案疏證

李啓賢編次評論
三男應昌校字

寒溫互用法

通下。下通。腕中仍結。上下格拒者。乃上熱下寒。古人用麻沸湯。煮涼藥以解上。濃煎溫補以治下。使陽氣不脫。鬱熱自罷。今倣之。

黃芩

小川連

枳實

右三味入滾水中煮五十沸即瀘

人參

淡附子

乾薑

上三味煎濃汁一盃和入前藥服

(疏)案中開手用通下二字。則前醫已用過下藥可知。下通則結熱當去。而腕中仍結者。則非胃家實。爲不當下而下後之痞象。其所以上下格拒者。乃上之結熱。因悞下而未去。而下之虛寒。因悞下而愈甚也。此等底面不和之病。治之實難。得此方案。益人非淺。(證)黃芩、川連、均屬苦寒瀉火。枳實下氣消痰。而利胸膈。所以入滾水煮。蓋苦寒之品。留

滯居多。破瀉之藥。眞陽有損。滾水能助陽氣。通經絡。使苦寒者不滯。破瀉者無傷耳。至下三味。而用人參者。因通下下通。正氣必虧。入附子。則能引補氣藥。以收散失之元陽。壯命門火。以逐下焦之虛寒。加乾薑者。開五臟六腑。通四肢關節。使上下無隔拒之患。煎濃汁者。恐因附子之走而上浮也。此等方。此等法。今人能用之者鮮矣。

一再悞治見症治法

今年七月。秋暑未除。初病頭痛身熱。是暑由上竅傷及清陽。醫藥當辛涼。取氣同氣。相求中上之輕邪。自散無如辛溫。苦寒清滋之類。雜然並投。水穀內蒸。氤氳不解。見症仍在身半以上。軀殼之間。非關臟腑大病。第能蔬食十日。可解上焦之鬱。

川芎

薄荷

荊芥炭

炒白芷

蔓荊子

菊花蒂

元茶二錢

煎湯代水

(疏)此等方案。學者最宜潛思玩索。蓋暑病理宜辛涼調治。而醫者乃以辛溫解表。苦寒清裏治之。後醫見前方之不愈也。乃又因其脈虛身熱之故。疑爲陰虛。投以清滋之品。一

悞之後。加以再悞。而其病尚在身半以上。軀殼之間者。必其人體質健全。臟腑堅固。否則未有不傳變者也。至蔬食十日。其法甚妙。蓋清滋之類。結滯于胸中者。可以不消而自去矣。此案第一段揭明病源。第二段暑病正治之法。第三段說明悞治之故。第四段言證之未變。第五段以飲食消息悞治之弊。節節相因。秩然不亂。豈後之人所能望其項背者耶。

(證) 川芎性雖辛溫。潤而不燥。升清陽而開諸鬱。為頭痛必用之藥。薄荷辛能散。涼能清。升浮能發汗。為夏令宣散風寒之佳品。荆芥炭去血中之風邪。熱消結散。炒白芷散陽明之風溼。兼除頭痛。蔓荊子味苦辛平。輕浮升散。能散上部之氣。甘菊花味甘性寒。平肝疏肺。清上焦之熱。以上皆散風化熱。輕解上焦之品。所以用元茶三錢煎湯代水者。蓋茶能蠲除上焦鬱熱垢膩。除痰化食也。

補火健脾法

胃主納。脾主運。能食不化。泄瀉治在太陰脾臟。此臟為柔臟。陽動則能運。凡陰藥取味皆靜。歸地之屬。反助病矣。

淡附子

淡乾薑

生益智

生砂仁

人參

茯苓

(疏)胃爲陽臟。脾爲陰臟。胃失其養則不納。脾失其運則不化。今能食則胃無病。不化則脾不運也。泄瀉者。非脾虛之濕滯。乃火化之不足耳。所以不用專補脾家之正藥。而以四逆湯之薑附爲君也。補脾之法不一。讀陽動則能運一句。後天之治法。足以盡之矣。
(證)附子辛甘大熱。走而不守。乾薑辛熱。開胃和脾。消食去滯。益智辛熱。燥脾胃。補心氣。命門。砂仁辛溫香竄。悅脾快氣。人參補氣。氣壯而胃自開。氣和而食自化。茯苓甘平益脾。寧心滲濕。此方以薑附益智。補火化土。以砂仁醒脾。以人參補氣。以茯苓滲濕。下交。則脾安有不運。食安有不化。而泄瀉安有不止者耶。

氣虛經阻治法

形壯色白。氣虛有痰。痰阻經絡。氣血不通。經事三年不來。古人治此。必以調氣爲先。蓋氣爲血帥也。見病治病。終亦無裨。

生台朮

茯苓塊

香附

砂仁

蒺藜

製半夏 淡水熬膏。臨好。以文火燉收。清晨開水調服。

(疏)形壯者痰必多。氣虛者色必白。氣虛有痰。爲是病之本。于何知之。于形壯色白知之。然痰多者必阻滯。而或阻于上。或阻于下。或阻于裏。或阻于表。謂其阻于經絡。于何知之。于經事不來知之。蓋經事三年不來。苟其人爲血病。則必有癥結肚痛。腹膨身腫等病矣。今則形壯色白。別無他病。其爲氣虛而血不通行。痰多而經絡阻滯可知。案無數語。而審慎周詳如此。豈後之婦科。開手卽去瘀生新者所能夢見者耶。學者于此等方案。當三致意焉。

(證)白朮爲脾家正藥。脾失健運。氣血必虛。故以此補之。化痰益氣。則用痰藜。化痰理氣。則用半夏。化痰利水。則用茯苓。以砂仁之運氣消食醒其脾。以香附之通行經絡去其滯。方雖六味。實開婦科調經之一大法門。所以用淡水煮者。取其味之正。所以用開水沖者。取其補原氣而行經絡也。

濟通互用法

陰虛。汗泄精遺。理應固攝。但先哲濇固之藥。必佐通滑。以引導。濇味。醫知斯理者鮮矣。

熟地 黃肉 杜芡實 五味子 龍骨 遠志 茯神

用猪脊髓金櫻子膏搗和爲丸

(疏)汗泄不止。是爲奪液。卽此一症。已當固攝。况再加以精遺耶。用濇固之藥。固盡人知之。而必佐通滑。以引導。濇味之說。則非淺學者所能得解也。蓋濇固之藥。何處不收。何一不斂。不有引導之品。將濇非所濇矣。而引導之品。則非通滑者不爲功。何也。濇固之藥。其質必粘。其行必滯也。至理卽在目前。妙法隨手可得。此老益人。眞非淺鮮。

(證)熟地。溫補腎經。爲陰虛之妙藥。五味專收散失之原陽。龍骨專斂浮越之正氣。用以止汗泄。黃肉酸濇收滑。芡實固腎補脾。用以止精遺。恐其有留濕也。用茯神以利之。恐其腎氣不上達也。用遠志以交之。其通滑之品。則只猪脊髓一味。以引入腎經。而又必監之。以味甘酸性溫濇之金櫻子者。因草木之力。不及血屬有情之物也。所以用丸者。取其不易化。至下焦而發耳。

精濁固下法

便濁精濁。兩者迥殊。據述素有夢遺。濁發遺止。則知精濁矣。分清飲八正散。治濁套藥。與此無涉。當固補下焦。不必分利。

熟地

遠志

沙蒺藜

線魚膠

山萸肉

覆盆子

兔絲餅

生龍骨

茯苓塊

(疏)便濁者。水液混濁也。精濁者。敗精流于溺竅也。竅端均有穢物。莖中均各大痛。頗難辨別。古人以病者小便之清濁分之。今此老乃于素有夢遺。濁發遺止處着眼。而定其爲精濁。則前醫所投分清飲八正散等方。將愈分其清而便愈濁。愈利其濕而精愈流矣。觀下文不必分利句可知。所以當固補下焦者。夢遺濁停。濁發遺止。非腎家之精關不固耶。心靈法妙。眞可法可師。

(證)熟地甘溫。專補腎臟。遠志苦溫。專主夢泄。沙蒺藜多脂而質重。故補下元。合線魚膠。名聚精丸。爲固精要藥。山萸肉酸澆。能祕精氣。覆盆子甘酸。能固腎精。兔絲子能補不足。

之精。血。生龍骨能收浮越之精氣。以上諸品皆固補下焦之藥。而所以再用茯苓者。因溫補之中。不加利濕之品。恐有太瀦之弊耳。

土敗金枯治法

凡憂愁思慮之內傷不足。必先上損心肺。心主營。肺主衛。二氣既虧。不耐煩勞。易于受邪。惟養正則邪自除。無麻桂大劫散之理。故內傷必取法乎東垣。今血止脈奕。形倦不食。仍嗆咳不已。吐痰若粘涎。皆土敗金枯之象。急與甘緩補法。

生黃耆

炒白芍

炙草

飴糖

南棗

(疏)傷寒一見太陽發熱。即當矚目少陰。蓋太陽之裏。即少陰之表。悞用麻桂。其禍不可勝言也。在平人之病且然。况內損之症耶。且虛損之人。其勞熱極與外感相似。當詳為診治。辨別明白。庶無悞治之憂。故案中先從問得者為根據。而知其人素向憂愁。思慮。抑鬱。寡歡。抑易傷心。鬱易傷肺。再證以咳血脈奕。則決其為內傷不足無疑。即有外邪。應從末治。醫以麻桂再劫其津。安得不土敗金枯。命危旦夕哉。故遇內傷外感之症。當時時念及

養正則邪自除之一言。庶不致悞。

(證) 生黃芪托裏解表。內傷外感之聖藥。炒白芍斂津液而護營血。收陰氣而瀉邪熱。濟黃芪之亢陽。成中和之妙用。甘草補中。炙則亦能散表。飴糖潤肺。入脾益氣。溫中。南棗甘平。安中養脾。通九竅。行十二經。爲脾家血分藥。與飴糖合用。成氣血交補之劑。總之此方于溫補之中。兼行滯氣。于解表之內。兼寓補中。無陰陽偏勝之弊。有表裏潛通之妙。藥雖五味。養正驅邪之法。盡于是矣。雖然。病人而苟有痞滿之症者。則甘草、飴糖、南棗三味。皆當禁用也。

益氣生陰法

著左臥。卽效甚。是臟陰血液傷極。用益氣甘藥者。緣有形生于無形耳。

人參

黃芪

當歸

白芍

南棗

炙草

(疏) 氣有餘。便是火。氣無血麗。煎熬更甚。而臟陰益傷。此所以效甚也。左半主血。非氣以通之。則不行。今着左臥。卽效甚。則左半之血。非特傷極。而左半之氣。亦將不運矣。此所以

不重用血藥。而以益氣爲治也。使他人遇此。必以六味爲法。

(證) 古人血脫益氣。蓋血不自生。須得補陽氣之藥乃生。陽生則陰長。血乃旺耳。若單用補血藥。血無由而生也。素問言。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故補氣必用人參。補血必兼用之。黃芪氣薄味厚。陰中陽也。能補五臟諸虛。入益氣藥當灸用。當歸氣味俱厚。其功專破惡血。養新血。爲血中氣藥。白芍護營血而收陰氣。南棗安中養脾。通行十二經絡。炙草養陰血。能補三焦元氣。此方爲治臟陰不足之妙方。較六味丸無陰柔之弊。較八味丸無陽勝之憂。尤宜師法。

閃氣致閉治法

脅痛。咳則更甚。漸次腹大堅滿。欬左不能臥。右此閃氣致閉。便溏溺利。已非腑實。乃絡病也。

桂枝木

炒厚朴

新絳屑

生牡蠣

旋覆花

青葱管

生香附

鷄內金

(疏)脅爲少陽部位。少陽木火。喜條達而畏鬱抑。鬱抑則氣不宣通。而痛作矣。咳則更甚者。氣屏之故也。腹大堅滿者。木鬱則土受其侮。而脾氣更困也。脾氣困。則運行益滯。易閉氣致閉矣。便溏溺利。證腹大堅滿之非腑實。所云絡病者。直行爲經。旁支爲絡。十二經各有一別絡。而其大絡乃絡于脾也。或曰。上一案。着左臥卽咳甚。斷其爲血液傷極。今欬左不能臥右。亦有咳則更甚之證。以右半主氣言之。當斷其爲氣分虛極。而謂其閃氣致閉何也。曰。此則有說。欬則更甚者。脅痛更甚也。能欬左不能臥右者。非因臥右而欬更甚。脅更痛。是欬更甚而脅更痛。脅更痛而祇能欬左也。上案之欬。由于左臥。而此案之不能右臥。由于脅痛。不能比擬而論也。

(證)桂枝木辛溫導逆。能行結氣而治脅痛。炒厚樸苦溫行滯。能瀉實滿而治腹脹。新絳通經活血。牡蠣散結軟堅。旋覆花開結下氣。青蔥管清火散風。生香附走表散鬱。鷄內金消食除脹。方中均屬散結通滯之品。無一不注重于脅痛腹滿之證。擬案立方。確實高人一等。

中焦虛損治法

初以心動精泄。久則關鍵滑溜。食減至半。業已損及中焦。奠地滋膩滯胃。下焦之陰未得其益。中宮之陽先受其累。至於黃柏味苦。苦更傷陰。當以妙香散加金箔治之爲隱。

人參

龍骨

遠志

茯神

益智

茯苓

硃砂

甘草

金箔

(疏)心動精泄。其病在心。關鍵滑溜。其病在腎。心腎不交。脾胃乃失其健運。而中焦受損矣。醫者見證治證。以爲飲食雖減。尙無大害。而滑泄不已。腎實堪憂。乃重用奠地以滋養其腎。豈知中宮之脾。得陽則運。滋膩之品。運化益艱。讀未得其益。先受其累。四句真令人五體投地也。後醫見前醫滋腎之不效。乃從苦以堅下之義。而用黃柏。則更爲不妥。蓋苦燥之品。不特傷陽。且更傷陰。腎氣益虛矣。故用妙香散以交通心腎。加金箔以鎮墜。而方之功用始全。先生立案處方。每于另出手眼之處。用烘雲托月之法。使真理盡顯。慧眼婆心。啓迪後學。實非淺鮮。

(證)人參甘溫益氣。補五臟之虛。龍骨瀉以固脫。收浮越之氣。遠志入足少陰腎經氣分。以上通于心。茯神入手少陰心經氣分。以下交于腎。益智縮泉。茯苓理濕。硃砂之交會于中。甘草之調和于內。乃治心虛神弱。不能攝腎而精遺之妙劑也。荆公創之。先生用之。得其當。則病可愈矣。

溫腎涼肝治法

臍旁有塊。仍流動。按之奕。或時攻脅刺痛。外腎寒冷拘束。病屬肝血腎精之損。凡腎當溫。肝宜涼。腎主藏納。肝喜疎泄。收納佐以流通。溫腎涼肝。是此病製方之大法。

當歸身

枸杞子

生牡蠣

炙鼈甲

小茴香

沙蒺藜

(疏)肝積曰肥氣。在左脅下。如覆杯。有頭足如龜繫狀。肺積曰息奔。在右脅下。大如覆杯。心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脾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腎積曰奔豚。發于小腹。上至心。痲在腹內。貼近臍旁。左右各一條。經脉急痛。有時而現。癰居兩肋。有時而痛。外不可見。痞居心下。滿悶壅塞。按之不痛。而無形跡。癥者。腹中堅硬。不能移動。按之應手。瘕

者。假物而成。蠢動之形。如血鱉之類。中雖硬而聚散無常。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似有活性。舊說又以積塊在中爲痰飲。在右爲食積。在左爲死血。今案中云。臍旁有塊。仍流動。按之。或時攻脅刺痛。以上例攷之。則是塊爲瘕氣無疑。凡積聚癥瘕。皆太陰濕土之氣。今乃云病屬肝。血腎精之損者何也。蓋其病之見證處。不在腹中之塊。而在外腎之寒冷拘束耳。隻眼獨具。非先生其誰能之。

(證) 歸身辛溫養血。枸杞味厚生精。牡蠣軟堅散結。鼈甲去痞消瘕。茴香走經絡。陰虛肝火從左上衝者。用之最捷。蒺藜益腎精。多脂質重。降補下元者。此亦最宜。以收納言。則牡蠣爲良。以流通言。則茴香爲要。枸杞溫腎。蒺藜涼肝。鼈甲入肝破血。當歸入肝養血。均爲衝任二脉之要藥。亦爲治瘕氣之要品也。

溫養元海治法

久嗽形寒。行走喘急。是下焦先損。入冬陽不潛伏。喘甚失音。胃納頗安。溫養元海。佐其攝納。若以清肺散邪。食減胃傷。必致敗壞。

炒熟地

雲茯苓

胡桃肉

牛膝

鹿鞭

淡菴蓉

炒黃枸杞

（疏）久嗽形寒。肺之不足。行走喘急。下焦之虛。此病似近哮喘證。世之患此者頗多。入冬陽不潛伏。病比平時爲進。蓋喘甚失音。非久嗽形寒。行走喘急可比。所幸者胃家未病。可投溫養。俾元海之宗氣有攝納。斯脾土之運化可生金。而是病方有轉機之望。奈世俗之醫。每以久嗽爲肺陰不足。而用沙參麥冬。形寒爲外感未除。而用防風荆芥。豈知愈清其肺。而胃愈傷。愈散其邪而下愈損。竟至敗壞不可收拾。先生見乎忘其本而治其末。遺其內而治其外者之多也。乃大聲疾呼。于是案表而出之。以昭垂後世。後之學者。讀至此等處。當掩卷深思。豈可草草讀過耶。

（證）熟地黃。坎離交濟。能補腎中元氣。雲茯苓。開胃化痰。能守五藏真氣。胡桃肉。止咳益氣。淡菴蓉。導火益精。牛膝能引諸藥下行。鹿鞭能補命門督脈。枸杞炒黃。則興陽之力少。而補益之力多。開溫養下焦之大法。于六君異功六味八味溫補脾肺肝腎之外。獨闢蹊

徑學者對於此等方。三致意焉也可。

脾陽不運治法

秋深曾診。擬議此病爲裏濕。更傷瓜果。辛甘寒分利脾陽。又受辛寒之累。致濁氣聚形。頻遭食復。陽屢被戕。凡身中脾陽宜動。動則運。腎陰宜藏。藏則固。斯爲病根。局方大健脾丸。仲淳資生丸。多以補虛通滯。芳香合用者。取其氣通濁洩。人參補正之力得矣。

人參

茯苓

益智仁

煨木香

厚樸

新會皮

(疏)裏濕則脾必弱。更傷瓜果。則脾陽必虧。是當用脾家正治之法。乃醫者不察。誤用辛寒之品。細繹其辛甘寒三字之意。知已用過石膏。以致濁聚食復。病益困頓。讀案中凡身中一節。至理名言。真得軒岐之神髓。東垣之真傳。非他人所可同日語者也。

(證)人參補氣補血。茯苓利水除濕。益智行陽退陰。三焦命門氣弱者宜之。木香健脾消食。三焦氣滯不運者宜之。厚朴溫中散滯。新會消痰運脾。此爲濁滯脾虛之正藥。案中補虛通滯芳香合用之語。真金科玉律之文也。至局方之大健脾丸。仲醕之資生丸。一則內

有枳實。一則內有桔梗。立法雖同。用時宜審慎斟酌。此方有通滯之功。無攻伐之力。有芳香之性。無開泄之虞。藥性平和。用無顧忌。脫胎于彼。可謂青出於藍矣。

疎腑養臟治法

秋季寒熱滯下。總是長夏爲暑濕病。蓋夏令脾胃司氣。治失其宜。致腹滿泄瀉。跗浮囊腫。皆濕邪無以走泄。阻遏流行氣機使然。腫脹勢減。仍不饑少食。兼吐痰濁痰血。要知濕是陰濁。久鬱於中。必從熱化。初傷氣分。久而入絡。病能篇中。以濕腫屬脾。以脾爲陰土。得陽乃運。今氣困無以運行。諸腑爲窒痺。消則愈困。補則壅滯。當疎腑養臟爲宜。凡腑以宣通爲補。非徒偏熱偏寒治矣。

茯苓

厚樸

生穀芽

新會皮

生益智

澤瀉

兼用仲淳資生丸。去黃連。每早粥後嚼一丸。約二錢。

(疏)滯下者痢疾也。滯下而有寒熱難治之證也。古人有言曰。下痢身熱而脈洪。其亡可必。今是證雖未言及脈象。而其病之重。已可想見矣。總是長夏爲暑濕病句。挾是證之病。

源也。蓋夏令脾胃司氣。至阻遏流行氣機使然一節。明前醫之用藥。不顧時令。不審虛實。專用攻剋。以致脾愈虧而濕愈滯。其病之重。實有爲藥所悞者。觀下文腫脹勢減。仍不饑少食。兼吐瘀濁痰血等證。均屬脾傷不運所致。其要知以下。至得陽乃運一節。明濕邪傷人之次第。而其歸未有不傷脾者也。今氣困以下。至疎腑養臟爲宜一節。見此病用藥之難。遲徊審慎。瞻前顧後。不肯一毫疏忽。此老一身向盛名宜也。至腑以宣通爲補。非徒偏熱偏寒治矣二句。蓋以對病家。及病者之諸親友。并邀來之醫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者而言。亦所以曉示後學。見此等證。切勿固執偏熱偏寒之論。致不可救。要當以疎腑養臟四字爲則也。

(證) 茯苓淡滲。能分利陰陽而止瀉。厚樸溫苦。治濕熱內着於胃腸。穀芽啓脾進食。寬中消穀而補中。新會運脾消痰。理氣燥濕而導滯。益智補火生土。澤瀉利水逐痰。攻六味之中。惟益智穀芽爲養臟之品。餘則均有宣通之意。方雖平淡。法則清靈。後之學者。允宜師法。仲醕資生丸方。

附錄于後

資生丸方

人參 人乳浸飯上
蒸烘乾三兩

廣陳皮 去白略蒸
二兩

懷山藥 切片炒
一兩五錢

薏苡仁 炒三次
一兩五錢

蓮肉 去心炒
一兩五錢

芡實粉 炒黃
一兩五錢

白朮三兩

山查肉 蒸
二兩

白扁豆 炒
一兩五錢

藿香葉 不見火
五錢

澤瀉 切片炒
三錢五分

麥芽 炒研磨取
淨麵一兩

白茯苓 細末水澄蒸晒乾入人
乳再蒸晒乾一兩五錢

甘草 去皮蜜炙
五錢

川黃連 如法炒七次
三錢

白芫薺仁 不可見火
三錢五分

桔梗 米泔浸去蘆蒸
五錢

右藥共十七味。如法修事細末。煉蜜丸如蟬子大。每丸重二錢。用白湯。或清米湯。橘皮湯。炒砂仁湯。嚼化下。忌桃李雀蛤生冷。

(案)仲醕立方。素尚溫補。此方則不然。味味顧及後天。而味味不用溫燥之品。其用黃連也。恐濕熱之滯於中宮也。其用桔梗也。宣其肺則脾氣亦舒。且藥性不致下沉。而中宮可

受益也。此等方法。實開近代王士雄費伯雄之門。而葉老則深得其中奧妙者也。

勞怯治法

腎精下損。陰氣上乘。浮陽上灼。咽喉痛痺。有喉宣發現。咳嗽喘促。是下焦元海。不司收納。衝脉之氣。上冲所致。故日進潤劑。望其咳減。爲庸醫之良法。實釀病之禍階。現在胃弱便溏。則非治嗽可療矣。勞怯不復。當以固真納炁。培扶胃口。希冀加穀則吉。

人參

茯苓

芡實

坎炁

湘蓮子

秋石

五味子

胡桃

(疏)勞怯之病。皆水虧火盛所致。非潤劑不爲功。而案中竟云日進潤劑。望其咳減。爲庸醫之良法。實釀病之禍階。此可見先生診治之精細。處方之斟酌矣。案中開首云。腎精下損。陰氣上乘。浮陽上灼。咽喉痛痺。有喉宣發現。咳嗽喘促。此數句。驟視之。則一目了然。爲腎水虛竭。龍雷上升之病。而細考其義。則顧忌甚多。蓋腎精下損。確爲水虧。陰氣上乘。又有水泛尅君之象。是則浮陽上灼。斷不可以其龍雷之升。而用溫降。咽喉痛痺。有喉宣發

現咳嗽喘促。更不可以其虛火之熾。而用涼滋。病情複雜。莫此爲甚。且大便溏瀉。脾氣將絕矣。所以下文直抉病原。指明以前之病。半由藥悞。而立固真納炁。培扶胃口之良法。昭示後學。功誠不淺。彼世之以麥冬、沙參、石斛、生地等品。爲治勞怯之良方。而自詡爲葉派者。可笑實甚也。

(證)人參甘溫氣薄。爲補肺氣之要藥。茯苓甘淡性平。能守五藏之真氣。芡實生水中。能益脾利濕。坎炁卽臍帶。能直達命門。蓮子得水土精英。能使心腎成既濟之妙用。秋石可滋陰下降。能消骨蒸而補下元之真火。五味收斂精氣。胡桃潤燥養血。此八味雖似平淡無奇。而實具有君臣佐使之法。蓋以人參之補肺爲君。以芡實蓮子補脾之品爲臣。有生金之力。無敦阜之弊。以五味胡桃斂肺之品爲佐。肺肅則水降。赫曦可消。又以茯苓之淡滲。秋石之鹹降。坎炁之直達下焦。爲使。盡培補之能事。而無傷胃壅塞之患。信勞怯症之正方也。

清熱存陰治法

冬溫爲病。乃正氣不能藏固。熱氣自裏而發。齒板舌乾。脣燥。目微紅。面油亮。語言不爽。呼吸似喘。邪伏少陰。病發。二焦皆受。仲景謂發熱而渴者爲溫病。明示後人寒外鬱。則不渴。飲熱內發。斯必渴耳。治法清熱存陰。勿令邪熱焚劫津液。致瘦癯。瘵厥神昏。譫狂諸症。故仲景復申治療法云。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且忌汗。忌下。忌辛溫。九日不解。議清膈熱。

飛滑石

連翹

淡黃芩

鬱金汁

竹葉心

天花粉

橘紅

苦杏仁

(疏)溫病四時皆有。而以冬有非時之煖。感發之病爲最難治。蓋冬令病溫。必爲太少兩感。而分別外寒內熱之法。惟著眼在一渴字。此則治病者所當留意者也。案中云。冬溫爲病。乃正氣不能藏固。熱氣自裏而發。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一節言感受冬溫之病原。齒板舌乾。脣燥。目微紅。面油亮。語言不爽。呼吸似喘。此一節言病之證。而顯與傷寒之體痛項強等症大異。邪伏少陰者。溫邪伏於少陰也。蓋太陽之寒。卽少陰之標。少陰之標。卽太陽之寒。故一見太陽之發熱惡寒。卽當矚目少陰之煩渴。否則必致悞治。且少陰又爲

三陰經之樞機。所以病發之後。三焦皆受其累。至仲景謂發熱而渴者爲溫病。明示後人寒外鬱則不渴飲。熱內發斯必渴耳。一節則當時醫者必有誤認此病爲傷寒。爲之發汗。爲之攻下。爲之溫散。病家則換醫換藥。手忙腳亂。醫家則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故先生則大書特書。提出仲景之說。示人以着眼之處。方不致由輕而重。由重而死。下又引仲景誤治致變之言。以告後世。使知冬溫之病。當以清熱存陰爲法也。立此方案。其救世之苦心深矣。

(證)滑石。甘淡之品。清肺胃之氣。下達膀胱。連翹。輕清而浮。瀉心。肝客熱而利小便。黃芩。苦寒。入手太陰經。清肌表之邪熱。鬱金。辛苦。入手厥陰經。破惡血而生新。竹葉心。清肺胃之熱。天花粉。有生液之功。橘紅。化痰。杏仁。下氣。合全方九味。輕清淡瀉。直清膈熱。存陰液之良方也。

勞倦伏邪悞治救逆法

勞倦。伏邪初起。卽用柴胡紫蘇三陽混散。津液被劫。熱邪上結胸中。懊懣。神煩。譫語。渴欲

冷飲。診得脈無神。舌色白。病在上焦。氣分。閱醫學不分上下氣血。况冬溫氣泄。老人積勞。七日未見病退機關。此屬重症。豈可藐視輕談。

瓜蒌皮

黑梔子

白杏仁

鬱金

香豉

枳殼汁

(疏)勞倦之人。身體虛弱可知。伏邪初起。則補中益氣法也。醫者不知出此。乃用柴胡紫蘇之汗劑。既開太陽。又開少陽。致津液被劫。虛弱之人。津液一少。勢必有熱邪上結。胸中懊憹。神煩譫語。渴欲冷飲。脈無神等之變症矣。至病之所以知其當在上焦氣分者。則因其舌之白色知之也。而索閱前醫之藥方。則又不分上下氣血。隨意妄投。極爲可笑。前既誤於三陽之混散。後又誤於藥品之雜投。更加以冬有非時之暖。令本收藏。氣逢大泄。老人而又爲勞倦之體。伏邪與內傷夾發。其可輕視也耶。先生見彼時醫家。見此等證候。每視爲外感之輕症。隨手用藥。致誤者實多。故特於此案中表而出之。其垂戒也深矣。

(證)瓜婁皮。甘寒潤燥。其性輕揚。清肺經之火。黑梔子。體性輕浮。瀉三焦火。專除心肺客熱。杏仁散邪降氣。鬱金去痰生新。枳殼能破氣化痰。爲胸膈皮毛之要品。通肺胃而有破

浪之勢。香豉治寒熱煩悶。爲胸中虛煩之聖藥。合梔子則治心中懊懣。全方六味。均爲輕清之品。無補益之物。是蓋因發表者已劫其津。而上下氣血。又爲醫家攻犯。劫中宮之藥。氣痰氣食氣邪氣。團結不散。於斯時也。攻下則原氣不支。疎泄則更傷津液。乃徘徊瞻顧。迴翔審慎。不得不以輕揚開降之品投之。然後上結之熱邪可除。胸中之懊懣可却。而諸恙可漸消矣。

伏暑失治內侵調治法

初病伏暑。傷於氣分。潮熱渴飲。邪犯肺也。失治邪張。逆走膈中。遂致舌縮。小便忽閉。鼻煤裂血。耳聾神呆。昏亂。邪熱蔓延血分。已經入絡。津液被劫。必漸昏寐。所謂內閉外脫。

連翹

銀花

石菖蒲

犀角

鮮生地

元參

至寶丹一粒

(疏)伏暑之病。法當清解。如益元散。五苓散。清暑益氣湯等。皆足以取用。若以辛溫之藥。或薑桂之品投之。則變生不測矣。觀案中云。初病伏暑。傷于氣分。潮熱渴飲。則其來勢僅

犯上焦氣分。非大病可知。若經先生診治。本可一藥而愈。奈醫者一見潮熱。疑爲傷寒。而誤用辛溫燥烈之品。遂致一失治。而卽有不可收拾之勢。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醫道真難言也。余故特爲提出。使業此者知所謹慎耳。

（證）連翹瀉心經客熱。清胆經鬱熱。散結之藥也。銀花芳香而甘。入脾通肺。解毒清熱之品也。石菖蒲開心孔。利九竅。犀角清血熱。解熱毒。生地滋陰退陽。元參瀉無根之火。至寶丹開無形之邪熱。陷入心包。攷其究竟。連翹銀花清誤治之藥毒。犀角生地逐血分之伏邪。菖蒲至寶丹開心氣而祛包絡之客熱。藥雖六味。佈置甚周。惟菖蒲與至寶丹未至神昏而早用之。亦能陷邪于內。已至神昏而不急投。則必昏亂而死。故欲用此方。須細心留意。審切明白。方不致誤。否則貽害不小也。

至寶丹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治中風卒倒。中惡氣絕。痰飲不語。神魂恍惚。頭目昏眩。眠睡不安。脣口乾燥。傷寒譫語。心
肺積熱。伏熱嘔吐。邪氣攻心。大腸風祕。血氣不通。寒熱交錯。暗風中熱。疫毒陰陽二毒。山

嵐瘴毒。水毒蠱毒。中一切物毒。婦人難產悶亂。胎死不下。產後血暈。口鼻血出。惡血攻心。煩躁氣喘吐逆。小兒諸癘。急驚心熱。卒中客忤。煩躁不眠。風涎搖擗等症。

生烏犀角(鎊)硃砂(研水飛)雄黃(研水飛)生玳瑁(鎊)琥珀(勿見火研)各一兩麝香(研一作五錢)龍腦(研)各一錢(一作各一錢五分)(一作各二錢五分)金箔(半入藥半爲衣)銀箔(研)(二作各二十片)各五十片西牛黃研五錢安息香一兩五錢爲末。以無灰酒攪澄。飛過。濾去砂土。約取淨一兩。微火熬成膏。如無安息香。以蘇合香油代之。

一方無龍腦 雄黃 金銀箔

一方加人參 天竺黃各一兩 天南星水煑軟切片五錢

一方加天南星二錢五分 人參六錢 龍齒煨二錢

製法。以牛烏犀。玳瑁。研爲細末。入餘藥。令勻。以安息香膏。重湯煑烱。入諸藥中。和搜成劑。盛于不津器中。並旋丸如梧子大。分作百丸。如乾。入熟蜜少許。用蠟護之。

每服三丸至五丸。小兒貳歲。每服二丸。並人參。或溫湯送下。日二三服。卒中山嵐瘴氣。及產後惡血攻心。用童便一合。生薑自然汁三五滴。入童便內。溫過化下。

（摘錄名醫雜論）此治心藏神昏。從表透裏之方。黃犀玳瑁。以有靈之物。內通心竅。硃雄二箔。以重墜之品。安鎮心神。佐以腦麝安息。搜剔幽深諸竅。故熱入心包絡。舌絳神昏者。以此丹入寒涼湯藥中用之。有祛陰起陽。立展神明之效。若病因頭痛。而卽神昏不語者。此肝虛魂升於頂。當用牡蠣救逆以降之。又非此丹之所宜也。

（方論）犀角瀉肝涼心。清胃解毒。硃砂鎮心安神。消散陰惡。雄黃入足陽明經。有殺虫破惡之力。玳瑁入心藏主血。有解熱化毒之功。琥珀燥脾土。而具滲利之性。麝香開關竅。而有走竄之能。龍腦祛風在骨髓。通利結氣。牛黃清心肝之熱。辟惡除邪。金銀箔均能制木降痰。銀入氣而金入血。安息香善通心腹邪氣。白爲上而黑爲次。攷此丹方。均爲通結開竅。走竄逐邪之品。凡濕熱疫毒之中。於無形者。皆可以此爲治。若陽明之不大便。而神昏不語。以及氣虛血少。或風虛眩暈之輩。皆不宜妄投。至此症之所以用至寶丹者。因癩由

失治而來。非熱結陽明。乃無形暑熱。陷入心包。不得不借芳香走竄之品。以開其鬱結也。

感受穢濁神昏治法

此吸受穢濁。募原先病。嘔逆。邪氣分布營衛。熱蒸頭脹。身痛經旬。至神識昏迷。小溲不通。上中下三焦交病。舌白。渴不多飲。仍是氣分窒塞。當以芳香通神。淡滲宣竅。俾穢濁氣由此分消耳。

通草

猪苓

茯苓皮

米仁

淡竹葉

腹皮

至寶丹

(疏)前症之神昏。由誤治而來。此病之神昏。由感受而致。誤治者先清其藥毒。感受者先治其病原。後之學者。均可於此取法。故並取焉。募原者。表之裏。裏之外也。募原受邪。營衛俱病。故嘔逆者。邪已在胃也。熱蒸者。邪鬱甚也。頭脹者。穢濁達巔頂也。身痛經旬者。外有風濕爲患也。神識昏蒙者。熱熾於內。膻中受邪。而神明瞽亂也。此內實之病。非不大便之陽明病。乃膀胱之氣化不行。小溲不通。無形之濁邪。不能外泄。所以彌漫三焦。而神識昏

蒙也。舌白。邪之在表者多。渴不多飲。內熱尙未入陰分。則病雖在募原。尙屬氣分爲多。故下焦之濕結一通。則上中二焦之穢濁。可隨芳香而俱散也。

(證)通草引熱下降。而利小便。猪苓性善疎利。專司引水。茯苓皮能泄利津液。淡竹葉專清心理煩。米仁清脾濕。祛虛火之上乘。腹皮性輕浮。散無形之積滯。此六味專除中焦之濕濁。專利下焦之水邪。膀胱之氣化行。則太陽之氣機利。穢濁均由小溲而去。再加以至寶丹之芳香逐穢。脾胃之氣一清。則周身之正氣足。而神識可清。先生用方每多奇效者。良由審症切而用藥當耳。若俗醫則又必以犀黃菖蒲等藥雜進矣。

濕熱阻塞氣分治法

望色萎瘁晦黯。聞聲呼吸不利。語音若在甕中。診脈右緩左急。問初病。忽熱忽溫。頭中如裹。腰痛欲拊捫。神識呆鈍。昏昏欲寐。肢節痠痠。咳痰映紅。溺溲短縮。便溏帶血。不饑不渴。環口微腫。唇乾不紅。舌白糜腐。此水穀酒腥。濕熱相併。鬱蒸阻撓。清氣之遊行。致周身氣機皆令痺塞。夫熱邪濕邪皆氣也。由募原分布三焦。營衛循環。升降清濁。失司邪屬無形。

先着氣分時師橫議表邪宜汗裏滯宜消見熱投涼殊不知熱由濕鬱氣行熱走仲景於
瘧喝從濕化忌汗忌下明示後人勿傷陰陽耳但無形之邪久延必致有形由氣入血一
定理也據色脈症參之未見或可採用

羚羊角

茵陳

銀花

連翹

通草

大腹皮

茯苓皮

猪苓

澤瀉

至寶丹

(疏) 上二條之用以至寶丹一為誤治一為穢濁之邪阻塞清竅較上二條病勢更雜為用
至寶丹之另一法門故并提而並論之以見葉老之用至寶丹為專逐無形之邪而今日
之時師則一見神昏開手即用不問其症之是否當用為可嘆也故不讀此等案不見葉
老審症之精用藥之當耳案中云望色萎瘁晦黯則與傷寒發熱之面色光亮者異矣聞
聲呼吸不利語音若在甕中則其聲之鄭重難出中宮為風濕阻滯可知診脈右緩左急
右緩者濕也左急者風也以上症情均從望聞診三者所得胸中雖已雪亮則又不得不
口問以證明之其言初病忽熱忽溫者濕邪遊行於募原也頭中如裹者因于濕則首如

裹也。腰痛欲拊捫者。濕着則轉折艱難也。此則初時之狀。合諸望聞診而亦同者也。然攻之于今。則神識呆鈍。昏昏欲寐。濕蒸于內。將蒙蔽膈中矣。不可不急救者也。若肢節痠痲。咳痰映紅。溺溲短縮。便瀆帶血之症。則時師妄表妄汗。妄攻妄下之變症。非病之本根也。其不飢不渴。環口微腫。脣乾不紅。舌白糜腐者。醫家見熱投涼。窒塞其脾胃之機。氣血之路。所以有此現象也。故案中又引神景之說。證明其禁忌。而以有形無形。分是病之在血在氣。定用藥之法度。其審慎周詳。爲何如也。

(證) 羚羊屬木。入足厥陰。能平搖擗。茵陳利水。入足陽明。能清濕熱。銀花解毒。連翹瀉火。通草引熱下降。而利小便。腹皮體性輕浮。而散滯氣。猪苓爲利水之專藥。澤瀉爲濕熱之要品。茯苓皮。通水道。開腠理。至寶丹。啓包絡。逐穢惡。綜前九味。雖與前方相彷彿。然前方之理。濕爲輕。而此方之理。濕爲重。前方但清肺熱。而此方側重平肝。前方則兼顧脾胃。此方則專清脾胃之濕熱。同一氣分。而有深淺之不同。其不同之點。卽其審症之精也。

清潤通絡法

古人治脇痛法有五。或犯寒血滯。或血虛絡痛。或血着不通。或肝火抑鬱。或暴怒氣逆。皆可致痛。今是症脈細。弦數不舒。此由肝火抑鬱。火鬱者絡自燥。治法必當清潤通絡。

潮括蕒

炒香桃仁

歸身

新絳

炒白芍

炙甘草

(疏)內經云。足厥陰肝經之絡。令人脇痛。則脇痛總屬肝經之病。然其病之來。亦各有其因也。故案中云。古人治脇痛法有五。或犯寒血滯。或血虛絡痛。或血着不通。或肝火抑鬱。或暴怒氣逆。皆可致痛。歷攷用藥之法。則不外伐肝。泄火。祛痰。及逍遙散。疎肝散。左金丸。當歸龍薈丸等。而是症竟出於此五者之外。蓋其所異之處。則在脈細。弦數不舒。故斷其爲肝火抑鬱。而火鬱者絡自燥。此則葉老之創論。治法必當清潤通絡。亦葉老之創格也。余故採取其方而一論焉。

(證)瓜萋甘寒。不犯胃氣。能降上焦之火邪。桃仁苦泄。專破血閉。散肝經之血結。歸身活血中守。新絳入絡祛瘀。白芍藥收陰氣而瀉邪熱。炙甘草補中宮而散表邪。合六味成方。養血和中去瘀之品爲多。而清潤之藥。則祇用瓜萋。不用石斛。沙參。麥冬。通絡之藥。祇用

新絳不用絲瓜鉤籐秦艽者。蓋一則取其潤燥而不傷胃氣。一則取其能通絡而兼能行血。藥貴專而忌雜。此先生之用藥。所以高人一等也。

春溫下利治法

汪天植脈數如浮。重按無力。發熱自利。神識煩倦。咳噎。痰聲如嘶。渴欲熱飲。此非足三陽實熱之症。乃體屬陰虛。冬月失藏。久伏寒邪。已經蘊遏化熱。春令陽升。伏邪隨氣發泄。而病未及一旬。卽現虛靡不振之象。因津液先暗耗於未病時也。今宗春溫下利治。

淡黃芩

杏仁

枳殼

白芍

鬱金汁

橘紅

(疏)脈數如浮。極易誤爲表熱。重按無力。極易斷爲腎虛。發熱自利。似葛根症。神識煩倦。似陰虛症。咳噎痰聲如嘶。似肺熱。渴飲熱飲。則似內有虛寒。夾雜不清。下手實難。先生乃執定發熱自利。咳噎痰聲如嘶之見症。斷爲伏寒化熱。作春溫下利治。不以虛靡不振而用補。不以渴欲熱飲而用熱。不以脈之重按無力。症之神識煩倦。而用滋陰。其識力。其手段。真不可及也。

(證)黃芩味苦。淡者輕飄而升。入肺清肌表之熱。杏仁辛苦。功能散邪降氣。入肺除風熱。咳嗽。枳殼破氣化痰。白芍斂陰退熱。鬱金散血滯。橘紅化濕痰。藥雖六味。而化痰降氣散滯泄熱。面面俱到。對於是症無絲毫遺漏。方極輕清。竟然能消大病。古人云藥貴專而忌雜。又曰輕可去實。先生蓋得其法外之意也。

溫熱虛症治法

朱先生 春溫症附暑濕熱

勞倦嗔怒。是七情內傷。而溫邪感觸。氣從口鼻。直自募原中道。蓋傷寒陽症。邪自太陽次第傳及。至於春溫夏熱。則鼻受氣。肺受病。口入之氣。竟由腕中。所以原有手經見症。不比傷寒足六經之病也。其原不同。治法亦異。仲景論溫邪。不可發汗。汗則劫津傷陽。身必灼熱。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又云鼻息齁。語言難出。劇則驚癇。癩癢。無非重劫津液所致。今病發熱。原不是太陽客邪見症。所投羌防辛溫表汗。此悞。卽爲逆矣。上竅不納。下竅不便。亦屬常事。必以攻下希圖泄熱。殊不知強汗。劫津而傷陽。妄下。劫液。更亡陰。頃診脈。兩

葉案疏證
手如搖而戰。舌乾燥而無胎。前板齒乾。目欲瞑。口欲開。周身燈照。而淡晦斑紋。隱隱約約。幾時來。時有呃逆。因胃乏穀氣而中空。肝陽衝突。上冒肆虐耳。爲今返正。先與糜粥。使胃中得濡。厥陽不致上冒。而神昏之累可已。進藥之理。甘溫可以生津除熱。卽斑疹亦不足慮。觀仲景論中。邪少虛多。陰液陽津並涸者。復脈湯主之。謹倣此義。

炙甘草

人參

生地

白芍

阿膠

麥冬

（疏）傷寒溫熱之病。治者每夾雜不清。病本傷寒也。誤以溫熱治之。則必有寒中之變。病本溫熱也。而誤以傷寒治之。則必有熱厥之虞。故治四時之病。宜分別清楚。六氣之感。宜攷求其始。而不能亂投。所以先生於此案中。反覆討論。引經據典。使人曉然于傷寒溫熱之分。誤汗誤下之弊。其苦口婆心。眞若生公之說法也。案中云。勞倦嗔怒。是七情內傷。則鬱火傷肝。臟中先有伏熱。古人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肝既受傷。腎安得不病。此所以溫邪易入也。况溫熱之邪。又從口鼻直入募原中道。而膜原。又爲少陽之部位。引動伏火。安得不發溫病。然初起之時。惡寒發熱。狀類傷寒。治者每易誤認。辛溫。故下文又言鼻受氣。

肺受病以明之。提出傷寒太陽傳入之次第以證之。更以溫熱見手經症。傷寒見足經證以分之。猶恐人之不能相信也。又引仲景之文。以申明溫熱之治。不同於傷寒。故其誤投辛溫也。卽仲景之所謂一逆也。其誤投攻下也。卽仲景之所謂再逆也。妄汗妄下。均足以劫津液而傷其陰陽。而病則由輕至重。由重而至於棘手矣。先生對於庸醫誤治之病。每提出一二於病案中流露。以闡明仲景之學。令觀者一目了然。其輔翼之功爲不小也。至診脈。兩手如搖而戰者。陰虛極也。舌乾燥而無胎者。津液大傷也。此妄汗之害也。前板齒乾。陽明虛熱也。目欲瞑者。肝陰不足也。口欲開。脾陰虛也。淡晦斑紋者。胃虛而有熱也。此妄下之害也。呃逆者。肝犯胃也。此則七情內之肝火。與伏熱並發。故傳變至於此極也。在世俗之醫。見此等症候。必致手足無措。頭緒紛煩。不知從何下手。先生乃先進糜粥以養其胃。使後天之氣不絕。然後以甘溫之品投之。置斑疹之大症於不顧。蓋深得於甘溫能除大熱之一言也。其識力爲何如耶。

(證)炙甘草補三焦之元氣。能協和諸藥。使之不爭。蓋所以平其誤治之藥。和其中而安

其神明也。人參大補元氣。生津止渴。瀉火除煩。治虛勞內傷發熱。妄汗妄下之後。不得不用此以挽救陰陽。爲發陳蕃秀之機。生地性涼而滑利流通。補中焦之精汁。白芍味酸。瀉肝降火。補脾陰而收妄汗。阿膠清肺養肝。補陰液而又能滋腎。麥冬潤肺養陰。通胃絡而又能生津。以人參麥冬言。爲參麥散。能消無形之氣熱。以甘草白芍言。爲化土湯。能和肝脾之氣機。生地阿膠。峻補其陰。邪熱可清。而肝陽不致上冒矣。其不用桂枝。生薑。麻仁。大棗。清酒者。病不由于傷寒。乃從溫熱誤治而來。不當再以溫品劫之也。其處方用藥。非周到之至耶。

溫病正治法

溫邪有升無降。經腑氣機交逆。營衛失其常度。爲寒熱。津液日耗。渴飲不飢。陽氣獨行。則頭痛面赤。是皆冬春驟煖。天地失藏。人身應之。患此者最多。攷古人治溫病忌表。誤投卽謂劫津。逆傳心包。最怕神昏譫語。妄狂治病。以辛甘涼潤爲主。蓋傷寒入足經。溫邪入手經也。上潤則肺降。不致贖鬱。胃熱下移。知飢渴解矣。

嫩竹葉

桑葉

杏仁

蔗汁

麥冬

生甘草

石膏
冰糖淨炒

(疏)古時傷寒有專書。而溫病無專書。其說每寓於傷寒之中。故欲貫通溫病之治法。當於傷寒書中細細求之。其識力見解。非庸人所能企及。故俗醫治病。每有治溫以熱。治寒以涼之弊竇。未明審證之法。所以開手易誤也。先生於上案中。提綱絜領。既示人以寒溫之大法。而此案更諄諄告戒者。蓋前案爲治內傷之溫病立法。而此案則示人以治溫病之正法也。案中云。溫邪有升無降者。非時之氣。口鼻吸入。肺先受之。肺氣得邪上逆。必致喘咳不已。經腑氣機交逆者。表不解而鬱蒸。腑不通而內結也。營衛失其常度者。氣機逆而寒熱加甚也。津液日耗。渴飲不飢。皆爲內熱極熾之證。當時醫家。必有疑爲傷寒。而主張以辛溫解表者。故先生不憚煩勞。再於案中。揭出溫病忌表。及誤投逆傳之證。以告來者。又立辛甘涼潤之方。以爲治溫病之大法。而使肺潤下降。胃熱下移。二句。眞治溫病之良言也。

(證)竹葉解熱除煩。治咳生津。和平之品。桑葉涼血潤肺。寒熱出汗。用此可除。杏仁有下

氣之功。專治有餘之症。蔗汁具寒滑之性。專瀉中宮之熱。麥冬潤肺養陰。能通胃絡。甘草和中瀉火。可益脾元。石膏清陽明之邪熱。爲自汗頭痛煩渴之聖藥。用冰糖淨炒者。藉其補中之力。佐陰寒之物。無損傷脾胃之慮。亦猶白虎湯中加粳米之意。而此則病人渴飲不飢。穀食之品。必嫌厚膩。故不加粳米。而以冰糖代之。神明於古法之中。超出於古法之外。先生真聰明人也。蓋以上六味。均爲潤肺降氣之藥。而此石膏一味。乃陽氣獨行。頭痛面赤。渴飲之要品。乃顧忌若此。在淺識者。以先生爲矜奇好異。故意欺人。而不知實含有至理在其中也。

體虛陽明症治法

邪熱盤踞陽明。體虛不耐重劑。宜輕用苦辛通泄爲主。

連翹

杏仁

生香附

橘紅

滑石

鮮荷葉

通草

銀花

又方

米仁 連翹 銀花 橘紅 通草 青荷梗

(疏)陽明之治法。內熱不大便而譫語。承氣湯。大煩熱。大渴飲。白虎湯。氣上冲咽喉。瓜蒂散。煩躁而懊懣。梔子豉湯。發黃。茵陳湯。盡之矣。今先生乃因病人體虛。不耐重劑。而對於盤踞陽明之邪熱。不用白虎湯。改用苦辛通泄之輕劑。不特于陽明門中。添一新法。卽體虛之陽明病。亦不至因重劑而致變矣。

(證)連翹味苦性寒。解熱散氣。杏仁味苦性溫。降氣瀉火。香附開九竅。通經絡。生則上行胸膈。外達皮毛。橘紅和中宮。化痰氣。專主肺家咳嗽。虛損爲宜。滑石清火化痰。荷葉解暑清熱。通草通竅退熱。銀花解熱養血。無重實致變之憂。有輕巧清靈之益。古人每言輕可去實。若此方是矣。宜乎近世醫家。師其遺法之衆也。

(又)照前方去香附者。不必開上竅也。去滑石者。不必開下竅也。去杏仁者。不必降氣也。荷葉易荷梗者。取其通氣也。加米仁者。取其清補脾土。其時必陽明之邪熱漸退。而可以略用補益以和中也。

濕著丹疹治法

舌白。肢厥。語錯。丹疹背多。胸少。汗大出。此濕邪着于氣分。邪鬱氣痺。故現外寒。非虛脫也。生地阿膠。滋陰涼血。則氣濕愈。阻此屬邪鬱。不但分三焦。更須明在氣在血。

羚羊角

天竹黃

射干

川貝

米仁

茯苓

石菖蒲

(疏)舌白者。邪尚在表。肢厥者。四肢逆冷。以此而論。則似爲虛寒欲脫。而以語錯丹疹觀之。則又似熱盛欲昏。胃熱鬱蒸之象。病情複雜。莫此爲甚。而先生乃以舌色之白。丹疹之背多。胸少。決其病之尚在氣分。要以汗之大出。定爲濕邪留着。其眼明。其識定。非先生其誰能之。曰汗大出。何以知其爲濕邪留着也。曰此病必非一日矣。其汗出也。必有爲之發之者。仲聖曰。發其汗。汗大出。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於此可知強汗之大汗。而病不愈者。必爲濕着無疑。則四肢厥逆之見證。非虛脫。而爲邪鬱氣痺明矣。俗醫不察。見前醫之發表不效也。改用滋陰。不知發汗之誤。其弊在不如法。其害小。若滋陰之弊。則氣濕愈阻。邪鬱更甚。而病必加重。先生所以不責誤汗。而責滋陰也。至不但分三焦。更須明在

氣在血。眞臨證之良言。而醫家之要務也。

(證) 羚羊角爲丹疹之要藥。邪毒并在氣分。而不能透發者宜之。天竺黃爲清熱之要藥。風痰壅於心肝。而不能開豁者宜之。射于瀉實火。川貝豁燥痰。米仁和中。茯苓利水。石菖蒲味苦性涼。有開竅逐穢之功。綜上七味。均爲瀉實火。開濕濁之品。不幾於舌白。邪尙在表之言。相悖謬耶。曰。舌之白者主肺。此表指肺而言。濁邪壅塞肺竅。氣機不運。故舌白也。且古人有言曰。大熱入胃則發斑。微熱入胃則發疹。今丹疹已見。語言已亂。病爲實熱蘊積於胸中。皦然明矣。故見其肢厥丹疹也。則用羚羊角以透之。見其語錯也。則用天竺黃石菖蒲以開之。肺家之病。非咳不出。則用射于以清之。川貝以豁之。米仁茯苓。則濕家之主藥。而爲方中之佐使也。

溫氣遏伏治法

目赤。唇焦。齒燥。舌黑。嬉笑錯落。發噦。發斑。溫氣遏伏之象。

藁豆殼

銀花露

方諸水

犀角

川貝母

人中黃

蘆根汁 徐徐溫服

又方

金汁拌人參

銀花露

鮮菖蒲

元參

鮮生地

羚羊角

真金箔

徐徐溫服

(疏)目赤者。肝肺熱也。唇焦齒燥者。脾胃亦熱也。嬉笑錯落者。熱入心包絡也。發噦發斑者。熱入陽明胃也。此非體虛。非誤治之病。乃正當之溫病也。故方中均用涼透解毒之品。惟發熱發斑之後。原氣不免內竭。故又須兼顧其本。所以後方又加入大補之藥。以救其陰陽。予之所以取此方者。蓋以黃芩、連翹、葛根、大青等藥外。尙有此解毒涼透之品。以見醫藥一道。見症用藥。實隨人心之靈機爲轉移。確有不可思議之妙理妙法。而非刻舟求劍者所可夢見也。

(證)綠豆殼性寒而解熱毒。銀花露氣芳而清暑熱。方諸水清神定魄。川貝母潤燥除痰。人中黃清熱化痰。托痘疹熱毒。蘆根汁降火利水。止煩渴鬱熱。至犀則全身之精靈皆聚。

于角。而足陽明胃。爲水穀之海。飲食藥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涼血散血。以通利陽明之血結。而爲驚狂痘斑等症之要藥。此方均屬清涼透解之品。其病雖屬溫熱。然藥非溫服。必易內滯。變幻堪虞。故以徐徐溫服。爲是方之法。使藥質不致內滯。而力可祛痰。使藥氣易于通行。而性可不變。方固巧妙清靈。而其法實亦有無窮之妙理也。凡喜投涼藥者。當由此取法矣。

(又)金汁大解熱毒。溫熱時行。下咽立減。惟苦寒之品。易奪天真。今以人參侵拌。則瀉火之中。有扶元之力。若寒之味。有生發之功矣。元參生地者。唇焦齒燥舌黑之要藥也。其所以不用方諸水。川貝母。人中黃。蘆根汁。菉豆殼者。必其目赤。錯落發噉之病勢漸退也。以犀角易羚羊者。血熱毒盛。犀角爲必須之藥。若熱毒并在氣分。而欲使丹疹起發。惡血流於他處者。則非用羚羊以分解其勢不爲功。蓋犀角之治爲深。而羚羊之治爲淺也。若金箔。則取其制肝降痰逆。重以鎮之之意耳。

甘寒養胃法

五十七歲。豐腴體質。適值過勞。陽氣受傷。嘔吐食物。無頭痛身熱。已非外感風寒。而間日煩躁渴飲。唇焦舌黑。是內伏熱氣。由募原以流布三焦。亦如瘧邪分爭營衛者然。然有年積勞既久。伏邪客病本輕。脈小緩。按之不爲鼓擊。可爲徵驗。且二便頗通。略能納穀。焉有停滯積聚。仲景於瘧熱無寒之條。不出藥方。但曰以飲食消息。後賢參聖意。甘寒以養胃。陰其熱自解。要知表散之辛溫。消滯之苦溫。以及苦寒沉降。多犯聖訓戒律矣。

鮮生地

甜杏仁

麥冬

花粉

竹葉心

青蔗汁

連翹

(疏)豐腴體質。中氣必虛。又值過勞。中陽更燥。陽愈燥而陰愈亡。胃液乾涸。則不能運化。此所以嘔吐食物也。而當時醫家病家。必有誤認此病爲外感風寒。積食停滯等症。隨意亂投藥餌者。故先生以無頭痛身熱。已非外感告之。然其見證。尙有間日煩躁渴飲之候。淺識者不能無疑於外感之未盡。乃以唇焦舌黑之現象。指爲內伏熱氣。由募原以流布三焦之如瘧症。而內傷與外感之分。卽有識者。亦不能斷然無疑。乃更以脈小緩。不鼓擊以證之。二便通。略能納。以曉之。觀下文所用要知以及多犯等字。可見前次諸醫亂投方

劑之不當。而審證用藥。當格外謹慎。其垂戒也深矣。至痺瘡之病原。一因肺素有熱。腠理開發。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發則陽氣獨盛。其氣不及于陰。故但熱而不寒。二人素有火症。復挾飲食與痰。每多熱而不寒。治法。陽氣盛者。均宜清火。而挾食與痰者。又當參以消導。今此症則由勞傷而得。雖陽氣獨盛。苦寒之品。萬不可投。故宗仲聖言外意。而以甘寒養胃爲治也。學者識之。

(證)地黃甘寒。補中焦之精汁。杏仁苦降。有下氣之功能。麥冬潤肺養陰。能通胃絡。花粉生津降火。潤燥滑痰。竹心止渴生津。連翹解熱散氣。青蔗汁和中清火。其寒散解毒之功。無與倫比。方止七味。甘寒養液之品居其五。苦降及苦寒之品。各居其一。所以然者。無杏仁則氣不降。無連翹則不能通行十二經也。方極清靈。凡病之屬於陽勝者。均可取用焉。

勞熱內迫調治法

診脈。左虛大。右濇小。弱症見。目暝。短氣。遺尿。肢掉。神識漸迷。渴不欲飲。侵早稍安。晡時煩躁。此乃積勞。元傷。熱氣內迫。劫燬臟液。致內風欲擾。有瘳厥之慮。仲景謂元氣受傷致病。

當與甘藥。就暑熱傷氣。亦屬發泄所致。東垣發明內傷暑病益氣諸法。足爲炳據。若攻動表裏。是速其散越耳。

麥冬

生甘草

鮮蓮子

知母

竹葉心

(疏)左脉虛大爲陰傷。右脉濇小爲精竭。目瞑肢掉。肝將絕而風發也。短氣遺尿。肺虛極而膀胱失司也。神識漸迷。心臟亦將波及矣。猶幸渴不欲飲。津液尙未盡竭。侵早稍安。肺氣猶能自振。而究其病根之所在。則晡時煩躁是也。蓋胃爲後天之本。胃陽獨旺。薰灼五藏。未有不劫燦津液者也。此等症候。甚爲難治。因欲得其平。頗非易易。故先生引仲景之言。謂元氣受傷致病。當與甘藥。是自正治。至就暑熱傷氣一節。謂即使此病不由於積勞熱盛。而爲暑熱內侵。則亦屬過汗所致。當以東垣爲法。而忌用攻表攻裏之藥。况此確爲勞熱。安可不以甘寒和胃爲主耶。後之學者。對於此等方案。宜反覆尋思。三致意焉。也可。(證)麥門冬治上焦不戢之焚。生甘草退一身虛火之熱。知母壯水清金。清陽明獨勝之熱。竹葉清心瀉火。消暑利濕而除煩。麥冬生草。爲勞熱之聖藥。知母竹葉。又爲晡時煩躁

之良方。合此四味。對於是病。已屬面面顧到。而尤妙在鮮蓮子一味。蓋用人參則恐其升。用白朮則防其燥。用山藥則嫌其濇。用遠志則懼其酸。惟此益氣滋陰。補虛瀉火之品。加入其中。使心脾有相生之力。肝風無內熾之虞。而諸恙可漸除矣。

和陽存陰法

陰液損傷。陽氣上冒。衄血欬痰。理宜和陽存陰。冀津液稍復。望其轉機。至於疏滯解表。和表諸法。自然另有高見。非敢參末議也。

秋石拌人參

阿膠

鮮生地

麥冬

(疏)先生方案中。每於他人之誤治者。指點明白。而此案則不云誤治。不云非宜。而謂爲另有高見。非敢參末議。不言其故何也。蓋衄血欬痰之症。斷不宜於疏滯解表。和表諸法。而所以如此說法者。必其人當時亦有名望者也。否則直不屑教誨之意耳。予之所以取此者。因其方甚清靈。治法簡易。且與用茅花。蒲黃。丹皮。四物等藥者迥異。故甚爲可取也。(證)秋石滋陰潤肺。人參補肺益元。阿膠清肺養肝。補陰滋腎。乃血家之要藥。鮮生地流

通滑利。去瘀生新。麥門冬瀉火化痰。能止吐衄。是方之奇。不奇於阿膠、生地、麥冬之存陰。而奇於和陽之人參。用導下之秋石拌。人參得秋石而降氣愈速。秋石得人參而祛瘀更力。二者相因而功難盡述矣。

急救胃陰法

胃津既傷。肝風上擾。神迷肢震。面浮欲喘。病勢危險。勉擬救胃陰方。

人參

麥冬

生甘草

白粳米

炒半夏

南棗

(疏)肝胃不和之病。患者最多。亦最爲難治。因胃爲水穀之海。膏梁肥膩之質。寒熱溫涼之氣。甜酸苦辣之味。無不蘊藏。嗜欲愈多。病根愈深。而肝爲剛臟。喜怒不得其宜。易生鬱火。胃腑受其煎熬。必致津液日涸。肝陰愈虧。而肝風愈肆。胃腑愈傷。後天竭絕。其病尙可救耶。而先生乃以急救胃陰之品進。惟未悉當時服此者能否收效。此則一大缺憾耳。然其方固平正通達。足爲後學效法者也。

(證)人參能救津液而回元氣。麥冬養胃液兼通胃絡。生甘草補中州而瀉火。白粳米補

脾胃而益氣。半夏祛痰而降諸逆。南棗斂肝而補脾胃。此方驟視之。甚爲平淡。然參棗同用。補氣最捷。其說出於醒園錄。參麥同用。救液最速。其名稱爲生脉散。至甘草粳米。則專補後天之母。更用開結降逆之半夏以運之。乃無偏陂之患。後之談補益者。宜棄置六味十全。而於此取法焉。

時疫濕溫治法

脈緩。舌色灰黃。頭疼。周身掣痛。發熱不止。乃時疫濕溫之症。最忌辛溫重藥。擬進滲溼之法。

竹心

連翹心

厚樸

木通

杏仁

飛滑石

茵陳

猪苓

(疏)頭疼。周身掣痛。發熱不止。似傷寒。惟脈緩。舌色灰黃。爲溼溫之見證。世醫之不能細察者。每誤爲傷寒。而用辛溫發表之品。以熱助熱。必致神昏厥逆。變幻莫測。故治病當反覆攷察。審證明白。方可用藥。否則真害人不淺也。

(證)燕竹葉清心瀉火。解毒除煩。連翹心解熱散氣。宣通表裏。厚朴溫能散寒。苦能泄熱。腹中之溼聚可除。木通自上而下。由外而內。心下之溼瘀可利。杏仁下氣化痰。治有餘之嗽。滑石利溼消暑。開結聚之熱。茵陳味苦性寒。清溼熱之正藥。猪苓味苦性平。利膀胱之要品。方中八味。均爲除熱利溼之藥。而揆其君臣佐使之法。則理溼之藥。首推茵陳。故以爲君。而開中宮之溼結。必先厚朴。利下進之溼滯。當讓猪苓。故以爲臣。竹心瀉熱。連翹解毒。杏仁下氣。故以爲佐。木通之徹上徹下。通達內外。滑石之利竅滲濕。表裏皆開。均以爲使。無反覆致變之憂。有輕可去實之益。處方若是。可謂難矣。然利濕者必損陰。寒涼者必損陽。均非和平之品。苟不審證確實。亦斷不可妄投而致變也。

輕清滲濕法

脈左數右緩。舌白發熱。自汗少。洩瀉痛。身半以上。皮膚骨節掣痛。皆是濕邪阻痺。慮其清竅蒙蔽。有神昏厥逆變幻。擬用輕清滲濕方。

連翹

豆卷

米仁

絲瓜葉

花粉

茵陳

通草

杏仁 飛滑石

(疏)脉左數爲邪在氣分。右緩則濕居營中。濕邪爲病。苟逢虛體。必致上蒙清竅。而變症生焉。故此症之難治。不在皮膚骨節之掣痛。而在舌白發熱。自汗少。洩瀉痛之病也。蓋舌白當溫中。而洩瀉痛。則濕邪已經化熱。溫藥當忌。在發熱。當用解表之品。然濕家忌表。且自汗少。內部之陰液已虧。卽羌防等亦斷難勝任矣。而觀先生此方。則面面顧到。輕靈巧妙。詢堪師法也。

(證)連翹味苦微寒。乃利濕通行之要品。豆卷味甘性平。爲濕家氤氳之妙藥。米仁理濕而兼清補。花粉潤燥而起陰津。絲瓜葉輕清空通。能行經絡。茵陳草化痰發汗。濕熱正藥。通草理血分。通竅退熱。杏仁散寒氣。下行逐滯。而領導濕熱之邪。均從膀胱而去者。則惟滑石一味。蓋濕滯則氣機不暢。濕行則血脉流通。自能一服而愈也。

又此方之妙。全在豆卷、茵陳、連翹、滑石、杏仁、五味。蓋豆卷、茵陳有解表之力。則發熱可除。連翹清熱。滑石理濕。則洩瀉可解。至杏仁。則溫能散肺寒。舌白可去矣。此我所以云面面

顧到也。

濕溫久病攻補法

脈細。舌灰白。渴不能多飲。膨悶不知飢。濕溫半月有餘。病邪雖解。餘濕未盡。良由中宮陽氣鬱遏。失宣暢機關。故舌喜得香味。理宜護持胃陽。佐以宣濁驅濕。未可再作有餘攻伐。雖取快一時。貽禍非輕小也。

半夏

人參

厚樸

橘紅

茯苓

枳實

(疏)脈細者。內陽已虧。舌灰白者。濕邪未盡。膨悶不知飢。則胃陽不動也。至渴不能多飲。此爲濕邪未盡。內陽不運。正當之見症。故先生以此見症爲提綱。不因舌之灰白。而盡用理濕。不因脈之細。而全用溫補。不因胸之膨悶不飢。而用攻伐消導。乃竟另出奇法。補益與攻伐兼施。理濕與運中並用。方雖六味。而所包則甚廣也。學者于此等方案。當細細研究其理。則用藥自無虛發矣。

(證)半夏能開結而降諸逆。爲中宮樞機之劑。人參能補氣而保脾元。爲宣暢氣機之品。

厚朴理濕溫中。橘紅理濕利氣。枳實有破結降滯之能。茯苓有滲濕導滯之力。方雖六味。已得八陣之全。其法顧不廣耶。

肝木乘脾虛實互治法

陳診脈左帶微數。右關微弦。胸脘痞悶。右眼角赤。皆是肝木乘坤土。經旨有腎藏志。脾藏意。今夢寐驚傷。是見不藏之象。偷調養失宜。內有七情之擾。外有六淫之侮。再經反覆。藥餌無過草根樹皮。焉能有濟。並重言以申其說。

人參

半夏

枳實

茯苓

乾薑

小川連

(疏)肝爲將軍之官。一有偏勝。爲病甚多。而以肝木犯胃土之症。最爲難治。蓋木旺則土虛。脾胃爲後天之本。不能灌溉臟腑。必致變症百出。然究其原。肝木之所以偏旺者。腎水之不足致之。腎水之不足。由於肺氣之不下交。而肺氣之不下交。實由於脾胃之不能健運。而脾胃之所以不運。則是由於肝木之乘土。轉輾相因。腎不足而志愈不藏。脾受損而意愈不固。志意不能藏固。則神魂飛揚。精神內亂。而其病益將反覆而不可治矣。此先生

所以苦口婆心。重言以申也。

(又案)此等病。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其所立之方。最宜研究。

(證)人參補五臟。安精神。爲大補中宮柔和之品。半夏開諸結。降濕痰。爲斂肺氣下交之物。枳實有制風清熱之功。茯苓有健脾和胃之力。乾薑治胸滿而溫。中黃連鎮肝陽而清火。二者合用。不致有過勝之弊。斟酌盡善。無一處不顧到。詢堪效法者也。

通陽潤燥病中調理法

第二案。六脈略和。舌苔已退。胸脘稍寬。渴飲至胃。微覺呆滯。大便乾燥。勢見陰枯。陽結。通陽之中。佐以潤燥。亦屬至理。至於調養靜攝工夫。不必再贅。

- 柏子仁
- 菴蓉
- 歸鬚
- 炒桃仁
- 塊苓
- 桂心

(疏)投藥後。六脈略和。此爲吉兆。而渴飲至胃。微覺呆滯者。胃陽未復也。大便乾燥者。前方只用氣分之藥。未用潤燥之品。故病勢轉見陰枯。陽結之象。且肝木乘土之證。每多燥症。苟不用血藥以潤之。則其風易動。勢必變症叢生。故此方雖於通陽之中。佐以潤燥。然

攷其弦外之意。則專以潤燥爲重也。噫。病中而兼調理之方。其用藥極難。稍不留意。每多流弊。於此亦可見先生之小心謹慎矣。

(證) 柏子仁養肝養血。益智安神。肉蓯蓉補精補血。強筋益髓。歸鬚破血而下行。桃仁去瘀而潤肺。塊苓健脾胃而交上下。桂心入心脾而通中陽。此方補益中有破逐之品。潤燥中有流通之劑。與前方同爲六味。而立法完全不同。前方屬氣分。而此方屬血分。眼明手快。救弊補偏。此先生調理中應變之方也。

上高宣陽調理法

第三案。立夏日。診脈。氣和。病情減。清晨微覺氣悶。陽氣尙未全振。再論。人身中陰陽二氣。每相眷顧。陽病久。必傷陰。陰病久。必傷陽。故病久之體。調養失慎。必致反覆。諄諄至囑。進苓桂朮甘湯。以宣上膈之陽。

桂枝 茯苓 白朮 炙草

(疏) 脈氣和。病情減。則已漸愈矣。其所病者。惟清晨微覺氣悶而已。先生以苓桂朮甘湯

進之。使心陽振而脾胃之氣復。則飲食進而體可日強矣。至人身中陰陽二氣。每相眷顧一節。至理名言。後學者所當服膺而勿失者也。

(證) 茯苓健脾和胃。桂枝健脾溫中。白朮爲脾家之正藥。甘草爲補土之神丹。此爲專補心脾之正法。不特與第二方立法迥殊。卽與第一方之法。亦各不相同。蓋調理方。初則尙須顧及病情。漸愈。則不妨有峻補之法矣。

下焦調理法

第四案。年過五旬。腎氣本弱。病纏日久。脾土亦餒。腎惡燥。脾惡濕。經旨昭昭。若欲平穩。宜乎分治爲安。是將來調補丸藥章旨。今上膈已寬。且進下焦調補爲法。

菴蓉

歸身

杞子

茯神

小茴

柏子仁

天冬

巴戟

牛膝

(疏) 觀于此案。可以知其調理方法之步驟矣。第一方理氣分之病。第二方理血分之病。第三方理其中宮。第四方理其下焦。秩序井然。法律嚴謹。當諸恙迭來。虛象百出之候。擇

其病中之最堪注意者。逐漸蕩平。則自無顧此害彼之患矣。若腎惡燥。濕脾惡。分治爲安。一節。此則治脾腎之不二法門。而亦後學所當深知者也。

(證) 菘蓉補精而不燥。歸身養血而中守。杞子養肝益腎。兼能興陽。茯苓神健脾益智。并通心氣。小茴開胃理氣。散下焦寒濕。天冬益腎潤肺。能開轉閉藏。柏子仁養肝血而和脾。巴戟天強陰精而益腎。牛膝則平肝強腎而下達。計上九味。補腎之味爲多。而攻實破滯之味。則不與焉。此峻補腎家之方。而不碍脾臟者也。

辛甘化風調理法

第五案。病減六七。惟納食不易運化。飲食不易下趨。口中味淡。時或作酸。大便燥艱。乃脾陽不振。腎陰未復。故潤劑之中。佐以辛香。有合經旨。辛甘化風之意。

柏仁 小茴 菘蓉 車前 茯苓 牛膝 歸身 桂心

(疏) 大病之後。必以飲食爲先。方能漸漸復原。而飲食之能消化與否。則在脾胃之旺與不旺。故在病後而飲食不易消化。亦意中事也。苟遇是症。不可一味蠻補。當辨其虛中之

實實中之虛。以爲進退。案中云病減六七。則其病尙未大愈。脾不能運於中宮。此爲必然之事。至飲食不易下趨。口中味淡。時或作酸。則由胃中枯槁。津液不足。而肝木肆橫也。故病愈六七。而食不運化。是謂實中之虛。胃中枯槁。肝木肆橫。是謂虛中有實。然推究其原。則由腎陰之未復也。觀案末云。潤劑之中。佐以辛香。有合經旨。辛甘化風之說。則可以知其擬方時之匠心獨運矣。

(證) 柏子仁養肝養血。又養心氣以和脾。小茴香開胃理氣。又散風以祛濕。肉蓯蓉專補腎陰。車前子專化肝熱。茯苓理濕導滯。牛膝下達通利。歸身養血。桂心入心。所謂潤者。柏子仁肉蓯蓉歸身三味是也。亦卽所謂甘也。所謂辛者。小茴香歸身桂心等是也。亦卽所謂佐以辛香之意也。補腎而無濕土之憂。補火而無涸水之弊。此所以能化風也。

潤燥通幽調理法

第六案。脈神俱安。大便艱澀不爽。臍間隱隱作痛。高年腎陰暗虧。血液不能灌溉四旁。腸中枯燥。更衣頗覺費力。擬進通幽法以潤之。

歸鬚 紅花 郁李仁 柏子仁 麻仁 生地 升麻

(疏)調理最爲難治。蓋一方之中。每多不能顧及也。上方因脾陽之不振。腎陰未復。故君以滋潤之品。佐以辛香之味。扶脾潤腎。其法至善。今案中云。脈神俱安。則此方得效。已可概見。而此時病人之所患者。僅在大便艱澀不爽。臍間隱隱作痛而已。當臍屬腎。則腎陰之虧。更可由此證明矣。故先生更不作別治。而用通幽之法也。

(證)當歸爲養血滑腸之品。鬚更能破血下流。紅花治血熱血燥之藥。少用能生血下行。郁李仁滑能去着。柏子仁清肅下行。大麻仁潤燥通腸。生地黃流通滑利。此六味均屬益脾養腎。通幽潤滑之品。而其方中之最妙者。則莫如升麻一味。因其質體空通。對於人身之清氣。升轉尤捷。清氣一升。濁陰自降。而此六味滋潤下行之品。得此一轉。則無阻滯隔闕之弊矣。東垣先生用之於補中益氣方中。恐但補其氣而清氣不升也。先生師其意。而用之於潤燥方中。恐濁陰一降。而清氣亦與之俱降也。其用意深矣。

溫填通陽上下兩顧調理法

弊

第七案。兩日連次更衣。臍間疼痛已至。胸膈之間。略覺不和。則知病纏日久。不獨血液受虧。氣分亦爲之不振。擬溫填藥。餌佐以通陽。庶幾中下兩顧。

菝蓉 塊苓 杞子 小茴 柏仁 牛膝 人參 巴戟

(疏)第一、二、三、四方。已說明於前。至第五方。則注重脾胃。蓋先後兩天。爲人生之本也。第六方。則因地道難通。故用下行之法。然通幽一方。於通利之中。仍寓有補益及救逆之意。至第七方。則更衣已便。臍痛亦止。乃綜上六方而並用之。於是其法始全。而調理之道。亦盡善矣。合觀此數案。細心攷察。則可以知其對病用藥進退之妙法。

(證)肉菝蓉補精血。又補腎陰。枸杞子養肝腎。又助腎陽。柏子寧心。小茴開胃。人參補氣。巴戟強陰。茯苓理濕開胃。牛膝下達通利。藥雖八味。已面面俱到矣。故案中所云溫填者。菝蓉與巴戟是也。而不失其流利之氣。所云通陽者。枸杞與小茴是也。而不失其助陰之力。所謂上下兼顧者。柏仁清肅於上。牛膝堅強於下。茯苓有上下交和之妙用。而人身之精氣神。亦可隨之而流轉於無窮矣。要其此方之歸。則滋填腎陰四字盡之。卽峻補先天

之道也。

濕熱大病之無上妙治法

雨濕地蒸。潮穢經旬。人在氣交之中。口鼻吸受。從上內侵。頭脹腕悶。肉刺痛。蓋肺位最高。其氣主周身貫串。既被濕阻。氣不運通。濕甚生熱。汗出熱緩。少間再熱。凡風寒得汗解。濕邪不從汗解耳。仲景云。濕家不可發汗。汗之則瘥。謂濕本陰晦之邪。其傷必先及陽。故汗下清熱消導。與濕邪不相干涉也。濕也熱也。皆氣也。能蒙蔽周身之氣。原無形質可攻。由上焦不爲清理。漫延中下二焦。非比傷寒六經。自表傳裏相同。河間暢發此義。專以三焦宣通爲法。明張司農亦以苦辛寒主治。總以氣分流利爲主。氣通則濕解矣。今兩旬不愈。入暮昏厥。厥者逆亂之稱。以邪深入至陰之中。熱蒸上冒。致神明爲邪所蒙蔽矣。初濕邪下注。而大便爲滯。今則氣窒結閉。而大便不通。古稱熱深厥深。又云厥少熱多。則病退。厥多熱少。則病進。凡厥多隸厥陰也。

掘地坎三五尺。全無瓦礫。方是真土。入新汲井水。用木棍淘二三百下。取泥漿水。澄清二

蓋另以藁豆皮。野赤豆皮。馬料豆皮。各五錢。入地漿水中煎湯一茶杯許。候溫入珍珠細粉約七八分。冰片半厘。勻三次服。

（疏）觀於此案。則治濕熱無餘蘊矣。首段云。雨濕地蒸。潮穢經旬者。言天時之不正也。人在氣交之中。口鼻吸受。從上內侵者。言人受病之原也。頭脹腕悶。肉刺痛者。言病來時之情形也。雖寥寥數語。然已將濕熱病之大綱提清。而可瞭然於口鼻吸受之與外感之異治矣。至肺位最高。至少間再熱一節。實從仲景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悟出。蓋所謂身上疼痛者。即周身氣不貫串也。所謂喘與鼻塞者。即氣不通連也。所謂發熱者。即濕甚生熱也。所謂煩者。即汗出緩少間再熱也。仲景不言肺。而此言肺者。因肺主氣。而又位于最高。口鼻之吸入者。必先中太陰也。此先生獨具隻眼之處。而開後學無窮之利者也。至其下至總以氣分流通一節。盡屬闡發是症之治法。由之。則濕熱大症。可迎刃而解。不由之。則病必至邪蒙清竅。而不可收拾。此等案直是一篇濕熱大文。而為後學所當深思玩索。日讀不厭者也。

（證）地漿水瀉熱解毒。藁豆皮舒氣消濕。野赤豆皮清熱和血。馬料豆皮利濕除風。眞珠鎮心安神。冰片散氣開竅。方藥看似輕微。而一入地漿。則收效甚宏。惟取地漿之法。必須掘坎至深。見純黃色者。方能免去雜氣。否則非徒無益。而有害也。至藁豆皮。赤豆皮。馬料豆皮。遇有濕毒鬱熱。留於皮膚之間。而不散者。均可用此見效。正不必以至寶丹。蘇合丸等藥之貴重者。方可謂爲對證也。

濕結氣分治法

再論暑濕客氣。由上受以行中道。未按經法。致三焦否塞。逆亂爲厥。厥屬邪深在陰。故取地漿重陰之氣。珠潛水底。寒少佐冰片辛熱。能開熱痺。直走至陰。以冀厥止。究竟暑濕熱氣。乃無質之邪。瀰漫胸臆。如烟霧繚繞。諸宗氣營氣。無以展舒。焉有知味知飢。彼攻消峻剋。能滌有質之邪滯。非濕結氣分之治也。昔軒岐云。從上病者。治其上。且上焦如霧。藉輕揚。可以去實。半月不更衣。斷勿攻下。皆氣窒使然。

川貝 米仁 兜鈴 白蔻 連翹 射干 通草

內

（疏）雨濕地蒸之氣。必爲暑濕客氣。而暑濕與濕熱。特病名輕重之異。實無所分別也。其中人也。大異於傷寒之由表傳裏。有閉塞三焦。直入三陰之患。故治之頗爲不易。今案中首則論其病之來原。而次則論其方藥之效用。直走至陰。以祛濕喝。眞所謂義理詳明。無微不至。至究竟以下一段文字。乃論暑濕結于氣分之理。及暑濕結于氣分之治法也。末段云半月不更衣。斷勿攻下。皆氣窒使然句。最宜熟玩。蓋不大便至半月之久。而尙忌攻下者。恐下之而額上汗出。微喘。小便不利。不可救藥也。先生表揚仲景之理。每多於案中論及。若此等處是矣。

（證）川貝母消燥痰。薏苡仁清濕熱。兜鈴清肺。白蔻舒滯。連翹解熱散氣。通行十二經。射干味苦性寒。能治實火閉。通草則通竅退熱。爲濕家之要藥。此方散無質之濕結。開瀰漫于胸臆之肺熱。使大氣貫串周身。所謂氣分以流利爲主。氣通則濕自能解也。

一虛一實偏治法

潘毓翁。中年衝氣。痰升喘急。隨發隨止。從肝腎本病治。固是地黃飲子。用意在濁藥輕投。

勿以味厚凝滯痰氣。但以質能引導至下。攣飲爲丸。純是濁藥。柔溫若歸脾湯。甘溫守中。養脾之營。更與痰飲衝逆相背。自七月間反覆。必有暑濕客氣。從呼吸而受。據述肌膚間發丹疹。浮腫甚速。腠膜映紅。若但內症。未必有此。思夏秋口鼻受氣。上焦先傷。與肝腎本病兩途。上焦失解。理必延漫中下。而三焦皆爲病藪矣。此脹在乎脈絡。不在腑腸。水穀無礙者緣此。况久病大虛。溫補不受。必當推其至理。伏邪引動宿病。仲景論必先理其邪。且口渴便實。豈溫熱相宜。自言懷抱鬱結。相火內寄肝膽。如莖腫囊縱。濕壅水漬。勉以三焦氣分宣通方。仿古二虛一實。偏治其實。開其一面也。

飛滑石

杏仁

茯苓皮

厚樸

猪苓

通草

白薏仁

(疏)病之夾雜者。施治時每多顧忌。故用藥實難。若此等症。以老病言。則衝氣喘急爲重。而衝氣喘急。則爲肝腎本病。是當用地黃飲子。此方爲河間所立。治舌瘡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謂少陰氣厥不至。急當溫之。名曰辨證。凡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虛。此治火虛之劑。其藥則用。

熟地 巴戟去心 山茱萸 肉蓯蓉酒浸 附子 石斛 五味

茯苓 石菖蒲 麥門冬 遠志 官桂

右等分。每服五錢。入薄荷少許。薑棗煎服。熟地、巴戟、山萸、蓯蓉均為重濁之品。多投又非所宜。至歸脾湯為東垣所立。治思慮傷脾。不能攝血。致血妄行。或健忘怔忡。驚悸盜汗。嗜臥少食。或大便不調。心脾疼痛。瘡痢鬱結。或因病用藥失宜。尅伐傷脾。以致變證者。最宜用之。

人參 二錢 黃耆 二錢 白朮 二錢 茯苓 二錢 棗仁 二錢 遠志 二錢 當歸 一錢

木香 五分 炙甘草 五分

水二鍾。加圓眼肉七枚。煎七分。食遠服。攷人參、黃耆、棗仁、遠志等藥。酸收升氣之品。與痰飲衝逆相背。不可輕投。然久病之軀。又具此肝腎本病之現象。斷無有不採古方。以為嘗試者。而服此等藥。則在內傷者當愈。今則非但不愈。且更屢見反覆不寧之象。則必另有他故矣。故自必有暑濕客邪以下。皆推究是病原理之文。平心靜氣。細細斟酌。使後人知

痛

臨診之時。當證內證外。顧此顧彼。辨別感受之異。區分虛實之原。使病情盡顯。然後能藥無虛發也。讀此等案。掩方細思。確實無從下筆。既讀其案。又閱其方。則所謂三焦氣分宣通。開其一面之法。真心靈手敏。而非後人所能夢見者也。

(證)滑石味辛氣涼。爲理暑濕之要藥。杏仁味苦性溫。爲下逆氣之妙品。苓皮行水消痰。厚朴消濕和胃。利膀胱水道。非猪苓不可。下三焦濕熱。非通草不能。至白蔻仁則專舒濕困脾陽。此方之妙處。全在蔻仁一味。蓋脾陽舒則濕痰自化。痰化脾舒則肺氣自能下行。再加杏仁以佐之。則痰升喘急。安有不平者哉。用滑石以清暑濕。用茯苓皮以消丹疹浮腫。用厚朴以和中宮。用猪苓以開下焦。用通草以消其上中下三焦之濕。病甚夾雜不清。而方極輕清靈活。三焦之氣宣通。而肝腎之本病。亦可不發。則所謂二虛一實偏治之法。卽不顧肝腎。而專開一實之濕結。乃先生所着案中之眼。亦爲是病諸恙之綱領也。

冬溫病治法

積勞。伏熱。值初冬溫煖。天地氣不收降。伏邪因之而發。是爲冬溫。實非暴感。表散無謂。其

痰喘氣促。左脇刺痛。係身中左升不已。右降失職。高年五液已衰。炎上之威莫制。脈現左細右搏。尤屬陰氣先傷。煩勞兼以嗔怒。亦主七情動陽。從來內傷兼症。不與外感同法。苦辛劫燥胃津。陰液日就枯槁。故仲景凡於老人虛體。必以甘藥調之。夫喘咳之來。固是肺熱。以診脈面色論之。爲下虛正氣不主。攝納腎病無疑。卽初起熱利。亦是陰不固。擬用復脈湯。

炙甘草

炙生地

炒麥冬

生白芍

麻仁

蔗漿

(疏)內傷外感。迥不同法。此盡人皆知也。內傷外感。同時並發。則內傷重者。先治內傷。外感重者。先治外感。此又盡人皆知也。若內傷而病傷寒。內傷而病春溫。內傷而病濕熱。內傷而病秋燥。內傷而病冬溫。此感受天地不正之氣。引動伏邪而病。其病之來原。雖由外氣之感觸。而治法之着眼。當更以內傷爲重。此先生立案以示後學之意也。故案中開首所云積勞伏熱。卽是病之本。爲一案之提綱。而值初冬溫煖。至表散無謂一節。乃提清是病之來原。及前醫之悞治也。其痰喘氣促。至右降失職一節。明是症之肝肺不和。病不由

於不正之氣。而更足以證內傷爲重也。至高年五液已衰。炎上之威莫制。此則年令又屬內傷之候。加以積勞。安有不精力交瘁者哉。更以脉之細搏。體之煩勞。性之嗔怒。在在均足證明內傷爲重。兼證爲輕。然而淺學薄識者流。每謂去病宜先除惡務盡。見痰喘氣急也。乃用苦降。見臨痛不已也。乃用辛散。苦降則泄熱而劫胃津。辛散則發汗而燦陰液。病本不去。而人體則更困矣。先生乃師仲景之意。調以甘藥。卽有他病。均歸納於內傷之中。而以生津消熱之復脉湯爲治。此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法也。

(證) 仲景復脉湯卽炙甘草湯 炙甘草 桂枝 麥門冬 麻仁 人參

阿膠 生地黃 大棗 生薑 清酒

此方中不用桂枝者。因其熱也。不用生薑者。因其散也。不用清酒者。不必上行也。不用人參者。以其升補也。先生此方。乃以炙生地補血者爲君。炙甘草和營者爲臣。麥冬之通脉爲佐。麻仁之潤下爲使。加生白芍。所以除燦陰之害。加蔗漿。所以和劫津之弊。峻補真陰。以消淫熱。此方真慈航之甘露也。查仲景所立一百十三方中。獨此方用生地麥冬。詢陽

亢陰竭之妙藥也。而後世之滋陰一法。實復脉開其端。

冬溫病鹹降理逆法

溫邪兼勞倦。從內傷治。已獲小效。獨左脇痛難轉側。咳嗽氣觸。必加閃痛。想因平素操持。肝陽易熾。營陰暗耗。內經以肝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故身中左升之氣。屬肝主之。右降之氣。屬肺主之。今面微赤而咳頻。前此上焦畏熱煩躁。其左升之令不已。右降之氣失司。已經洞悉。經以左右爲陰陽之道路。升降周行。一日夜行五十度。平日交會於氣口。旣爲拂熱情志。而裏氣鬱遏。冷熱外加。營衛因之窒阻。此陰陽道路流行。或遲或速。無平日清明之氣。是以發散消導。清火利痰之品。味於身中。轉旋有若天地。再論平昔。精力頗健。今已大年。下焦先虛。夫下虛者上必實。眩暈神昏。自利可見矣。以冬令藏聚返根之候。見症若是。爲忽然中厥。亦屬常有。此投藥之難。自宜瞻前顧後。議用錢氏地黃湯意。栽培三陰。臟陰。疏其三陽。腑陽。俾臟主藏。府主通。佐以鹹降理逆。穀味有加。再爲進商可也。

熟地

白芍

山藥

澤瀉

丹皮

茯苓

牡蠣

阿膠

逆

(疏)此案首端。雖不書明又方。然案中云。溫邪兼勞倦。從內傷治。已獲小效。獨左脇痛難轉側等語。則必爲上案之續治無疑。其所謂小效者。溫熱之邪。得甘潤之品而已退也。脇痛而至轉側咳嗽必閃痛。則病反加劇。良由滋陰之品。易滯其氣。且伏熱雖除。積勞未復。久病之體。肝陽易升所致。然不推究其理。恐難以昭示後學。故自相因平素操持以下。至交會於氣口一節。乃說明左升右降之原。而下文所謂拂逆鬱遏。外加窒阻等語。至無平旦清明之氣一節。乃說明脇痛頻咳之因。是以以下至轉旋有若天地數語。言醫家治法各異。味於升降之理。而用藥相懸霄壤。以身試藥。此病所以愈治愈壞也。再論以下一段文字。乃深究脇痛咳頻外新加之病狀原因。然在庸腐之輩。一見眩暈神昏自利等症。必有悞認爲濁邪蒙閉清竅。而議進至寶丹清心丸等品者。此先生所以有忽然中厥。亦屬常有。此投藥之難之語也。瞻前顧後。而議用地黃湯。則仍以內傷爲重。而餘症爲輕。滋肝腎。而佐以鹹降理逆之法。不治其標。專治其本之意也。

(證)熟地滋陰補腎。生血生精。爲此方之君藥。山茱味酸而溫。易助肝熱。故以白芍之味

酸性寒。養血降火者易之。山藥清肺脾虛熱。補脾固腎。澤瀉瀉膀胱水邪。聰耳明目。丹皮瀉君相之伏火。涼血退蒸。茯苓瀉脾中之濕熱。通腎交心。牡蠣鹹降鎮定。能消痰結。阿膠養肝清肺。能滋腎陰。此方之妙。真如汪訥菴所云。六經備治。而功專腎肝。寒燥不偏。而補益氣血。內傷之病。以此爲治。其功不可殫述也。

養胃供肺法

汪裕。當喉癢。噲甚。形寒忽熱。今早便溏。臥醒咽乾。不爲口渴。議養胃陰。以供肺。

扁豆

北沙參

南棗

元米湯煎

(疏)喉爲吸咽之門。乃肺胃之路。此臟腑不病。則喉亦斷不病也。攷癢之義。同痒。又同養。膚欲搔也。又釋名曰。癢。揚也。其氣在皮中。欲得發揚。使人搔發之。而揚出也。則癢爲氣鬱。不宜之現象。噲者。喉中鼓氣以出。使氣之鬱者宣。猶膚痒搔之之意也。則噲之甚者。乃癢之甚。癢之甚。則爲氣鬱之甚也。明矣。然肺爲華蓋。氣之所聚。胃爲後天之母。氣血之原。故胃氣不升。肺氣不鬱。肺不鬱氣。則喉癢不甚。而噲亦不甚。是喉之病。由於肺。而金不撞則

不鳴。是肺之病。由於胃也。又明矣。肺主皮毛。肺不宣。則形寒。胃主肌肉。胃氣升。則忽熱。便溼者。肺與大腸相爲表裏。病肺而大腸之化物亦失職也。咽乾者。肺胃有熱。不渴者。熱之虛。非熱之實也。胃爲陽腑。得陰始安。故立方以養胃陰爲主。亦補土生金之法也。
(證)扁豆、健脾和胃。又能解熱。沙參補陰清肺。專醫久嗽。南棗味甘。胃家正果。元米質糯。又益胃陰。方雖四味。收效甚宏。不特此等症投之。立見效驗。卽久咳原虛。肝陽獨旺者。投之。亦可見效也。總之陰柔之藥。易滋流弊。而穀果之品。爲害較少。先生用藥。每多用常嗜之物。無矜奇立異之處。人每目先生爲無學而藏拙。而我則謂其心機靈巧之至也。

失血勞傷法

秋暑失血。初春再發。脈右大。頗能納食。金匱云。男子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要知脈大爲勞。是煩勞傷氣。脈虛爲勞。是情欲致損。大旨病根驅盡。安靜一年可愈。

炙綿芪

北沙參

炙草

白朮

苡仁

南棗

(疏)秋暑失血。是由於熱傷肺絡。初春再發。血因春升之氣而妄升也。以此兩句而論。每

易悞作實症。而用十灰散等劫奪之劑。今乃於再發之下。忽接脉右大。頗能納食七字。於是以脉合症。以症尋脉。攷之金匱。究其病原。則爲煩勞傷氣無疑。夫勞傷其氣。而又加以失血。陰陽兩傷。在證爲不治。其所以能安靜一年可愈者。蓋頗能納食。脾胃未傷。後天之母。尚能轉生先天之氣也。

又脉大爲勞。是煩勞傷氣。脉虛爲勞。是情欲致損。此四句。能直抉出金匱之理。真不易之言。而學者所當深識者也。

(證)灸黃芪補中益氣。北沙參專清肺熱。炙草補三焦元氣。白芨補肺損而降火。苡仁清熱益氣。調理中宮。南棗補中益氣。調和氣血。此方奇在用黃芪一味。當春升之時。血溢之候。用此升提之品。不虞氣升血脫之患乎。然血隨氣行。氣旺則血自歸經。况勞傷其氣者。其氣必虧。益其氣以清其火。則自能氣順血平也。一失血症而方中無一味血藥。此豈他人所能。

四日瘧疾調治法

寒熱而嘔。罷則汗出。四日一發。牝瘧也。瘧論云。邪氣客於六腑。而有時與衛氣相失。不能相得。故休四五日。或數日乃作也。合脈沉弦遲。發必大吐大汗。陽氣與中氣乏竭。應扶陽補中。以固元氣。

製川附

人參

炮薑

炒白芍

草薹仁

牡蠣

炙甘草

加大棗一枚

(疏)瘧之名不一。而其治法亦不一。今案首云。寒熱而嘔。則有寒有熱。其邪尚在少陽。至嘔亦為半表半裏症。所以然者。邪氣入裏。正氣上沖。邪正分爭。嘔乃作焉。嘔罷則汗者。正勝而邪退。此瘧家之常態。而其最足注意也。則在四日一發。其期愈遠。其病愈深。先生之指為牝瘧者在此。所引瘧論之言。即釋此日遠之因也。再以脈象證之。則沉弦而遲。弦為瘧脈。沉而弦。則瘧病深矣。遲屬虛寒。沉而遲。則裏陽虛也。再加以發作時之大吐大下。則中宮之陽氣。安得不乏竭耶。

(證)附子宣陽氣而升邪鬱。為回陽救逆第一品。人參補原氣而瀉虛火。為生津止渴第

一藥。炮薑助附子而逐寒邪。白芍佐人參而收虛汗。草菓祛瘴癘而截寒瘧。牡蠣瀉精氣而截溫瘧。炙草調和中宮。大棗通行經絡。攷此方之義。附子炮薑以扶其陽。人參炙草大棗以補其中。白芍牡蠣以固原氣。蓋所以止大吐大汗。而收散失之元陽也。

消中證治法

善食而饑。經痺成消中。膏粱蘊熱過也。禁芳艸藥石。藥石發癩。芳草發狂耳。自應清胃淡薄蔬食。庶可獲愈。

萋皮

枳殼

川連

鬱金

金石斛

連翹

焦神糲

(疏)善食而饑。則中宮之火已熾。經歷也。痺黃病也。消中者能食而瘦也。病既由痺黃而來。則爲膏粱之變。濕熱蘊蒸無疑。而濕濁蘊蒸之病。易用開泄重墜之藥。故先生特提出禁忌。意謂是症也。由脾熱而來。芳香之品。易生脾氣。得之則饑愈甚而發狂矣。是症也。由腎虛而致。藥石之品。性極慄悍。得之熱愈熾而發癩矣。此兩句乃消中病禁忌之真諦。而爲後學所當切記者也。

(證) 萋皮清肺火。枳殼化痰積。川連降中焦之火。鬱金開肝家之結。石斛養胃陰。連翹降濕火。神耑理氣化痰。以安其中。此方所用之藥。雖非大寒大涼之品。而清潤苦降。開結消痰。無開泄重墜之虞。有清胃化火之力。詢膏粱蘊熱對症之藥也。

葉案疏證上冊終

葉案疏證下冊目錄

陽明中暍治法……………一

伏邪犯胃間瘧治法……………一

下原虛冷疝證治法……………二

肝腎陰氣不足咳喘治法……………三

督任失固通塞治法……………三

精血內空陰火燔熾治法……………四

清濁相干頭痛治法……………五

頭痛終年不愈治法……………六

似痺非痺治法……………七

熱勝風生治法……………八

陽衰濕痺治法……………九

奇經濕痺治法……………九

眞陽失蟄麻痺治法……………一〇

鎖逆瀉心治三日瘧法……………一一

翻胃病補中納下治法……………一二

達肺疏肝法……………一二

陰莖作痛宗筋失潤治法……………一三

益肝利脾治瀉血法……………一四

內傷發黃治法……………一五

肝風發厥治法……………一六

怒勞陽升暴厥治法	一七
腫脹通利治法	一八
痺癰治法	一九
肺痿欬嗽治法	一九
腎病咳嗽治法	二〇
陰火內燔咳嗽治法	二〇
感受溫疹治法	二一
暑熱傷陰失血治法	二二
肝腎兩虛失血治法	二二
逆氣絡傷失血治法	二三
經漏胎走陰虛生熱治法	二四
寢聚漏經治法	二五

產損羸勞治法	二五
產後寢聚治法	二六
下虛不納欬吐治法	二七
氣病治血法	二七
火鬱成淋治法	二八
產後乾咳治法	二九
產後虛癰治法	二九
產後內風燔燎治法	三〇
產後臑脹治法	三一
產後腫脹攻補並用法	三一
通腑潤燥治法	三一
蓄血悞治變症治法	三三

三陰癘養陰逐邪兩治法	二四
濕溫遊行三焦治法	二五
風根症治法	二六
陰陽交症治法	二六
關格病治法	二七
峻補元海治淋法	二八

葉案疏證下冊目錄完

葉案疏證

一一

求恆室醫學叢書

葉案疏證

李啓賢編次評論
三男應昌校字

陽明中喝治法

脈洪。大煩渴。汗出。陽明中喝的係白虎湯候也。

石膏

甘草

麥冬

知母

粳米

(疏)承氣湯治胃家有形之熱結。故重在直行下泄。白虎湯治胃家無形之熱結。故重在清肅氣分。此二方也。均胃家救逆之良方也。然用之一不審慎。則其害亦未可言。是故發熱無汗。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血虛身熱。脾虛發熱者。不可與白虎湯。卽面赤煩躁。脈大而虛者。爲陰盛格陽。更不可與白虎湯。必如案中所云。脈洪大煩渴。大汗出。方是白虎的症。余之所以取此方者。因其案只寥寥數語。而竟能將白虎證治。包括靡遺也。

(證)石膏性寒味甘。寒能勝熱。味甘歸脾。知母氣寒味辛。氣寒主降。味辛能潤。此爲土中

瀉火之上劑。然苦寒之品。恐其傷胃也。乃以甘草之甘緩。以緩寒藥之寒。再以粳米之甘。培形氣而生津血。奠安中宮。不致有傷脾損胃之慮矣。此方也。真治噎之良方也。

伏邪犯胃間瘧治法

邪深伏肝。三日乃發間瘧。至必腰腹中痛。氣升即嘔。所伏之邪。必在肝絡。動則犯胃。故嘔逆。煩渴。肝乃木。火內寄之臟。胃屬陽土。宜涼久聚。變熱與初起溫散不同。邪久不祛。必結瘕形瘧母。

生鼈甲

生桃仁

知母

滑石

醋炒半夏

草薹仁

（疏）經曰。夏傷於暑。秋成痲瘧。所以名爲痲瘧者。因其戰寒壯熱。發作暴酷。故以名之也。然是病也。雖曰夏傷於暑。未有不從外感四氣。內傷七情而來者。故瘧之名稱甚多。而以三日一發者。爲邪重伏深。最爲難治。甚有延至數年。而尙不能治愈者。故醫家對於此等病。當攷其病之本根。隨症加減。方可一藥而愈。今瘧發時。腰腹中痛。腰爲腎腑。所以痛者。水不涵木。升降失宜也。腹痛則爲脾家受病。脾病者肝必旺。而氣升即嘔。又爲肝火犯胃。

之鐵證。則其病原必在肝家無疑。故先生於案首卽云。邪深伏肝。三日乃發間瘧。將病之來原。完全揭出。至所伏之邪以下一節。乃說明肝邪犯胃之故。而肝胃不和之病。則又示人以新久異治之點。先生每於無意中以金鍼度人。此則後學所當潛思玩索者也。至邪久不祛。必結瘕形瘕母。則指邪深伏肝而言。并示人以若或誤治。必有後患也。

(證)生鼈甲味鹹性寒。治厥陰血分積熱。往來寒熱。溫瘧瘕母。生桃仁味苦性溫。有生血去瘀之功。止欬化痰。散邪發汗。知母清熱降火。滑石清火化痰。半夏化痰。醋炒則入肝。草菓截瘕。用仁則更烈。故此六味。均屬逐邪化痰去熱之品。竟不一用補正之藥者。蓋邪去則正自復。卽非新病。亦不必雙方兼顧。致藥力不專也。

下原虛冷疝證治法

高年疝症。是下元虛氣冷凝。結聚攻墜。乃沉痼之疾。藥難取效。煖氣助陽鼓動。俾陰邪濁氣稍解。不過暫時小安耳。病在肝腎道路。紆遠藥必從咽入胃。由胃入腸。始達病所。而上中無病之處。必受疝藥攻剋之累。倘胃減防食。何以救療。夫陰濁盤踞成形。例取純陽。

氣雄之藥。昔胡大封翁高年宿疝。用十全大補不效。喻氏駁其半陰半陽非法。議以薑附爲丸。參苓爲衣。喉間知有參苓。過胃始露。猛烈之威。靈恪攻病。所此議甚正。

生炮附子

淡乾薑

大茴香炒

研爲細末。真水安息香三錢。搗爲小丸。

以人參末不拘多少爲衣。早服二錢。少少進湯送下。

(疏)疝之種類甚多。然究其本。不外於濕熱痰瘀。乘虛下流。又爲外寒所束。故經脉收引。相搏而痛。此疝病之大凡也。今是人年高疝發。顯係下元虛冷。煖藥取陽。確爲治是症正法。而所以只能暫時小安。不能除根者。實緣猛烈之品。多投有弊耳。故案中病在肝腎。至何以救療一節。眞名言至理。蓋不論治何種病。攻非所當攻。實爲大忌。而後天氣血化原之胃。確不能使其受損也。至陰濁盤據成形。以純陽氣雄之品。使其直搗病巢。掃除陰翳。而以參苓爲衣。固其胃氣。俾上中二焦。一無流弊。則喻氏此項治法。實開後學治上焦無病下焦有病之極妙法門。我輩觀此方案。亦可以觸類引伸矣。

(證)附子生泡。補火逐寒而不守。乾薑泡製。溫中散寒而不走。此二味並用。乃回復原陽。

列

之妙品。亦爲下原虛冷沉痼之要藥。而攷是病之根。實居肝腎者多。只用溫通之品。不用引經之藥。則附子乾薑之力。不能直達病所。故復用能散厥陰經絡陰邪之大茴香。以爲引路。而又用水安息之香竄。以上通心經。下通腎氣。挾附子乾薑之力。以逐沉寒痼冷。則安能再留於內哉。惟走竄之品。氣虛者忌。故又以人參末爲衣。以補其氣。并使胃家不受燥裂之害。而得輔正之功。製方之妙。眞神乎其技矣。

肝腎陰氣不足咳噎治法

欬噎頻多。必嘔吐涎沫。明理者當知。欬噎自衝脈氣冲。不司收攝。爲肝腎陰氣不足。咽喉久痛者。緣少陰厥陰脈循喉。陽氣刻刻擾動無制。多屬陰虧。脈形細動。不受溫補。肺藥久進。必傷胃口。

熟地炭 女貞子 湘蓮肉 茯苓 芡實 川石斛 炒山藥

(疏)內經云。五臟六腑。皆令人欬。不獨肺也。則欬之原因。各不相同。而治法之未可一概論。已可知矣。至世人以欬噎爲肺家病者。蓋肺主氣。聲從此出。凡臟腑之濁液。均須借其

出路。以爲排泄。所以每認欬噎爲手太陰之獨病。然以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言之則咳噎之病。其標在肺。而究其本。則皆生于脾。而聚於胃也。至胃。又爲後天之本。衝脉之原。胃中痰涎壅盛。必致失其生化之力。生化力失。安能輸精于脾。以灌溉五臟。五臟不得灌溉。則陰氣更傷。陰氣傷。則陽氣獨盛。而擾動無制。肺爲五臟之華蓋。首當其衝。而于是咽喉久痛。欬噎頻多矣。先生立此方案。蓋欲使人知治陰虧肺病之證。尙有隔二隔三之妙法。而其脉形細動。不受溫補。肺藥久進。必傷胃口之句。真至理名言也。

蓮
(證)熱地滋陰補腎。製炭則不致粘膩。山藥補脾益氣。妙黃則其力更專。女貞子滋陰養血。能補下焦。湘連肉健脾益氣。又寬中部。茯苓理濕。芡實固腎。石斛川產者良。能療腎家之虛熱。攷此七味。均屬補陰清滋之品。所謂腎水足。則子不求母。脾土健。則母必顧子。此即隔二隔三之妙法也。子母各能相顧。則陽氣無擾動之慮。胃口無傷損之憂。而涎沫可消。欬噎可止矣。方雖平淡。深可法也。

督任失固通塞治法

脈數多遺。脊痠。腰墜。此督任失固。非通不能入脈。非瀋無以填精。色蒼形瘦。不宜溫補。

熟地

牡蠣

遠志

五花龍骨

五味

茯苓

芡實

山藥

羊腎脊髓

(疏)嘗攷方書遺精之病。其原甚多。見症亦不一。如心病而遺。則本縱不收。肺病而遺。則皮革毛痒。脾病而遺。則色黃肉脫。肝病而遺。則筋痿色青。腎病而遺。則髓枯色黑。至其治法。則理濕清熱。升舉止澁。交其心腎而已。從未有言及奇經者。今先生乃因其脊痠腰墜。多遺之見症。另出手眼。不言心腎之不交。而謂督任之不固。於遺精門中。又添一學理。其益人爲何如。不特此也。夫督任失固。則其用藥當止瀋矣。乃下文又云。非通不能入脈。非瀋無以填精。通瀋並用。則又於遺精治法中。另闢一蹊徑。偉矣哉。先生之益人也。雖然。多遺失固之病。俗手用藥。每易流入溫補。在上文縱有脈數之言。而脈理幽微。正不易識。且其數也。最易認爲虛寒化熱。故先生又恐方案流傳。易滋後人誤會也。於下文又云。色蒼形瘦。不宜溫補。蓋溫補之品。易於燥精壅滯。于是症仍無補耳。

（證）熟地黃味甘而厚。專補腎臟真水。煨牡蠣味鹹微寒。專入腎臟固脫。此二味同用。能益精收瀉。爲遺精之要藥。然心腎不交。雖收瀉無益也。故又用遠志之辛甘。入腎經氣分。以上通于心。肺氣失降。卽益精無用也。故又用五味之酸鹹。收肺氣之散失。使下滋于腎。又恐二味之力。尙未專也。故再用龍骨以閉之。芡實以瀉之。山藥以束之。面面顧到。填精之法。可謂盡善盡美矣。而任督不通。腎關必不固。雖填足腎精。必有壅決之虞。故又用羊脊髓滑利經脉。羊腰子利督強陽。血屬有情物品。引入任督經脉。使之周流無碍。又以茯苓之淡滲。滲之。俾經脉之間無所不通。則氣血周流。精髓充滿。任督固而遺精自愈矣。先生所云。非瀉何以填精。非通不能入脉。真治遺精之良法也。

精血內空陰火燔熾治法

程舜文令郎。男子思念未遂。陰火內燔。五液日奪。但孤陽升騰。熏蒸上竅。已失交泰之義。此非外來之症。凡陰精殘。債務在胃。旺納穀生陰。今咽喉耳鼻諸竅。久遭陰火之逼。寒涼清解。僅調六氣中之火。而臟陰真火。乃閃電迅速。莫遏清涼。必不却病。良由精血內空。草

木藥餌不能生精充液耳。

猪脊髓

阿膠

川斛

天冬

生地

疏

(疎)先生對於疑似之病。所立方案。每將病原叙說明白。舉出先時一再誤治之故。然後立定治法。直搗病巢。使後之學者。亦得因此觸類旁通。此先生以金鍼度人。特異之本領。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者也。試以是案言之。案中首云。男子思念未遂。陰火內燔。五液日奪。夫天下思念未遂之事多矣。何遂內燔液奪也。其所以致此者。必也情竇初開。色慾日盛。心中所思。口中所念者。又有不可告人之隱。積久不散。動其情志之火。橫行無制。慾心愈熾。斲喪愈多。于是精髓日枯。五液日奪。陽無陰附。必致飛騰。薰蒸于上。清竅受病。醫者於此等處。極宜注意。故先生特於案中點明已失交泰之義。奈前之治者。不加深察。見年少火盛。病在清竅也。認爲外來之邪。豈知陰火內燔之病。以治外邪之藥治之。必致愈憊。其陰而後之治者。見前醫之不效也。乃又改用寒涼清解。又豈知六氣之火。可抑遏而退。臟真之火。愈遏而愈莫制。而後天納穀生陰之胃。反將因寒涼而更弱。其火愈熾。其陰更

虧。而其病將愈重矣。先生乃于案中一一點出。觀其所用但字。已失字。此非字。務在字。久遭字。僅調字。莫遏字。不言一再誤字。而一再誤治之理。已躍躍紙上。是病之真情。亦於以托出。真畫龍點睛筆也。至良由以下一節。則立定治法之意也。

(證) 猪脊髓。性味甘平。補髓養陰。爲骨蒸勞熱之要藥。眞阿膠。氣平質潤。養血滋水。爲潤燥陰熱之要劑。川石斛。補臟陰而生津。生地黃。育臟陰而生血。四味相合。入臟較易。蓋有情之品。能不損胃氣。生陰更速也。再加天門冬。以清肅肺金。爲化源之自。則臟眞之火。安有不退哉。方雖五味。清靈生動。極可法也。

清濁相干頭痛治法

頭痛累月。陽脉大。陰脉濇。此陰衰於下。陽亢於上。上盛下虛之候也。陽氣居上。體本虛也。而濁氣干之。則實陰氣居下。體本實也。而氣反上逆。則虛頭爲清陽之位。而受濁陰之邪。陰陽混亂。天地否塞。而成病矣。法用六味地黃湯。加青鉛五錢。

六味地黃湯

大熟地

淮山藥

山萸肉

粉丹皮

澤瀉

茯苓

(疏)先生爲當時名醫。身價極高。故抱病者非到極不得已之候。斷不到先生處請教。今是症頭痛已經累月。則醫生必已看過多人。而藥亦必吃過不少矣。乃愈治愈痛。不能停止者。蓋虛實未分。而用藥未盡善也。夫頭爲諸陽之首。非有邪干。斷不作痛。卽或內傷作痛。亦必由外感而來。且時作時止。無延久不愈之理。前之醫者。因此疑點。所以不能斷定。先生乃不從症之現象辨別。而于脉之來勢分清。認爲陰衰於下。陽亢於上。清濁相干。天地否塞之大症。其識力爲何如。至中間論清濁相干一節。說理透出。非深得虛虛實實之理者不能。

(證)六味地黃丸。滋補肝腎。填精益髓。補下虛之要藥也。然陽亢於上之病。投以滋陰之品。苟無重鎮之物以降之。則必致上逆而變生他症。故加入稟北方極陰之氣。專主下降。力能入腎補水之青鉛一味以鎮之。則水歸火伏。亢陽自退。而頭痛自愈矣。

頭痛終年不愈治法

頭痛終年不愈。早則人事明了。自午至亥。神氣昏潰不寧。風火之劑。雜治無功。兩脉俱沉。且滑。此太陰陽明痰厥頭痛也。當用礞石滾痰丸。間服導痰湯。以蕩滌其痰。次以六君子湯。少加秦艽全蠍。調理而安。

（疏）醫學入門云。外感頭痛。如破如裂。無有休歇。內傷頭痛。其勢稍緩。時作時止。又頤生微論曰。六腑清陽之氣。五臟精華之血。皆會于頭。故惟經氣上逆。干犯清道。不得運行。則壅遏而痛。此三者。乃頭痛之大綱。莫能出其範圍者也。然而細考是症之頭痛。竟然奇異之至。蓋以爲外感之邪。則無經年之久。以爲內傷而痛。則無作止之時。以爲經氣上逆。干犯清道。則又斷無有晨則明了。晚卽昏蒙之理。其用藥。又散風清火而無效。依症雜治而無功。則是症不幾何從下手乎。先生乃因其症之難以斷定也。又細察其脉形之若何。以爲確定是病之憑證。于是執定其兩脉之沉且滑。而斷其頭之痛。爲太陰陽明痰厥。所以然者。沉爲陰而滑爲痰。而推其陰分之痰之來源。則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故斷定爲太陰。而考究脾之生痰。其來路則在于胃。肺之貯痰。其去路則在于大腸。此所以又

斷定爲陽明。故其痛也。蓋由于表裏之不通。而經絡之壅遏也。至昏潰不寧之象。亦由陽明痰熱薰蒸而來也。逐其痰。則病可愈矣。雖然。脾易生痰。其本必弱。肺易貯痰。陽必不運。故覆診又用六君子湯。而巔頂之上。非風不到。又加祛風之品。以逐其邪。其心思之細。認病之精。可謂加人一等矣。

礞石滾痰丸方

青礞石

一兩同鐵硝三合入陽城罐
赤石脂封護煨過水飛淨

沉香 另研
一兩

百藥煎 五川
錢

大黃

八兩酒蒸少頃翻過再蒸
少頃即收出不可太過

黃芩 酒炒
八兩

一方無百藥煎研爲細末水泛爲丸如梧桐子大

此爲治老痰之峻劑。用黃芩清胸中無形諸熱。大黃瀉腸胃有質實火。礞石破積。沉香降氣。二黃得此爲使。能迅掃老痰。直攻巢穴。胸中濁垢。自可蕩而不留。百藥煎又能收斂周身頑痰。聚於一處。然後利下。此滾痰之名所由來也。

導痰湯方

半夏

天南星

廣橘紅

麩炒枳實

赤茯苓

炙甘草

生薑

半夏辛溫。能化濕痰。南星性升。能化風痰。橘紅利氣化痰。茯苓滲濕利痰。枳實下氣化痰。生薑散寒豁痰。炙草和中補脾。此方能逐痰而不傷正氣。所以名爲導也。

六君子湯方

人參

白朮

茯苓

甘草

半夏

陳皮

（證）礞石滾痰丸。係逐老痰之峻劑。而導痰湯。實爲化痰之妙品。逐而不導。徒傷正氣。一逐一導。其去更速。然痰去則正必虛。而生痰之脾。貯痰之肺。苟不先固其本。則痰必復生。所以下方又用專補脾肺之六君子湯。以養其陽也。加秦艽者。所以祛絡中之風濕。加全蠍者。所以祛內客之外風。頭痛之因甚奇。而所用之藥亦甚奇也。

似痺非痺治法

周身掣痛。頭不可轉。手不能握。足不能運。兩脈浮虛。浮雖風象。而內虛者。脈亦浮。而無力。以脈參症。當是勞倦傷中。陽明不治之候。陽明者。五臟六腑之海。主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則氣血不榮。十二經絡無所稟受。而不用矣。衛中空虛。營行不利。相搏而痛。有由然也。法當大補陽明氣血。不與風寒濕所致成痺者同治。

人參 黃芪 歸身 甘草 桂枝 秦艽 白朮

(疏)先生對於各種疑難大症。確能破除俗見。獨具隻眼。故其奏效之奇。亦迥異尋常。卽如是症。周身掣痛。頭不可轉。手不能握。足不能運。兩脈浮虛。有此數者現象。不認作痺症治者。必無其人。而先生乃以其脈之浮而無力。視爲勞倦傷中。陽明不治之候。不與風寒濕所致成痺者同治。彼蓋見夫以痺症治者。百藥不效。不得不別尋途徑。於是反覆印證。仔細攷求。脈與病。互相比較。然後知是症之痛。與痺病截然不同。因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之脈。當浮遲浮緩浮滑浮瀼。不當浮而無力也。由此證彼。由彼證此。益恍然于周身掣痛。頭不可轉。手不能握。足不能運之病。爲氣血之不榮。機關之不利。而用藥當大補氣血矣。非獨具隻眼者。安能辨此。至陽明者。以下一節。說理透關。眞百讀不厭之文也。

(證)人參氣味甘平。大補元氣。黃芪補中益氣。生血生肌。歸身養血中守。滋補化源。此三者相合。剛柔相濟。則陰血易生。血附氣行。則脈無不入。再加甘草之和中。白朮之強胃。中和胃強。納食多而氣血更足矣。用桂枝者。逐肌表之風邪而通其經。用秦艽者。逐上下之

風濕而通其絡。方只七味。而能面面顧到。非妙手而能若是乎。

熱勝風生治法

患風三月。周身流走作腫。手不能握。足不能履。診其脉。浮大而數。發熱口乾。此陰虛生內熱。熱勝則風生。况風性善行。火熱得之愈增。其勢傷於筋脉。則縱緩不收。逆於肉理。則攻腫爲楚也。

生地

黃芩

酒炒黃連

紅花

羌活

(疏)上案云。周身掣痛。手不能握。足不能運。兩脉浮虛。今是案云。患風三月。周身流走作腫。手不能握。足不能履。脉浮大而數。攷兩症相異之點。惟周身之痛與腫。脉之虛與數耳。周身痛者。本應作風治。乃因其脉之虛。認爲陽明不榮筋骨之病。今是症周身流走作腫。理應作行痺治。乃又因其脉象之浮大而數。認爲陰虛生內熱。熱勝風生之病。病情之相類者甚多。而用藥之相差者甚遠。脉象之相差者甚微。而治法之相懸者霄壤。先生鑑證。眞辦析毫芒也。此等方案。留示後學。益人非淺。

(證) 生地滋陰涼血。虛而有熱者。用之益宜。黃芩味苦性寒。實火內熾者。用之有效。黃連酒炒。瀉上焦之濕火。紅花辛溫。活全身之血脉。再加羌活者。驅其風。理其濕。并舒其周身之筋骨也。方僅五味。而清虛熱。通血脉。下濕火。活筋骨。無二不顧到。先生用藥。真令人五體投地之至。

陽衰濕痺治法

濕痺。絡脈不通。用滲濕苦溫藥小效。但汗出形寒。泄瀉食減。陽氣大衰。可知難以濕甚。生熱例治。通陽宣行。以冀脈絡流通。

生於朮

茯苓

附子

米仁

金毛狗脊

萆薢

(疏) 溼痺。卽內經所謂着痺是也。用藥以滲溼苦溫之品。確屬合症良法。然而僅能小效者。未克顧到陽氣之衰也。蓋粗工治病。但能看其病之著者。而不攷其病之隱者。蓋彼非不知形寒泄瀉食減之可慮。特以濕之一字。橫於心中。以爲溼爲陰類。阻塞不通。所以形寒。經云。溼勝則濡瀉。是泄瀉更屬溼症。應有之病。至食減一節。溼阻于中。亦屬常有之事。

濕

溼甚則生熱。去其熱與溼。則痺可隨之而解矣。此所以毅然決然。而以滲溼苦溫為治也。其能得一小效也。滲溼與溫之功也。其不能獲奏全功也。苦藥之害也。苦能泄熱。熱去而陽更傷。痺將更甚也。觀案中難以溫。甚生熱例治一句可知矣。先生審證。每於微末之點。尋其端緒。而一切大症。不難迎刃而解。此所以稱為良工歟。

（證）於朮燥溼實脾。能通着痺。茯苓逐痰滲溼。上下咸宜。附子補火通經。無所不至。米仁理脾清肺。并利機關。狗脊去溼強筋。補而能走。葶藶分清降濁。逐水攝精。細按此六味。當以通陽宣行之附子為君。而以健脾強筋之於朮狗脊為臣。葶藶米仁茯苓之理溼分清者為佐使。蓋陽氣充足。則絡脉自通。脾健筋強。則溼邪自退。再加佐使之品。則痺安有着而不動哉。

奇經濕痺治法

長夏溼痺。經脈流行氣鈍。兼以下元脈絡已虛。痿弱不能走趨。脊脊常似痠楚。大便或結或溏。都屬肝腎奇經為病。蓋必佐宣通脈絡為正治法。倘徒呆補。夏季後必滋濕擾。須為

預理。

肉蓯蓉

小茴香

巴戟天

歸身

遠志

鹿角霜

桑椹子

生茅朮

茯苓

熟地薑汁製

另用金毛狗脊三斤煎膏和丸

(疏)長夏濕甚之時。而所患者。又爲着而不行之濕痺。則其痿弱痠楚。大便溏結等證。必當以濕爲主體。而其治法。亦斷不能出理濕通經之外。今先生乃以爲都屬肝腎奇經之病。固何所見而云然耶。不知痺者。閉塞不通之謂。有骨肉血脈筋皮五藏之分。其始病者。痛癢麻木不仁而已。斷不至痿弱不能走趨也。其所以不能走趨者。必藥不對證。遷延日久。致下元絡脈空虛。而病入更深耳。至脊脊爲督脈之道。常似痠楚。則亦有不通之意。病將深入於腎矣。此所以斷爲奇經也。下文倘徒呆補一句。必有所指而言。蓋當時醫者。見理濕之不效。必有專用猛補者。又恐病家亦以歷久必虛。喜用滋補。故又以夏季後必滋濕擾。須爲預理之言。點明病家不可偏執。而使之放心常服也。先生之任心獨詣。可謂至

矣。

(證)肉菴蓉。體潤黑色。能滋腎而助陽。巴戟天。強陰益精。能祛風而除濕。鹿角霜。強筋骨而益腎精。桑椹子。通關節而行津液。小茴香。理氣開胃。引藥下行。生茅朮。發汗強脾。能舒六鬱。遠志。交通心腎。虛而滯者。資其先導。歸身。養血中守。血不足者。藉以生發。茯苓。滲濕熟地。補腎。以上十味。均屬填精益髓。宣通理濕之品。尙未有是症之君藥也。故又以堅腎益血。養氣祛痺之金毛狗脊。以通其絡脉。補而不滯。滋而不膩。以之爲君。而痺症可蠲矣。如此用藥。眞神妙之至也。

眞陽失蟄麻痺治法

脈微而澹。微爲陽氣虛。澹爲陰血傷。去冬已下。肢獨冷。步趨無力。高年內乏藏納之司。入夏身動加喘。肉腠麻痺。若蟲行。此眞陽失蟄。胃陽失護。生生意少。豈攻病藥石所宜。喻嘉言先生所謂大封大固。莫令眞陽泄盡而暴脫。皆爲此也。錄嚴氏三因方。

人參

白朮

附子

(疏)甚矣哉治病之難也。有以證爲重者。有以脉爲重者。要在醫者之學識豐富。經驗充足。眼明心細。辨別隱微。然後能認清病原。藥無虛發耳。讀是案所載病情。若不將脉象揭清。而但以證論。則投藥有霄壤之別。其不悞人性命者幾希。蓋高年肢冷。步趨無力。亦事理之常。而入夏身動加喘。肉腠麻痺若蟲行。依證象論。則尠有不認爲風濕夾痰。瘀滯不行所致者。觀下文豈攻病藥石所宜。句。已可見當時醫者之誤認。而用藥之不合矣。先生乃於衆人所失察之處。抉出脉象之微。瀆斷爲眞陽失蟄。胃陽失護。而用大封大固之品。使不致眞陽泄盡而暴脫。眞可謂眼明心細。辨別隱微矣。噫。審證察脉。豈易言乎哉。甚矣哉治病之難也。

(證)人參性稟中和。大補元氣。白朮健脾強胃。外禦百邪。附子則辛甘大熱。走而不守。合人參。則能納腎家浮動之陽。合白朮。則能宣脾家遏鬱之陽。腎陽納。則元氣旺而陽虛可已。脾家健。則納食旺而陰血自生。陽旺陰生。則諸病自己也。

鎮逆瀉心治三日瘧法

正氣以虛。熱邪陷伏。故間瘧延爲三日。其象爲厥。舌涸。胸痺。噦嘔。恐成翻胃呃逆之症。先以全覆代赭鎮其上逆之氣。以瀉心散其胸中之熱。

人參

川連

白芍

旋覆

代赭

牡蠣

(疏)瘧之爲病也。日發爲輕。間日爲重。至三日瘧。則其病更深。往往有成爲痼疾而莫可挽救者。今是病。已因正氣之虛。熱邪陷伏。則其瘧之重可知。其瘧之久又可知矣。然而細審其證。更不僅此也。其氣上升。已現厥逆之象。則正氣將離矣。舌涸。則津液將亡矣。胸痺。則中氣不通矣。噦嘔。則胃氣將絕矣。種種病形。均已達危險之候。使他醫而遇此等證勢。治其瘧。則愈涸其液。養其胃。則愈痺其胸。顧此失彼。又值病危之候。安有不疑懼交併。茫無頭緒。無所措手哉。先生乃別開妙法。不以瘧疾爲重。而以瀉熱爲先。不以胸痺爲慮。而以鎮逆爲急。所以然者。氣不上逆。則胃納無憂。熱勢既清。則伏邪自退也。

(證)人參甘溫。大補元氣。黃連苦寒。入心瀉火。二者相合。則泄熱而不傷正氣。代赭石質重下沉。旋覆花消痰下氣。能鎮逆而掃除濁滯。牡蠣補水而祛溫瘧。白芍和血而收陰氣。

六者相輔而行。則瘡可止而諸恙可平也。

翻胃病補中納下治法

十九歲。翻胃三月。粒米不存。左脈大空虛。右脈細小虛濇。納食少停。即湧出口。面白神瘁。大便燥結。此陰血枯槁。陽氣鬱結。已成臈症。勉擬補中納下法。

人參

於朮

麥冬

葦莖

牛涎

半夏

益智

茯苓

(疏)王太僕曰。食人反出。是謂無火。張潔古曰。下焦吐者。因於寒。綜上二說而觀。則翻胃之病。必為真火衰微。脾不運化。胃氣損傷所致無疑。故用藥之法。亦每以補火醒脾之味為多。今讀先生是案。乃恍然於治一切病證。萬不能偏守古法。當參症合脈。以脈證症。而後可放胆用藥。不致有悞也。即以此案而論。十九歲適將弱冠之時。正發育強盛。精血充足之候。不應有失精脫營。及痰火等為患也。乃是病竟至納食少停。即湧出口。遵太僕法。以無火治。於證似屬不合。然其來原。則不由外因可知。又攷兩手之脈象。為大虛細濇。此等脈象。又不應得之於成童之年。少壯之候。以內有積寒治。似屬近理。然病非一日。逐寒

之品。想已用過不少矣。於是外觀其形。則面白神瘁。詢其大便。則燥結不行。反覆印證。乃知不食。則陰血不生。陰不能生。則陽安能獨運。陽不運。則氣愈鬱結。氣愈結。則陰愈不生。輾轉相因。則胃愈枯槁。而嘔吐更甚。脾無食運。則不能灌輸津液於五臟六腑。而陰血愈竭。此先生所以云已成隔症也。至所云勉擬者。於無可想法中。求一妙法耳。

(證)人參補元氣。白朮補脾陽。用此二味以補中。益智斂脾腎氣逆。而祛胃冷。茯苓滲脾腎濕熱。而清化源。用此二味以納下。脾喜剛燥。胃喜柔和。故用麥冬以養胃氣。痰阻則逆痰去則安。故用半夏以利樞機。然中補矣。下納矣。樞機又利矣。而又恐其胃家之翻翻不定也。故又用葦莖以清之。牛涎以潤之。立方之法。真可謂盡善盡美矣。

達肺疏肝法

發熱。痰喘。胸中滿。身痛。左邊罌丸。不時逆上。痛不可忍。肝脈弦急。肺脈獨大。此肺肝受邪之故。肝爲木。藏其化風。其生火。風火合邪。旺於木位。則爲熱。爲痛。乘於肺。金則爲痰。爲喘。法宜滋達肺。金兼疏肝木。

蔓仁 紫苑 半麩 川貝 桔梗 枳殼 杏仁 蘇子

柴胡 秦艽

(疏)肝爲木臟。肺爲金臟。邪旺於木。乘於肺金。是以不勝乘所勝。爲逆傳之邪。於法爲難治。先生乃立滋達肺金。兼疏肝木之法治之。可謂逆探病變之情。曲盡用藥之美矣。攷此症之難治者。在罌丸不時上逆。痛不可忍。蓋罌丸居至陰之地。非沉寒痼冷不痛。治當以溫。而發熱身痛。則又似外感。治當以散。痰喘胸中痛。則又似結胸之候。治當以潤降。反覆盤算。均不能中病之的。乃執定脉之弦急獨大。認爲肺肝受邪之故。推衍其理。合以證情。於是立方之大法出焉。然非先生。曷克臻此。

(證)蔓仁滌胸中鬱熱。使痰氣下降。半夏燥濕痰開鬱。製麩則更純。紫苑下氣化痰。貝母豁痰解鬱。桔梗能開提肺氣。而療胸膈刺痛。枳殼可止喘行痰。而除胸痺痞脹。杏子利胸膈氣逆。蘇子降鬱氣寬腸。柴胡條達肝陽。而平肝熱。秦艽疏通肝氣。而熄遊風。攷此方滋達肺家之藥獨多。而疏通肝木之品。只用二味者。因肺氣宣通。則肅殺之令行。而肝木自

戢其威也。

陰莖作痛宗筋失潤治法

陰莖作痛。痛甚而憤。音策耿診兩脈浮虛而濇。浮為氣虛。濇乃精傷。陰陽兩虛。得之憂思勞鬱而傷中也。經云。陽明為氣血之海。主潤宗筋。又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多悒鬱。則氣必傷。又任勞倦。則血必耗。氣血兩傷。宗筋失潤。故令作痛。治以當歸補血湯。加

人參 甘草 秦艽 桂心 紅花 繼用歸脾湯調理

當歸補血湯方 出衛生寶鑑

酒洗當歸三錢 去白蜜酒炒黃耆一兩

方論。當歸補血。黃耆補氣。有形之血。必藉無形之氣而生。故黃耆反倍於當歸。而稱之為補血也。

歸脾湯方

酒洗當歸身錢一 人參錢五分 白茯苓錢五分 炒黃耆錢五分 土炒白朮錢二 龍眼肉八枚 炒研

酸棗仁二錢 青木香五分 炙甘草五分 去心遠志一錢 生薑三片 紅棗二枚

方論。心藏神而生血。脾臟意而統血。思慮太過。則兩臟受傷。而血不歸經。故取參、苓、耆、朮、炙草。甘溫可以補脾。龍眼、棗仁、歸身、遠志、濡潤可以養心。佐以木香者。蓋思慮所傷。三焦氣阻。藉其宣暢。調氣舒脾。則氣利血和。平肝實脾。而血之散於外者。悉歸中州。聽太陰所攝矣。故命之曰歸脾也。

(疏)此奇證也。夫陰莖能伸能縮。宗筋所聚。故除淋濁便毒等症外。鮮有作痛者。今是證乃不由於以上諸證而作痛。且其痛狀。竟上牽於心。則其病必非無因而至。然攷諸內。無濕滯之可言。究其外。又無瘡毒之可按。欲尋其病痛之因。不得不舍證而從脉辨矣。案中自診兩脉以下之文。均為闡發病情而作。引經據典。反覆討論。而斷定為氣血兩傷。宗筋失潤作痛。其病理。其治法。均出於淋濁便毒等病之外。豈非奇證耶。然在今之科學化者。必又以爲玄虛空理。羗無實據。詆爲謬說者。而豈知此等證。當深明先後天氣化之原。脈象幽微之理。方有把握。固非打針消毒。專講病菌學者之所可療也。

葉家疏證
一四
(證)當歸補血。黃耆補氣。方雖兩味。其力甚專。加人參。能回元氣於垂絕之鄉。甘草能緩中氣瀉勞鬱之火。秦艽苦多於辛。能除陽明之風濕。桂心苦辛無毒。能通九竅理勞傷。再加紅花以活周身之血。而氣機更利矣。所以然者。蓋風濕去則燥勢自除。九竅通則悒鬱自解。氣足則陰血自生。血活則宗筋自潤。其病固不難即愈也。然氣虛精傷之體。苟於病愈之後。不知培補其先後天。以固其根本。則不能絕其病源。此所以又用歸脾湯。以大補其心脾也。

益肝利脾治溺血法

患溺血症。已三月矣。前用升補法不應。右脈濇無神。左關獨弦。莖中作痛。下多血塊。形色憔悴。又多噯氣。據脈論症。乃肝脾積熱也。肝熱則陰火不寧。陰血自動。以血爲肝臟所藏。爲三焦之火。又寄養於肝也。故溺血莖中作痛。脾熱則濕氣內壅。而生氣不伸。以脾爲濕土之化。而三焦之氣。又運行於脾也。故時時噯氣。形色憔悴。法當益肝之陰。則火自平。利脾之濕。則氣自和。

生地 白芍 萹藪 丹皮 甘草 車前

繼用逍遙散加車前

逍遙散

柴胡炒七分

蜜水拌蒸白朮一錢

茯苓一錢

當歸一錢

白芍藥酒炒一錢五分

灸甘草六分

薄荷葉五分

煨薑三片

方論。蓋肝為木氣。全賴土以滋培。水以灌溉。若中土虛。則木不升而鬱。陰血少。則肝不滋而枯。方用白朮。茯苓者。助土德以升木也。當歸。芍藥者。益榮血以養肝也。薄荷解熱。甘草和中。獨柴胡一味。為厥陰之報使。又可作升發諸陽之用。所謂木鬱達之。以遂其曲直之性也。故以逍遙為名。

(疏) 溺血與血淋異。血淋血從溺竅而出。溺血血從精竅而出。所以分別者。則在痛與不痛。痛者為血淋。治當清金瀉火。除熱瀉祕。不痛者為溺血。治當甘寒清火。滋陰補腎。其分別雖微。而治法則大異也。今是人之病。為溺血症。則不當莖中作痛。或莖中作痛。又因多下血塊之故。則依溺血症治法。亦斷無有歷三月之久而不愈者。且案中又云前用升補

法不應以此等症而用升補法。則必爲歷試諸醫。用清金瀉火。除熱瀉秘。甘寒清火。滋陰補腎等各法不效而出此者也。先生知其然也。乃舍證而論脈。又據脈以合證。而斷爲肝脾積熱。用益肝陰利脾濕之法。眞可謂神妙之至矣。讀其據脈論症以下之文。益人非淺。證生地黃味苦而甘。性陰而寒。陰虛火旺之良藥。白芍藥味酸而收。微寒而斂。益陰退火之良丹。葶藶分清降濁。濕滯除而肝熱可清。丹皮涼血除蒸。陰火降而瘀結自解。甘草味甘性平。能補脾陰而瀉熱。車前味鹹性寒。能固精竅而分清。如是則陰火寧而脾溼可清。三焦通而溺血止。所以繼之以逍遙散加入車前者。肝木條達。則血自歸經。膀胱氣通。則水道可清也。

內傷發黃治法

面目悉黃。微見黑滯。煩渴腹滿。左脈弦數。右脈空大。此內傷發黃爲厥陰肝木。太陰脾土二臟交傷之候也。夫肝爲風臟。其性喜伸而惡屈。鬱則木不得伸而屈矣。鬱極則其氣盛而風乃發。風發必挾其勢以賊脾。脾爲濕土之司。土受尅而氣不行。則濕勝矣。風性雖善

行。遇。濕。以。留。之。反。壅。滯。經。絡。而。不。解。由。是。濕。停。熱。瘀。而。煩。渴。有。加。其。發。黃。也。必。矣。雖。曰。風。濕。所。致。實。由。木。亢。而。不。寧。土。困。而。不。舒。非。外。來。風。濕。之。比。况。黑。色。見。於。面。則。知。并。傷。其。腎。以。脾。病。不。行。胃。中。穀。氣。入。腎。反。將。脾。中。濁。氣。下。流。故。於。黃。中。見。黑。滯。耳。即。其。腹。滿。亦。是。中。氣。不。行。虛。熱。內。壅。非。結。熱。當。下。之。比。若。悞。下。之。則。藏。氣。空。虛。風。濕。內。生。矣。若。悞。汗。之。則。陽。氣。外。解。濕。愈。不。能。行。矣。爲。商。治。法。平。肝。之。亢。扶。土。之。虛。兼。解。鬱。熱。以。清。氣。道。除。濕。蒸。而。利。中。氣。

人參

白朮

白芍

黃連

山梔

歸身

丹皮

茵陳

秦艽

柴胡

甘草

半麴

(疏)黃病之發。雖屬太陰濕土不能運化所致。然亦有虛實乾濕陰陽酒穀女勞之不同。其治法。雖不能越出清熱導濕補中之外。而欲分清其病因。使方無虛發。則非辨脉明晰。審證確鑿不爲功。試即以是案觀之。則知此老對於辨脉審證之精細。用藥之不越法度。實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也。何也。蓋面目悉黃。微見黑滯。其症又類黑疸。而煩渴腹滿者。

實屬難治之候。右脉空大。體虛已極。左脈弦數。肝風已動。於斯時也。欲清熱則傷陽。欲導濕則傷其陰。欲補中則壅其濕。而欲求一合病之良方。眞戛戛乎其難矣。先生乃認定爲內傷發黃。而歸其病根於肝木脾土二臟交傷之候。將其病源。曲曲傳出。說明其發黃黑滯之由。煩渴腹滿之故。并指示悞治致變之道。而立平肝扶土解熱清濕和中之治法。以療此垂危之症。此眞所謂以金鍼度人。學者於此等處。當細心體會。豈可草草讀過耶。

(證) 人參性稟中和。治內傷之良藥。白朮味甘微苦。補脾氣之妙品。白芍入肝斂液。黃連燥濕除熱。山梔瀉三焦之鬱火。屈曲下行。丹皮瀉肝腎之瘀熱。內清相火。歸身養血中守。秦艽除濕祛風。茵陳利太陽陽明濕熱之邪。半麴散陽明腸胃濕痰之滯。柴胡升陽和表。甘草補土和中。推先生立方之意。蓋以柴芍歸身平肝木之亢。參朮甘草扶脾土之虛。秦艽丹皮解鬱熱。山梔半麴除濕蒸。茵陳以清氣道。甘草以和中氣。法不越清熱導濕補中之外。而較之茯苓滲濕。胃苓補中益氣等諸套方。更爲清靈生動也。

肝風發厥治法

肝陽化風爲厥。腎液下衰。水不生木。而藏納失職。此壯盛年歲。已有下虛上實之象。大意養腎。主以溫潤。治肝。須得清涼。乃妨複法之方。

大熟地 茯苓 遠志 菖蓉 鹿茸 柏子仁 補骨脂

懷牛膝 黃柏 天冬 精羊肉煮爛搗爲丸

(疏)肝陰虛。則肝陽肆。相火燔灼。能食氣而化風。風動則厥矣。然此爲病之標。而非病之本。其病本。則由於腎臟之虛。此案中所以首言肝陽化風爲厥。而下又言腎液下衰。水不生木。而藏納失職也。然此等病。非壯盛者所宜有。而其所以患此者。則必有斲喪之由。蓋腎不傷。則肝不病。而傷腎之道。則以縱情色慾爲最。觀下文已有下虛上實之象。一言可見。先生蓋不忍於筆墨間。顯言其傷精之過。而用此不滿意之已有二字。以深戒之也。至養腎主以溫潤。治肝須得清涼二語。則至理名言。發前人所未發。而爲下虛上實。肝陽肆擾之不二法門。蓋腎爲柔臟。非溫潤。則氣化不能運行。肝爲剛臟。非清涼。則相火不克潛藏也。

（證）熱地補腎臟真水。菘蓉滋腎臟真精。鹿茸溫補真陽。遠志交通心腎。柏子仁入心補肝。補骨脂瀋精填髓。懷牛膝下行逐濁。雲茯苓滲濕伐肝。黃柏降相火之升。天冬清化源之自。再加羊肉者血肉有情之品。補陰助陽。易於見效也。攷是方溫潤之品。十居其五。而清涼之品。只有二味者。非於肝腎有所偏倚於其間也。蓋腎潤則肝陰自足。肺肅則肝風自熄。下堅而肝陽自潛。風熄陽潛。則其厥自止。此卽所謂複法也。

怒勞陽升暴厥治法

怒勞陽升暴厥。苦降和陽。使清神不爲濁蒙。便可清爽。此論平時調理。養肝腎之陰。宜至靜之劑。從經旨。下虛上盛。主治。

生地 熟地 龜版 菖蒲 遠志 茯苓

（疏）多怒則肝傷而火動。多勞則力竭而氣升。火動則燔燉陰精。氣升則穢濁不降。而暴厥作矣。初起只須用苦降和陽之法。則其厥自止。所以然者。苦降則火不妄動。和陽則氣不上升。火熄氣平。穢濁下流。自不蒙其清竅。而暴厥可愈。然人則與年而俱進。體亦因病

而愈衰。在平時小發。固可恃此調理。而久發之體。一經大發。體虛火盛。則又非此所能奏功。必以至靜之品。養其肝腎。方為根本治法。讀案中此論平時調理。從經旨下虛上盛。主治貳句。可恍然於標本緩急之道矣。或曰。上案所載。下虛上實。方用溫潤清涼複法。而此則不用複法。用至靜之劑。何也。曰。前方壯年傷精。主以溫潤。而佐以清涼。此則境遇不佳。鬱勞已久。腎肝並傷。故治以至靜也。

(證) 生地滋水退陽。陰虛火旺之要藥。熟地滋陰靜鎮。養肝益腎之靈丹。龜版入腎通心。勞熱有效。遠志入心通腎。舒鬱豁痰。菖蒲辛苦而溫。香芳而散。開心氣而益肝。茯苓色白味淡。滲濕利水。已憂恚而消痰。此方以生地、熟地、龜版為養肝腎之要劑。而以下三味開竅消痰。理濕為佐使。方中妙消剋流動之品。故名為至陰之劑也。

腫脹通利治法

脈沉遲。腫脹滿。莖縮溺不利。起於上年冬底。痰飲咳嗽。氣逆不得臥。誤認腎虛水泛之恙。療治遂致增劇。難調。勉擬進濬川丸。以通水道。得小便頻利。冀其勢緩。

溶川丸

大戟

芫花醋炒

沉香

檀香

南木香

檳榔

蓬莪茂

大腹皮洗焙

桑白皮剉

各五錢

黑白牽牛晒研取生末一兩

巴豆去殼膜心存油二十五粒

(製法)除牽牛末巴豆外。沉香、檀香、木香、檳榔、不過火。餘五味焙乾。同沉香等研

為末。加牽牛末和勻。巴豆碎切。在乳鉢內杵極細。入前藥末。同再杵勻。水煮麵糊

為丸。如麻仁大(用法)每服十七丸。濃煎葱湯候溫。五更初空腹時送下。去水未

盡。停一日。減用十三丸。次減作九丸。再減至七丸。證退即止。

(疏)腫脹腹滿。溺不利之病。屬於濕滯者居多。而莖縮痰飲咳嗽。氣逆不得臥等病。又確為先天虧損。水不藏納所致。且病起冬底。屬水令當旺之候。更為可證。醫者以腎虛水泛之法治。未可為不當。乃病反增劇難調。其理固安在耶。先生於案中雖未明言其故。而觀其所用之藥。及通水道。得小便頻利。冀其勢緩之言。即可知其病之來原。為濕阻於中。然苟非前者之誤治。先生亦斷不能確認此病。而即用此逐水之藥也。何也。觀其所用勉擬冀其等字可知也。

(證)此方出於證治準繩。爲治水腫及單腹脹滿。氣促食減之專劑。內經曰。留者攻之。卽此之謂也。前醫治以補藥。宜乎其無效而反增劇也。雖然。用此等藥。非審證明確。虛實了然於胸中者。安足以語此。

瘰癧治法

瘦人多燥。瘰癧熱氣由四末乘至中焦。胃中津液爲邪熱劫燥。不飢不食。五味不美。是胃陰傷也。人身不過陰陽二氣。偏則病。離則不治矣。

人參

麥冬汁

知母

生甘草

(疏)案中云。瘦人多燥。瘰癧則其人內火素盛。發但熱不寒之瘡。爲邪熱獨熾之症。可知且其發時之熱氣。均由四末內乘。脾主四肢。邪熱由此起。則脾之虛而不運也。必矣。此所以不飢也。邪熱內踞中焦。劫燥津液。胃爲陽腑。得陰始安。熱盛陰傷。胃津將竭。此所以不食也。脾胃爲後天氣血之母。不飢不食。津液竭。則陰陽離而不治矣。此爲極危之候。而亦極難治之症也。內經對於瘰癧。闡論極精。指爲陽氣獨盛。仲景對於是症。亦不立治法。

而但云以飲食消息之。至喻嘉言則得內經仲景言外之意。而謂用甘寒生津可愈。先生乃宗其說而立是方。開一治瘴瘴之良法。其功顧不偉歟。

(證)人參不寒不燥。中和之品。一切虛熱之症。皆宜用此爲君。麥冬甘寒養胃。能通胃絡。與人參並用。則能復脈而生津。知母清火熱。又能肅肺金。生草瀉邪火。又可理三焦。與知母合用。無滑腸之弊。與人參同入。能退熱除蒸。甘寒生津瀉熱之品。再有妙于此四味者乎。真瘴瘴之良方也。

肺痿欬嗽治法

凡外熱入肺而欬嗽者。可用表散藥。若內傷累及於肺。而致欬者。必從內傷治。汗之則泄。陽氣肺痿音低。顯然藥悞。

黃芪 黃精 棗仁 白芨

(疏)欬爲氣逆。嗽爲有痰。故欬嗽之症。五臟六腑皆有。其因甚多。總不離乎肺臟爲患。蓋肺爲五藏之華蓋。不撞則不鳴。外感之邪侵肺而肺鳴。五志之火犯肺而肺亦鳴。其鳴則

一。而其分別也。則甚難矣。故治者。因辨症之難。每避重就輕。以透泄表散爲能事。在病之由外感而來者。固可一藥而愈。若病之由內傷而來者。必致漸治漸重。陽因泄汗而愈虛。肺因陽虛而愈痿。而怯症成矣。故欬嗽之症。苟不認清外感內傷施治。鮮有不動手致誤者也。古人每以是證最爲難治。吾讀此案而益信。

(證)黃耆功專入肺。爲補氣諸藥之最。故以之爲君。黃精坤土之精。爲補脾諸藥之長。故以之爲臣。所以然者。氣足則汗止而肺陽得復。脾健則土旺而肺氣得生。用棗仁者。收斂肝胆之虛熱。不使其反乘。用白朮者。瀉散肺藏之血瘀。以療其痿損。二者互爲佐使。而內傷之欬嗽可止矣。方雖四味。藥力甚專。夫豈後世輕描淡寫者之所可同日語耶。

腎病咳嗽治法

冬藏失司。咳吐涎沫。是腎病也。醫見嗽。咸以肺藥治嗽。宜其年餘無效。

桂枝去皮

茯苓

五味子

炙甘草

(疏)咳嗽之症。其因甚多。在外感者。雖可表散。若虛實審證不清。則表散亦足致變。在內

傷者。雖可溫補。或寒熱分別不清。則溫補反多壅塞。故咳嗽之症。患者最多。而咳嗽之治。萬不可拘泥也。蓋前方之治咳嗽。因內傷。誤用表散。是謂重虛其裏。故藥品多用猛補。此則時當收藏之候。而病乃大發。是腎臟失收納之職。子累母病。徒治其肺。非救本之道。故至年餘之久。尚不能見效也。此爲治咳嗽之又一法門。

(證) 桂枝去皮。則不達於肌表而下沉。茯苓消痰。能滲濕於臟腑而下降。二者相合。則可以折腎氣上奔之衝。下水泛爲痰之逆。五味子保肺金而滋腎。炙甘草補脾土以和中。二者相合。酸甘同化。可以收斂浮越之陽。仲景之立此方也。所以救誤服青龍之害。而先生之用此方也。所以平腎氣之衝。於此可見活法在人。苟能深通其理。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陰火內燔咳嗽治法

肛瘍成漏年餘。眞陰五液皆傷。納食在胃。傳入小腸。而始變化。因欬痰不出。必嘔盡所食。乃已。喉痛失音。涎沫吐出。喉中仍似存留。明明少陰脈中。陰火內燔。上燔陰液。蒸變涎沫。

內損精血。醫見欬嗽音低。咸進清金潤肺。不明此欬。噲之原。是速其篤已。

豬膚湯

豬膚一斤（湯泡括取皮上一層白膩者）清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

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合。相得溫分六服。

（疏）前二方之治咳嗽。一則補土以生金。一則平衡而降逆。均爲悞治救逆之法。揆諸此案。亦何獨不然。蓋肛瘍成漏。真陰虧損。與內傷者無以異。至欬痰不出。嘔盡所食。乃己之症。雖較咳吐涎沫爲淺。因一則傳入小腸。業已變化。故吐涎沫。一則未入小腸。尙在胃中。故吐盡所食。而其上逆則一也。且已喉痛失音。吐出之後。喉中仍似存留。則其上逆無根之火。更甚於咳吐涎沫之症可知。况咽喉爲少陰脉絡循行之地。其喉痛失音。咽中介介者。必爲腎中相火。燔燼真陰所致。以下焦虛。故反見上焦熱。而其病。則非清金潤肺所能治也。先生乃宗仲聖法。認定爲腎火不藏。而以豬膚湯爲治。真神妙之至也。

（證）豬爲水畜。屬腎。膚爲皮毛之垢。主于外。故屬肺。且其津液在膚。能遍達周身。從內而外。以治上焦虛浮之火。蜜乃稼穡之味。粉爲五穀之精。三者合用。能使水升火降。交媾陰

陽潤肺和脾。滋化源。培母氣。虛陽各歸其部。咳吐可除。咽痛可止矣。至熬香者。則取其助中土之義也。此於前二方外。又另出手眼之一法。

感受溫疹治法

溫疹。是。一。股。乖。戾。不。正。無。形。之。氣。從。口。鼻。吸。受。上。竅。阻。塞。噲。物。不。得。下。咽。醫。不。辨。有。形。無。形。但。曰。清。火。寒。降。至。藥。直。入。腸。胃。與。咽。中。不。相。干。涉。

連翹心

馬勃

牛蒡子

銀花

鮮蘆根

(疏)古諺有之曰。大熱入胃則發斑。微熱入胃則發疹。此論誤下致變之道。非天時不正。口鼻吸入溫毒之氣。所可比擬也。蓋悞下。邪陷於內。不得泄越。因而發疹。治當辛涼撤其表。寒降清其中。今天地乖戾之氣。流走空中。口鼻吸受。首先犯肺。所以其病氤氳於上焦。而不散。阻塞上竅。致噲物不得下咽。肺胃之氣不宣。則疹亦斷不能密佈於周身。醫者不察。以爲疹之不清。由於邪毒內盛。而用清火寒降。豈知病由誤下而致者。爲有形之實邪。不難一鼓蕩平。感受之邪。爲無形之實邪。清火寒降。必致愈虛其內。而溫毒更將有內攻。

之憂矣。此先生案中所以有不辨，但曰直入，不相干涉等字，以提醒之也。後之讀此者宜注意焉。

(證)連翹心瀉諸經無形之火。馬兜清肺家客熱之邪。牛蒡子開肺氣兼透疹毒。金銀花散肺熱又戰時氣。合此四味。則上焦之溫毒可除。肺氣宣通。血脉周流。疹必透達無遺。再加鮮蘆根者。瀉胸口之熱邪。使不上升。則噎物不得下咽之苦可已。胃能納食。則氣旺而病自除矣。

暑熱傷陰失血治法

夏令熱氣傷陰失血。冬藏氣降。血症必然不來。肉瘦精虧。嗽不肯已。但宜滋培。藏真預防。春深升泄。不可以藥理嗽。固本法加五味子。

人參

熟地

生地

麥冬

天冬

五味子

(疏)血者水穀之精氣也。生于脾。統於心。藏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與原氣周流不息。灌溉一身。故不能有所偏勝。一有偏勝則病矣。案中云夏令熱氣傷陰失血。則其人必素

有內熱之偏勝。復加暑氣外感。煎燼肺液。則咳嗽不已。咳不已則絡傷而血溢矣。此受病之標也。又云冬藏氣降。血必不來。發於夏而定於冬。則腎陰之不足。又可於言外見之。此受病之本也。治者不明察其原本之若何。一味專理其嗽。以爲嗽止則氣平。絡傷可復而血可不出。豈知腎虛之體。暑氣夾相火上燔。愈理其嗽而精愈虧。愈止其血而肉愈削。屆春令大行之候。肝火反刑。以不勝乘所勝。而其病將無從措手矣。此所以以但宜滋培藏真。預防春深升泄。不可以藥理嗽。諄諄告戒也。

(證) 人參補肺中原氣。熱地滋腎臟真陰。生地涼血養陰。虛而有熱者宜之。麥冬止嗽消痰。暑熱內燔者可服。天門冬清肺火而肅化源。五味子收散氣而固腎臟。用固本丸之全方。得參麥散之專力。所以能滋陰養陽。清金生水。逐暑邪而清內熱。定久嗽而止血溢也。

肝腎兩虛失血治法

頻年發失血症。嗽甚痰出。繼以嘔噎。日晡寒熱。夜深汗泄。據述。醫見血。投以鬱金、薑黃、韭汁、製大黃。逐瘀下走。希圖血止。此是有餘治法。夫人稟陽陰偏則致病。自內損傷。卽是不

足脈左動數。尺不附骨。明明腎精。肝血內奪。弱陰無能。交戀其陽。衝陽上逆。吸氣不入。是以欬嗽。氣并旋必。嘔噎濁涎。粘沫內經。謂五臟六腑。皆令人欬。奈何。今人以欬治肺。見痰降濁。清熱損者。更損殆不復。藏陰府陽消長之機。雜藥徒伐胃氣。經年累月。已非暴病。填實下隙。須藉有情之屬。

人參 紫衣胡桃 茯神 紫石英 五味子 山萸肉 河車膠 秋石

(疏)頻年發失血症。嗽甚痰出。病根之深。痰來之遠。於此可見。繼以嘔噎下氣上逆也。日晡寒熱。胃氣不和也。夜深汗泄。陰不潛陽也。總之皆肝腎內傷。陰不戀陽之症。且以脈左動數。尺不附骨。證之更爲可見。俗醫不察。作有餘症候治。安得不愈。治愈危。不得已而更醫。又不攷病原。敷衍塞責。見欬治肺。見痰降濁。卒至雜藥亂投。藏府消長之機失。而胃氣更將不振矣。先生立此方案。反覆討論。不厭詳求者。實欲讀此者。觸類旁通。多所覺悟耳。(證)人參補肺氣以生陰。胡桃溫命門而固氣。二者合用。則諸虛可實。調血有功。紫石英下衝氣之上升。五味子斂肺氣而下固。二者合用。則嘔噎可已。咳嗽可止。山萸肉溫補肝

腎。瀋精固氣。河車膠滋補虛損。精血咸宜。二者合用。則腎肝無內奪之憂。精血有內充之益。茯神導痰濕。又可交通心腎。秋石已癆嗽。兼能降火滋陰。二者合用。則導痰與鹹降並行。有交通之妙。無逆上之患。立方之善。可謂至矣。

逆氣絡傷失血治法

武略。用力。逆氣。與酒。色。精。傷。不。同。失。血。在。長。夏。熱。洩。之。令。胸。脅。跗。骨。皆。痛。是。肝。胃。絡。傷。

桃仁

米仁

降香末

茯苓

蘇子

韭汁

炒山查

丹皮

（疏）失血之症。其原甚多。然未有不由內傷而來者。蓋外感欬嗽。苟不悞治。斷不失血。卽內傷欬嗽。苟非治之不當。亦斷不至於失血。其有憂思鬱結。肝火內燔而失血者。酒色並行。傷其精氣而失血者。此皆作內傷治。非可與技擊逆氣傷損之失血。相提並論者也。余於前二方之失血證。一則取其病由外感而來。一則取其症自內傷而發。均皆悞治。致令病勢垂危。纏綿不愈。此則因用力逆氣而病。治此者必又悞認作虛癆之症。不然。案中何以開首卽有武略用力逆氣。與酒色精傷不同之言耶。卽此可見先生認症之精。用藥之

當蓋病之來。不特外感內傷。有霄壤之分。卽內傷之中。亦自有上下床之區別也。故取此三方以自警焉。

(證) 桃仁辛苦甘溫。入肝破血通瘀。米仁性味甘寒。入胃清熱除濕。降香通經活血。兼能降逆。茯苓滲濕利竅。又可行痰。蘇子降氣最速。韭汁消瘀極靈。山查消食伐脾。丹皮涼血退熱。細攷是方。均爲下氣消瘀。通絡泄熱之品。內惟炒山查一味。似非胃絡傷損者所宜。不知酒色精傷之症。參地爲要藥。前必有誤投之者。以此伐之。庶血行而瘀消耳。

經漏胎走陰虛生熱治法

秋七月。經停幾兩月。繼下血塊。疑是小產。遂經漏不止。入冬血淨。加五心脊椎骨熱。天明微汗熱。緩凡經漏胎走下元。眞陰先損。任脈陰海少液。督脈陽海氣升。所謂陰虛生熱矣。以肝腎藏陰精。血損傷醫。投芩朮。呆守中上。不究陰陽氣血。不亦左乎。

人參 阿膠 建蓮肉 茯神 女貞子 萸肉 生白芍

炙草 糯稻根

(疏)婦人之病。最難治者。厥爲經停與崩漏。蓋經停當分是孕非孕。崩漏當辨小產與放血。今是證經停兩月。體無他病。必爲有孕。繼下血塊。漏下不止。必爲小產。然是否有孕。是否小產。均爲過去之事。不能攷證。故以疑是爲言。入冬血淨。果屬小產或崩漏。亦當漸漸復原矣。乃非特病不漸痊。反加五心。脊椎骨熱。天明微汗熱。緩之疑證。蓋以骨熱言。似爲骨蒸。以微汗熱。緩言。似爲類瘧。一片疑雲。眞令人難以捉摸。醫投者。亦呆守中上者。亦因分別不清。敷衍了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之意。先生乃獨具隻眼。認定經漏胎走。必屬下原眞陰先損。決爲陰虛生熱。其微汗熱。緩乃津泄陽亡之候。而五心。脊椎骨熱者。任脈陰海少液。不能養陽。督脈陽海。無陰輔而氣升耳。如此危疑之證。非先生暢論其理。眞索解無從也。

(證)人參入脾補陽。入肺補氣。諸虛百損之要藥。故以之爲君。阿膠入肝養血。入腎滋水。崩漏胎產所必需。故以之爲臣。蓮肉補心腎而瀉精。茯神通心腎而導濕。女貞子平補肝腎而養陰。生白芍斂陰退熱而和血。黃肉瀉精固氣。炙草補土和中。此六味。則互爲佐使。

均可育肝腎真陰。而充其精血者也。再加糯稻根者。止陰虛之汗耳。

瘦聚漏經治法

漏經。繼下如卵形。已見血。損氣結。按任脈爲病。女子帶下瘦聚。少腹形象是也。血傷忌投氣燥溫熱。但血藥不取沉滯血中宣氣爲宜。

南山查

羌蔚子

青葱

新絳

生香附

(疏)漏經者。經來點滴不止也。雖較崩爲少。而涓涓不已。人身之血幾何。安能堪此。且繼下如卵形。則漏而未出之血。已瘀而成塊。其陰之傷。已不言可知。血損氣結者宜也。然案中云。按任脈爲病。女子帶下瘦聚。少腹形象是也。數句觀之。則病者少腹。必有硬滿之形。據此則又非治血所能了事。而前之治者。因其瘦聚有形。曾投以氣燥之品。因其漏下不止。又投以溫熱之劑。以冀其氣通漏止。豈知血傷之證。氣燥則愈涸其陰。溫熱益妄行其血。均在所忌投。先生特爲指出。而以血中宣氣之品立方。卽血藥中一切沉滯之藥。亦皆擱而不用。蓋沉則與血有關。滯則與瘦有礙也。其用意深矣。

(證)南山查消食磨積。運化中宮。菟蔚子活血消瘀。行中有補。青葱外實中空。能通上下之陽。香附開鬱散滯。兼行諸經之氣。此皆血中宣氣之品。至新絳則去瘀而又能通絡。活血而并可生新。又爲是病之要劑也。

產損蓐勞治法

上年產蓐無乳。已見血虛之象。延半年後。經水不來。少腹瘕氣有形。病人自述。背脊常冷。心腹中熱。視面黃色奪。食少不美。夫督脉爲陽脈之海。由腰而起。劑頸而還。下元無力。陽虛背寒。任脈爲陰海之衝。虛攻入絡。爲瘕。考內經圖翼。病機宛然在目。此產損蓐勞。非是小恙。無如醫不讀書。見寒熱。經閉而妄治。安纏日久。速其篤已。

人參

鹿角膠霜

粗桂枝

當歸小茴炒

枸杞子

沙蒺藜

白薇

(疏)上年產蓐無乳。已見血虛之象。此乃證之已往。延半年後。經水不來。少腹瘕氣有形。此爲現在之病證。然苟不知上年產蓐無乳之情形。則此次之經水不來。少腹瘕氣。必將疑爲有孕。而病人之自述。背脊常冷。心腹中熱。則又似惡露不通。阻塞氣道。爲惡阻之象。

蓋婦人經停之症。所最難斷者。厥爲有孕與無孕。而所以敢認定爲瘕氣。不疑爲有孕者。則在諸醫之寒熱經閉妄治。而未見血之下行。瘕之略減。寒熱之退耳。且視其面。已面黃色奪。問其食。則食少不美。於此足證其氣血之衰敗。脾胃之虛弱矣。夫脾胃爲後天之母。氣血爲人身之本。四者俱衰。非勞損之大症而何。至論督任一節。乃至妙之文。能通其理。不特女子之產損。羸勞可治。卽男子之五勞七傷。骨蒸痿弱等大症。均可療治也。

(證)人參一切氣虛血損之症。在所必用。鹿角膠補中益氣。製霜則溫而不滯。桂枝通督脉之陽。以祛背寒。當歸爲血中氣藥。一切陰虛血症。皆當用此。而滑利之品。脾胃虛弱忌用。故以小茴炒之。蓋小茴有開胃理氣之功。並可引血藥入腎也。枸杞子白蒺藜均能益精強腎。白薇則涼血而清虛火之熱。綜是方也。督任可通。脊冷可已。腹熱可除。瘕氣可散。蓋比前一案陰虛生熱之症。爲更進也。

產後瘕聚治法

半產重於小產。左脅下瘕形。是氣乘肝。絡攻之。則變爲中滿。從前有震動胎墜。嘔逆寒熱。

之傷。今當培養氣血。正旺則瘕自消。不可怠忽。致延勞怯。

當歸

白芍

鱉血製柴胡

茯苓

蒸於朮

南棗

炙甘草

(疏)前症之瘕。由於產後血虛。督任皆衰所致。此症瘕象。雖亦發於產後。而半產與正產異。其胞絡必傷。鬱氣攻衝。乘虛入踞。其象易見。且前症之瘕結於少腹。其位在任脉起原之處。此則結於左脅之下。其瘕象雖同。而其原則異。蓋左脅爲肝家部位。少陽厥陰之經亦行於身側。於此可知氣之所乘。必爲肝絡無疑。醫者不知和解之法。從而攻之。中滿之變症作焉。此則未究經絡藏府部位之理。所以動手便差也。攷從前震動胎墜之時。曾有嘔逆寒熱之症。則肝胃之不知。氣血之不調。已可概見。用攻藥者。其變若此。舍培養氣血外。將何從措手乎。卽病家亦必以瘕聚成形爲實症。有疑似之處。故又以正旺則瘕自消。不可怠忽。致延勞怯等語。深戒之也。

(證)當歸補絡中之血。血充則肝自潛藏。白芍斂肝家之氣。氣靜則瘕形易散。柴胡舒少陽鬱火。火不鬱則氣不外乘。製以鱉血者。使引諸藥入厥陰。直達病所也。用茯苓者。濕滲

則血液清。痰降而氣道潔。血清氣潔。絡傷可復矣。至白朮、南棗、甘草、三味。均爲補胃之藥。蓋後天之氣足。則火不食氣。氣能統血。氣血周流。瘕自消除於無形矣。

下虛不納欬吐治法

上年五箇月。小產二次。再加冬季服事病人。產虛在陰。勞傷在陽。此欬嗽吐粘濁。氣逆嘔食之由來也。凡食入胃。傳腸。此欬是下虛。不納。氣衝湧上。泛胃。乏運行。食亦繼出。奈庸工不明。傷損陰中之陽。僅僅消痰清肺一派。寒涼必致胃倒。敗壞。

桂苓甘味湯方見七十五條

(疏)五個月小產兩次。則其體之虛弱。帶脉之不固。可知。再加以冬季服事病人。憂勞交併。體弱之人。安能堪此。案中所云。產虛在陰。勞傷在陽。此不易之言也。奈庸工不明此理。不察欬嗽吐粘濁。氣逆嘔食之所以然。認爲肺胃之痰火。而用消痰清肺寒涼之藥。安得不愈。治愈壞哉。先生乃詳論其欬嗽吐粘濁及嘔食之理。昭告病家。使知此病爲損傷陰中之陽而發。用藥亦不必求諸深遠。卽以金匱所載。誤服青龍湯。致虛氣上衝。用救逆之

桂苓甘味湯治之。與七十五條所列。症之來原各異。而用藥則相同。救逆之理各別。而獲效則一。可知古人之方。果能會通其意。無往而不可用也。余之所以再取此方者。職是之故耳。

(證) 桂枝赤色。能通心陽。茯苓淡滲。專伐水逆。蓋心陽一振。則水邪自伏。濕邪下滲。則粘濁自消。五味子斂肺歸腎。上下通而氣逆可止。炙甘草和中補土。脾健運而食自下行。細攷此方。初起之嗽。似不可用。一經久嗽。粘痰多而咯吐不清者。皆可用此調治也。

氣病治血法

十年前。因夜食凝滯閉氣食物。遂胃脘痛。嘔吐。病發。腹大如懷妊。得氣後洩。而脹消。經准。不孕。來必腹痛。病根脉全在氣分。用藥必兼祛血分。寒凝乃合病機。

吳茱萸

秦椒

川棟子

高良薑

延胡索

蓬莪朮

生香附

南山查

生薑

搗汁泛丸

(疏) 細攷此症。何論何人。未有不作氣治者。何也。食凝滯閉氣食物。而致胃脘痛嘔吐等

病則病根之來原。已在氣分之閉滯。且病發之時。腹大如懷妊。得氣後洩。脹可立消。則又爲病在氣分之見證。夫病根及脈。既全在氣分。乃從氣病診治。竟達十餘年而不效者。其中必有故矣。氣病久者。必累其陰。陰受氣累而病。而氣亦因陰病而其病更深。此所以久而不愈也。惟陰受氣累而病。必有見證。究其經脈。月來必准。則陰分似亦不病。及推其經來必腹痛。與所以不孕之故。可恍然於氣病歷久不愈之故矣。先生治一疑難之症。認證處方。必有獨到之處。閱者毋草草讀過也。

(證)濁陰不降。厥氣上逆。甚而脹滿。非吳茱萸不可治。補火衰。祛寒痼。煖脾胃而止嘔吐。惟秦椒是賴。用川棟子者。味苦氣寒。引溫藥下行。以治其氣血錯雜之邪。高良薑除胃脘之積寒。延胡索行氣血之凝滯。合蓬莖莖。能逐氣分中之血積。蓋凡氣因血窒。而見積痛不解者。非此不行也。至生香附南山查二味。一則通行諸經。使氣無阻遏。一則磨積運化。使脾氣得伸。用生薑搗汁爲丸者。生薑爲嘔家之聖藥。其性辛散。又有走而不守之義矣。

火鬱成淋治法

寡居無歡悅之念。肝膽中氣火鬱勃。直上直下。莫能制伏。失其疎泄之用。小溲成淋。謂肝脈環遶陰竅。用龍膽瀉肝法。

龍膽草

黃芩

梔子

當歸

生地

柴胡

澤瀉

木通

甘草 車前子

(疏)人身之最難遏抑者。厥爲慾火。而婦女之最足悲痛者。厥爲寡居。况當專制之時。禮教嚴密之候。以守節爲尊榮。故婦人一經作寡。不特視轉嫁爲可恥。卽其居家也。亦必深處閨中。不出庭戶。然而慾自性生。斷無不發之時。君子好逑。難以再得。情人影像。轉眼皆空。覩物興懷。能不悲從中來耶。加以隱事難言。無門訴苦。偶違禮法。指摘叢生。境遇如斯。能無忿恨歟。慾火與忿火中燒。中心安能抵制。卒至火愈焰。則情愈熾。情愈熾。則慾愈張。情熾慾張之候。不得達正式宣泄之目的。不得不出於手淫之一途。慾泄精流。火隨下陷。而陰道發炎矣。此案中所以云寡居無歡悅之念。肝膽中氣火鬱勃。直上直下。莫能制伏。失其疎泄之用。小溲成淋也。用龍胆瀉肝湯。乃所以直折其勢耳。

(證)龍膽草。苦寒至極。大瀉肝膽實火。除下焦濕熱。黃芩清上中二焦火熱。又入膀胱小腸。以治淋閉。梔子解三焦火鬱。使之屈曲下行。從小便而出。蓋非此三味。不足以瀉其火邪。破其慾焰。直折其勢也。其勢既衰。於是再用當歸以補之。生地以養之。柴胡以舒之。澤瀉之上行下達者。以清其相火。木通之通竅利水者。以清其君火。更用車前子以固其精。竅粉甘草以緩其火急。投以如此大劑。則方張之烈焰。安有不潛消於頃刻哉。雖然。以此等人而服此等藥。非根本之治。乃救急之法也。先生此法妙則妙矣。特未免霸道耳。

產後乾咳治法

產後脈虛。舌白。背寒凜。身痛。乾咳。不飢。是血氣兩損。不肯復元。有蓐勞之慮。急當培養。足三陰臟。莫以肺經咳嗽治。再伐胃氣。用貞元飲方。

熟地

歸身

炙草

茯神

杞子

桂圓肉

飢時服

(疏)產後之病。變端百出。治之實難。非閱歷精深。經驗充足者。斷不可貿然處方。今是案所載。產後脈虛。舌白。背寒凜。身痛。乾咳。不飢之症。試分析言之。則疑點叢生矣。蓋產後脈

象虛者爲多。未可卽認爲衰損。而舌白背寒凜。身痛則似外感風寒入客。至乾咳不飢。則又似肺胃交損。與脈虛相應。將此病理。反覆推敲。掩卷深思。確屬難以下手。先生乃認定爲血氣兩損。以培養足三陰臟爲急務。謂若不復元。竟有暮勞之慮。何也。彼蓋有見夫前之醫者。以舌白背寒凜。身痛乾咳。爲肺家外感之候。專以肺經咳嗽治而不效也。夫以治外感之藥。不能解舌白背寒凜。身痛咳嗽之症。則必爲內傷無疑矣。此先生臨症精細之處。而後人所當效法者也。

(證)熟地滋腎水。歸身養心血。炙草補脾氣。杞子潤肝燥。雲茯神交通心腎。桂圓肉補氣補血。產後陰虛。不得不用柔潤之品。偏於剛燥。則火升難戢矣。飢時服者。防粘滯不行也。

產後虛瘧治法

產後陰傷寒熱。瘧幾兩月。病發白帶淋漓。入脈空隙大著。腹有動瘕。下元虛憊。已極。議固下真通脈方。

人參

鹿角霜

茯苓

歸身

菴蓉

粗桂枝木

(疏)產後之證。所最難治者。厥爲寒熱。蓋產後氣血大傷。一有不慎。易致寒熱。而辨別其難。所以然者。產後寒熱。有因陰虛而發者。有因陽虛而發者。有因陰陽兩虛而發者。有因感受外寒而發者。均當細細攷求。否則。動手便誤也。卽以此證論。案云。產後陰傷。寒熱瘧。幾兩月。病發。白帶淋漓。夫產後陰傷。人所易曉。而寒熱瘧。幾兩月。非內伏深邪。卽瘧亦斷無如此之久。更證以病發白帶淋漓之病。則瘧又非內伏之邪。極似木不條達。少陽尅土之象。不看出下文。眞使人難以認定也。然則。先生之斷爲下元虛憊。於何見之。曰。瘧發而白帶淋漓。不必少陽尅土。脾肺之氣。已將絕矣。且瘧幾兩月。斷無不投截瘧之方。其不止者。必虛寒虛熱無疑。加以腹有動瘕。則衝任之氣已升。督帶失統束之力矣。非八脉空虛。下元虛極之症耶。於此時。而以外感治之。其危殆可立見也。

(證)人參補五藏之陰陽。諸虛可服。鹿角霜補腎督之脉。溫而不滯。歸身養心中之血。守而不行。茯苓能滲痰濕。濕去則血清。痰行則氣利。菴蓉力專滋腎。能除陰陽兩虛之寒熱。桂枝通心陽。心氣得宣。則旭日當空。而寒熱自己也。

產後內風燔燎治法

產後十二日。診脈數疾。上湧下垂。此血去陰傷。孤陽上冒。內風燔燎。肝魂不寧。面赤頭痛。晝輕夜重。陰弱陽亢。上實下虛。若不按法施治。必增瘈瘲厥逆。議鹹潤益下和陽方。

小生地

生牡蠣

淮小麥

阿膠

麥冬

元參

(疏)產後十二日。俗稱爲小滿月日。體健者。陽回陰復。可以照舊矣。不應有數疾之脈。及上湧下垂之象也。今竟現此脈象。不得不攷查其病原矣。夫以症之顯著者言之。惟頭痛。在外感疑似之間。而面呈赤色。則其痛。又與外感不合。究其病勢之進退。則魂夢不寧。晝輕而夜重。無寒熱身疼之外症。無腹痛。膨脹。瘀濁。淋帶之內症。而其脈象乃如此。則爲內臟空虛。肝風將肆之候也。必矣。何也。身無他病。僅見面赤頭痛。非陰弱陽亢上實下虛之鐵證耶。故此證特兩足未冷耳。肝魂不寧。已有飛越之象。卽亡陽之汗。案中雖未明言。而觀其所用之藥。業已顧到。此時若兩足一冷。恐先生亦無所施其技柄也。必增瘈瘲厥逆。特淺言之耳。

(證) 小生地滋養肝腎。治陰虛內熱之要藥。生牡蠣濇精固氣。同地黃。病虛多熱者更宜。淮小麥止汗養陰。與牡蠣同用。能已亡陽之汗。阿膠養肝血。滋腎水。麥冬補胃絡。安魂魄。二者相輔。肺氣清則肝木自平。陰血多則內風自熄。用玄參以制浮遊之火。面赤頭疼可已矣。

產後臃脹治法

產後五十餘日。腹滿不減。臃脹愈甚。二便不爽。此因下焦空虛。腑陽失氣化之。司先宜通陽得脹勢稍緩。再議方。用五苓加椒目。

猪苓去皮 白朮 茯苓 澤瀉 桂枝 椒目

(疏) 產後之病。變幻百出。總以外感及痰滯者多。今案中云。產後五十餘日。腹滿不減。臃脹愈甚。二便不爽。先生立方。乃不從化痰理氣入手。竟以通陽瀉濕爲治。夫產後之病。陰傷者多。五苓一方。滲濕逐水。必致更傷其陰。在病。雖屬腑陽氣化失司。亦當先顧其本。方無虛虛之弊。掩卷深思。不得其故者累日。繼乃恍然曰。產後五十餘日。已將兩月。俗雖有

百念日產後之言。然將近兩月發病。則斷非如初產時之虛弱可比。即屬陰傷之體。尙堪投藥與病機一戰。其曰得脹勢稍緩。再議。則顧全根本之法在後。而此爲治標之方也明矣。先生特恐人之不解其意。故首列日數以曉之。於此足見其治病立方之不苟。

(證)澤瀉味鹹入腎。培水之本。猪苓黑色入腎。利水之道。白朮味甘歸脾。制水之逆流。茯苓色白入肺。清水之源委。桂枝性熱色赤。能通心陽。煖水臟。使水精四布。表裏之邪。可由此而解。再用不行穀道。喘行水道之椒目。以逐其齷而祛其脹。而腑陽之氣化可通矣。

產腫脹攻補並用法

產後腫脹不愈。顯然下焦先虛。肝腎氣散。不主收納。形寒痞悶。食少痰多。形消肉削。治從溫納分利。攻消治法。

濟生腎氣丸三錢磨沉香汁三分沖開水送

濟生腎氣丸方 熟地黃四兩 茯苓三兩 山藥二兩 山茱萸二兩 丹皮一兩五錢 澤瀉一兩五錢 牛膝一兩

車前一兩 附子五錢 肉桂五錢 煉蜜爲丸

此方功用專治腎氣不化小便濇數

〔疏〕前案產後臞脹。因下元空虛。腑陽失司。治用五苓。此案云。產後腫脹不愈。顯然下焦先虛。而用溫納分利攻消之法。夫同一病症。同一產後。同一下虛。而其用藥。乃不同。若此何也。蓋前症下焦雖虛。元氣尙未大傷。故用逐水之品。此則形寒痞悶。食少痰多。形消肉削。不特下焦先虛。卽氣體亦虛憊不堪矣。此所以攻補兼施。而用溫納分利攻消之法也。於此可見前案得脹勢稍緩再議之言爲重要。而余之所以兩案並取者。亦以見先生之治病有緩急次第也。

〔證〕熟地滋腎水。山藥補脾陰。山萸固肝氣。牛膝入下焦。肉桂壯命火。附子逐沉寒。皆屬溫納之劑。內惟茯苓之滲濕。車前之利水。爲分別之品。澤瀉之鹹降。丹皮之消瘀。爲攻消之藥。溫納者居其六。而分利及攻消者居四。可見其以輔正爲先矣。至加沉香汁者。降虛浮之氣。歸入腎經。與桂附交盡其力。則蒸化利水。安有不兩得其妙哉。

通腑潤燥治法

上燥治氣。下燥治血。此爲定論。今陽明胃汁之虛。因久痛嘔逆。投以香燥。破氣津液。劫傷胃氣。不主下行腸中。傳送開閣。皆失其職。司經云六腑以通爲補。豈徒理燥而已。仍議清補胃陰爲法。

鮮生地

甜梨肉

天冬肉

人參

生白蜜

（疏）燥與火名同而實異。蓋其燥精燔液之害一也。然火之害其性猛烈。其發病也速而顯。人所易知。若燥之害則由漸而進。來勢緩而不顯。故知之者鮮。卽醫者亦每多舉火熱爲言。而不以燥氣爲重。豈知火熱之氣尙可熟腐水穀。若燥氣則但有燻燥萬物。消陰耗液之效能。而無蒸發腐化之力量。故其害較火熱爲甚。卽投藥之法亦較治火爲不易。歷觀古人言論亦少言及。自喻嘉言先生發明內經秋傷於濕。爲秋傷於燥之文。燥字之義乃大明於世。香巖先生踵起。更以燥之一字。悟出後天分治之法。以脾爲陰藏。喜剛燥之味。胃爲陽腑。喜柔潤之品。而病人之所恃。尤以胃氣爲本。故開清補輕靈一派。爲補胃潤燥之不法二門。得其意以立方。潤燥也不難矣。補胃也不難矣。若此案所載。非外感六氣。

之燥。乃不明脾胃之理。爲藥悞所致。而然。故更急急於以通爲補也。蓋通腸卽所以養胃。而養胃卽足以潤燥。燥潤則津液足而傳送開。閣自得其宜矣。至上燥治氣。下燥治血之語。真不易之定論也。

（證）鮮生地養陰清血。滋下燥之要藥。天門冬清金生水。潤上燥之靈丹。梨肉潤肺胃燥。痰人參養五藏元氣。加生白蜜者。和胃潤肺。能通燥結而不傷脾胃也。

蓄血悞治變症治法

傷寒蓄血。都是邪入於裏。內經謂陰絡傷。血乃下溢。陰爲藏病。陰氣從下走泄。陽氣失戀。上冒。遂令神識昏狂。乃脫症也。况在立冬大節之交關。閱醫學。今朝所服。猶是羌防葛根。前此柴服之。屢屢身中陰陽遭此魔障。劫盡焉有安逸之理。雖急急收拾散越。恐未穩。追返耳。

人參

茯神

禹餘糧

木瓜

五味

小麥

（疏）古諺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蓋與其悞藥而病重。不若不藥之爲愈。今觀是案所載。

益歎古人之說爲不虛矣。此案不述病情。而開首卽云。傷寒蓄血。都是邪入於裏。夫病名傷寒。外感之症也。今乃入裏而蓄血。則初起已因攻下之品而悞治。不言可知。夫傷寒既已入裏而成蓄血。則又當去瘀以逐其下焦之熱。乃仍認以爲表症。而用羌防葛根以解其外。前者既因悞下而致變。今又因悞表而愈重。顛倒錯亂。并且服之屢屢。人身氣血之體。非金石之質。一悞豈容再悞。安得不熱陷于裏。神識昏狂。而現脫症耶。未穩追返之言。非先生之故意恫嚇也。

(證)人參回散失之元陽。悞下悞表之後。不得不以此救急。茯神益智開心。滲導痰濕。以交通其心腎。神識昏蒙之要藥也。禹餘糧爲瀉下固脫之品。似非蓄血症所宜。李時珍曰。禹餘糧爲手足陽明血分重劑。意者蓄血上奔。故用此重以鎮之耶。羌防柴防。爲損液消陰之品。服之屢屢。必致氣散液亡。筋骨拘急。故用木瓜以收其脾肺耗散之氣。五味以斂肺歸腎納氣。小麥以補心養肝止汗。君以人參。卽急急收拾散越之意也。余之所以取此者。以若是將脫之重症。而其立方。祇寥寥數味。且不用至寶丹、清心丸等。大開蒙閉之品。

是為奇耳。

三陰瘧養陰逐邪兩治法

伏邪留於少陰厥陰之間為三日瘧百日不愈邪傷真陰夢遺盜汗津液日枯腸燥便艱養陰雖似有理但深沉瘧邪何以追拔掃除議以早服仲景鼈甲煎丸三十粒開水送午後服養陰通陽藥用復脈湯加減。

鼈甲煎丸方

- 鼈甲炙 二錢一兩 鼠婦熬 三分三 黃芩分 柴胡分 蟬蛻熬 乾姜分 大黃分
- 桂枝分 石韋分 厚朴分 紫葳分 半夏分 阿膠分 芍藥分 牡丹皮分
- 蟬虫熬 葶藶炒 人參分 烏扇燒 瞿麥分 蜂窠炙 赤硝分
- 桃仁分

製法、研為末、取煨竈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升、浸灰、俟酒盡一半、著鼈甲於中、煮令泛濶、如膠漆、絞取汁、納諸藥煎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空腹時、熱湯送下、一日三次、忌生冷鷄蛋豆麥等物。

(方論)此方都用異類靈動之物。行氣逐血之藥頗多。而不嫌其峻。但恐諸虫擾亂神明。故君鼈甲以守之。其泄厥陰。破癥瘕之功。有非草木所能比者。阿膠達表熄風。鼈甲入裏守神。蜣螂動而性升。蜂窠毒可引下。廕虫破血。鼠婦走氣。葶藶泄氣閉。大黃泄血閉。赤硝軟堅。桃仁破結。烏扇降厥陰相火。紫葳破厥陰血結。乾姜和陽退寒。黃芩和陰退熱。和表裏則有柴胡桂枝。調榮衛則有人參芍藥。厚朴達原。劫去其邪。丹皮入陰。提去其熱。石韋開上焦之水。瞿麥滌下焦之水。半夏和胃而通陰陽。竈灰性溫走氣。清酒性煖走血。統而言之。不越厥陰陽明二經之藥。故久瘧。邪去營衛而着臟腑者。卽非瘧母。亦可借以截之也。

生牡蠣

鹿角霜

酸棗仁

阿膠

麥冬

炙草

生地

桂枝

大棗

(疏)瘧邪初發。尙在陽分。延久而虛。漸入於陰。乃成三瘧。在初起之時。治之得法。未有不愈。一經入陰。雖作止有時。間三日而一發。於原氣似無大礙。然邪愈伏愈深。瘧必愈發愈

重。且發必大汗。更傷其陰。陰傷則邪伏愈堅。而變化百出矣。案中所以有夢遺盜汗。津液日枯。腸燥便艱之見證也。夫夢遺傷精。盜汗傷陰。陰精日傷。豈止津液日枯。原氣亦將渙散。安能更托其邪。使之外出。故養陰雖屬正理。而逐邪尤不可不視爲急務。則舍兩路進行外。必不能追拔其根源。掃除其巢穴。而恢復其本原也。先生以鼈甲煎丸及復脈法。分早服晚服投之。其用法之妙。莫可言喻。蓋早晨則陰安而陽盛。可以逐邪。午後則陰動而陽微。可以補正。兩者相輔而行。其病安有不瘳者哉。

(證) 牡蠣入腎經血分。瀆精固氣。化痰散結。生地滋水養陰。通祕潤燥。合牡蠣則能益精收瀆。鹿角霜益精補虛。溫而不滯。酸棗仁味酸性潤。導熱收津。阿膠熄風養血。麥冬潤肺清金。桂枝通心陽。和其營衛。炙草補脾土。和其中宮。大棗助氣血。和其經脈。合鼈甲煎丸一攻一補。則伏邪安能留於少陰厥陰間。固結而不散哉。

濕溫遊行三焦治法

脈弦緩。面目肌膚皆黃。舌白滑膩。胸脘膈間脹閉。病名濕溫。由瀕海潮濕氣入口。鼻至募

原分布三焦。此爲外因。仍食水穀腥物。與外入穢濁之邪。兩相交混。濕甚熱鬱。三焦隧道。氣血不通。遂變黃色。發汗不愈者。濕家本有汗也。清熱消導不愈者。熱從濕中而起。濕不去。則熱不除也。夫濕邪無形質。攻滯乃有形治法。其不效宜矣。昔河間治濕熱。必取乎苦辛氣寒。蓋苦降以逐濕。辛香以祛穢。寒取乎氣。藉氣行不閉。寒於內也。當世醫者。混以傷寒表裏爲治。殊不知穢濕氣入口鼻。游行三焦。不與傷寒同治。

綿茵陳

白豆蔻

厚朴

川通草

廣皮白炒

茯苓皮

半夏麴

塊滑石

(疏)濕爲陰類。留滯於中。最爲難治。蓋濕濁之氣。阻塞於中。易生痰飲。留着肌表。易致發黃。注於下焦。易生淋濁。無形質之可尋。隨氣機而流走。治之一不當。亦足以致變而喪身也。今是案。脈弦緩者。爲風濕之象。面目肌膚皆黃者。爲發黃之候。舌白者。爲寒閉於內。滑膩者。爲濕踞於中。胸膈間脹閉者。爲濕濁夾痰之狀。病現濕形。投以濕藥。當無不愈。然而發汗不愈。攻滯不愈。清熱消導亦不愈者。何哉。蓋未悉病之來原。均治之不得其法耳。

先生特詳述其受病之原。并指明其所以屢治不效之故。更引伸河間之說。以爲治濕濁遊行三焦之定法。明示後人。使知濕溫之病。自不得混同傷寒表裏之治法也。

(證)茵陳清氣分之濕熱。爲治黃之通劑。白豆蔻辛香走竄。流行三焦。以之祛穢。川厚朴辛苦而溫。能瀉實滿。卽爲苦降。廣皮白和土消痰。茯苓皮消痰滲濕。半夏麴能走能散。爲燥濕痰之妙品。川通草引熱下降。專利小便。塊滑石通利三焦。專清濕熱。合上五味。所謂氣取乎寒。藉氣行不閉寒於內者也。

風根症治法

膈間腫脹如臂。堅硬痛楚。體髀股皆腫。經謂之伏梁。又曰風根。此下焦陽氣虛不能運化也。此屬危症。勉擬一方。恐未能奏效。

淡川附

萼澄茄

人參

鹿茸

茯苓

(疏)攷內經。伏梁一名風根。其病少腹盛。左右皆有根。爲裏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又人身體髀股皆腫。環臍痛。爲氣溢於大腸。而着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不

可動。難經曰。心之積。名曰伏梁。起心下。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煩心。夫曰不可治。不可動。在古聖作者已如此。可見其症之難愈矣。東垣先生立有伏梁丸方。以燥濕。溫中。行血。逐積之品爲治。然初起者。或可獲效。病之已成者。吾恐亦難以奏功也。今此症。膈間腫橫如臂。堅硬痛楚。體髀。脣股皆腫。確爲伏梁已成之病。蓋胸腹爲衝任往來之地。膈間橫腫。衝任之氣。不得通行。積愈久。則病愈深。上迫於胃。則壅而成癰。下薄於陰。則迸而下血。此先生所以有下焦陽氣虛。不能運化之言也。以東垣之法投之。下虛者。恐不能勝任。特擬立此方。於無可想法中。另闢一治法。冀其倖中。故以恐未能奏效爲言。

(證) 附子火熱純陽。走而不守。能通行十二經。無所不至。一切沉寒閉塞之病。無不奏功。葦澄茄辛溫無毒。逐一切冷氣痰癖。及心腹間氣脹。此二味。蓋行其積者也。人參補氣生陰。正氣旺。則濁積自消。鹿茸補精煖血。督脉強。則衝任自通。加茯苓者。消其痰濕。清其水源也。後之學者。苟遇是症。可取法焉。

陰陽交症治法

病熱。汗出。復熱。而不少。爲身涼。此非痲瘧。狂言失志。經所謂陰陽交。卽是病也。交者。液交於外。陽陷于內耳。此屬棘手症。

人參 生地 天冬

(疏)內經論陰陽交之病。有三死。今案中所載。已有二死之候。所未提者。脈象耳。是則此症不獨棘手已也。卽古之醫聖。亦無挽救之法。而有雖愈必死之語。乃先生不以古訓爲然。仍與病機一戰者。非敢徼倖於萬一。必因脈象尙未躁盛。而識力之所及。或有可以挽回之處。故立此方。以盡人事耳。至二死之候。一卽病熱。汗出。復熱。而不少。爲身涼之症。蓋汗出熱退。爲正勝邪却。病可立愈。今熱不因汗少衰。汗者。精氣也。精去而熱不退。則邪氣獨勝。精不化流。汗愈出而精愈衰。邪無可却之時矣。先生所謂液交於外者是也。一卽狂言失志之症。蓋志舍於精。精不化流。則志無所居。志不居留。則狂言失志之變作焉。狂言失志。先生所謂陽陷于中者是也。此卽所謂二死之候也。

(證)此三才湯方也。天冬補肺生水。地黃補腎益精。人參補脾健食。補肺者主乎上。補腎

者主乎下。補脾者主乎中。以之治久熱。神識不清。陰液元氣兩傷之症。莫能出其右也。天地人號曰三才。藥有是名。故亦名其方焉。

關格病治法

關格者。經言脈數俱盛四倍。陰陽結邪。相離而不復相管。羸不及於天地之精氣。則危矣。極言關格之不可治。前賢擬方。亦皆未盡善。愚意離愁鬱結。病屬七情。果難措手。今此症由甘肥積熱。酒性燥悍。致傷臟腑。津液。治以清通清滋。或尙希冀。

川連

生草

栝蔞皮

元參

枳殼

膽星

苦丁茶

柏子仁

元明粉

等分蜜丸

（疏）關爲關閉。澁溺不得出。格爲格拒。食物不得入。不入不出。精氣竭絕。則死矣。內經以陽盛極者爲格。陰盛極者爲關。均爲不治之症。傷寒論中所言關格病狀。非陰陽各盛四倍以上之證候。後人治關格之症。用辛香通竅下降之法。恐亦未能愈此大症。先生所謂前賢擬方。亦皆未盡善者。非過論也。至愚意以下一節。於內傷之中。再分情志與飲食之

異以定其病之可治與否。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其治病之精細。論症之深入。顯出確實高人一等也。至離愁鬱結之火。積而不散。延及肝膽。木喜條道。一經鬱結。其火愈盛。故在人迎一盛。寸口一盛之時。其病治之。已屬不易。况在格陽關陰之候耶。至甘肥酒濕之所傷。臟腑之本根。雖未大漓。其證確較情志所傷爲淺。然其病到人迎三盛。寸口三盛之候。則亦無能爲力何也。脾胃之氣傷。則後天之氣化絕。生生不息之機。將由此而止矣。况至四盛以上耶。先生此方。亦是無中生有之一法。盡人力以聽天命。所以云或可希冀也。

(證)黃連瀉濕火。清腸胃之盛陽。生草和中宮。瀉三焦之鬱火。栝蕈開胸膈痰氣。使之直入腸胃而下降。玄參制浮遊之火。又能壯腎水而挽孤陽。枳殼下氣開胸。膽星消痰散滯。苦丁茶散肝活血。柏子仁潤燥通腸。玄明粉瀉腸胃之實熱。真白密潤腸胃之燥結。此方也。黃連、蕈皮、枳殼、生草、爲治盛陽之格。玄參、柏子仁、玄明粉、白蜜、爲治盛陰之關。用苦丁茶、膽星者。散肝膽之滯結也。不投湯藥。而投丸劑者。湯則恐其格拒。丸則有緩以下之意也。製方如此。可謂面面顧到矣。

峻補元海淋法

八旬有四。下元虛憊。膀胱不開。溺淋窒痛。腎藏之陽。通納皆少。惟峻補元海。可冀小效。至於全好。恐難深許。

當歸 鹿茸 茯苓 柏子仁 菴蓉 杞子 熟地 牛膝

執
誤

(疏)小便澁痛。欲去不去。不去又來。滴瀝不斷。謂之淋病。方書列於肝膽部。以有熱留滯。阻其宣化氣機。膀胱生熱。壅塞下焦。水道不清。乃成斯症。故其治法。多以苦降辛散。泄肝膽之澱清。滲通竅。利滯留之濕。凡壯實濕熱之體。其病不難速愈。或係虛冷之症。則又當用桂附以滋其化源。補中以扶其正氣。此則治淋之大法。而不可移易者也。今觀是案所載。溺淋窒痛。而用峻補元海之法。於苦辛通滲溫補之外。又添一治淋法門。先生之惠我後人。真不淺哉。或曰。此法特高年下元虛憊者。可使耳。非少壯者所宜。不知精傷之症。與枯涸者。理本相同。童子精未盛。而御女。壯年精未復。而更傷。其虛憊之狀。吾恐有更甚於枯涸者。此方固何有於不宜。或又以爲峻補腎陽。當用桂附。不知精充則腎可作強。桂附

辛熱燥精實甚。老年縱屬陽虛。體質亦有不宜於桂附者。柔陽填精。滋腎卽所以養肝。疎泄得其道。而溺淋自愈。全好恐難深許者。老人無生精之望。蓋內添油。其竭可立待耳。
(證)當歸入心生血。爲補血之專劑。鹿茸入腎生精。爲補精之靈丹。柏子仁補肝益腎。肉苁蓉與陽潤燥。枸杞子補精壯陽。大熟地溫腎滋水。茯苓滲濕以開其閉結。牛膝下行以逐其瘀痛。無桂附之燥烈。有柔養之功能。棄通泄之品。儻得宣化之實力。立方之妙。可謂至矣。

葉案疏證下冊終

葉案疏證跋

余家世代於科舉之外。兼攻岐黃。曾祖三農公。祖農生公。皆有聲於鄉。爲人治病不責報。里人德之。吾父則攻之尤力。上追靈素。下逮百家。莫不研習。而臨診處方。專尙葉氏。圓活輕靈。病多獲效。每於診餘之暇。取葉氏遺案。揣摩玩索。造詣極深。并一一爲之註釋。必使其義理貫徹而後已。余爲之編訂。得百案。裝成一冊。時時閱讀。以資參攷。吾父常誨之曰。葉氏天資聰明。學識經驗。均有獨到之處。立案處方。詢足傳世。此爲余之獨得。兒其寶之。今歲徐鴻經先生過訪。見之大悅。強欲付印。并爲言曰。學術乃天下之工具。非一二人之私物。且祕之一家。則利人者鮮。公諸後世。則利人者廣。此亦仁者之業也。吾父然其言。因此殺青。今將出版。爲時短促。校對不精。魚魯豕亥。在所不免。

